

蘇聯文藝

3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ИСКУССТВО СССР

蘇聯文藝

3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искусство СССР



蘇商時代書報出版社出版

Эпоха 1943

小說

葛 洛 斯 曼
(В. Гроссман)

人 民 不 死

(НАРОД БЕССМЕРТЕН)

一九四一年的一個夏季的黃昏，一個重砲隊在往戈美爾(Гомель)去的路上走着。砲是這樣巨大，甚至連頗有經驗的，什麼都見過的輜重兵都懷着興趣注視這龐大的鋼管。塵埃飛揚在黃昏的天空中，砲兵的面孔和衣服都是灰色的，眼睛是充血的。只有不多幾個人步行，大多數坐在砲上。一個戰鬥員用他的鋼盔喝水，水滴在他的下巴流掛着，濕潤的牙齒發着光輝。似乎這位砲隊瞄準員在笑，其實他並沒有笑——他的臉是深思的，疲勞的。「天——空！」——走在前面的中尉拖長的叫了一聲。

在一座小小的橡樹林上有兩架飛機向公路這面迅速的飛來。人們都驚惶地監視着它們的飛行，並且互相交談着：

「這是我們的！」

「不，是德國人。」

於是，也像往常在這種情形之下一樣，發出了戰地的雋語：

「我們的，我們的，何處是我的頭盔？」

飛機橫斷公路飛過去，這就是說，它們是我們的：德國飛機通常看見了縱隊，總要轉個身，採取和道路平行的路綫。

強大的拖車在村街上滯重的拖着大砲。在刷得白白的小村舍之間，在種着像毛髮蓬鬆的金球似的，在落日的餘輝之中燃燒着的紅色芍藥的村莊式小庭園之間，在坐在土堡上的婦人和白鬚鬚老人之間，在牛叫和花狗吠聲之間，在黃昏靜謐的村子裏浮動着的大砲，看來有些奇怪和異常。

在一座小橋旁邊停着一輛輕便的汽車，等候大砲拉過去，這座小橋由於可怕的，他所不慣的重壓，發出呻吟聲。看來似乎慣於這樣停車的汽車夫，帶着微笑打量那位用頭盔喝水的戰鬥員。坐在他旁邊的營委員時時向前看望——是否看到縱隊的尾巴。

「波加列夫 (Богарев) 同志，」汽車夫帶着烏克蘭 (Украина) 的口音說道，「或許我們就在這裏過夜吧，否則天快要黑下來了。」

營委員●搖搖頭。

「必得趕一趕了，」他說，「我必須到司令部去。」

「這種路夜裏反正是走不過的，否則要在樹林裏過夜了，」汽車夫說。

營委員笑起來了：

「怎麼，還想喝牛奶嗎？」

「那有什麼呢，不是很明白嗎，喝點牛奶，吃點油煎馬鈴薯。」

「還要吃鵝肉呢，」營委員說。

「難道會沒有嗎？」汽車夫帶着快樂的興奮說。

「過三個鐘頭我們一定要到司令部，無論路是怎樣難走，無論天是怎樣黑暗。」

一會汽車便開到橋上去了。白頭的小孩子們跟在車子後面跑。

「叔叔，叔叔，」他們喊道，「拿點黃瓜去，拿點番茄去，拿點

● 這裏是指軍隊中的軍事委員，營有營委員，師有師委員。

菓子去，」他們把黃瓜和還沒有成熟的挺硬的梨子拋進半開着的汽車窗
裏。

波加列夫向孩子們揮揮手，覺得在他的胸膛裏拂過一陣感動的寒冷。
他看着村童們怎樣送別退却的紅軍，他不能不同時有痛苦和甜蜜的感
覺。

謝爾蓋·亞力山大洛維赤·波加列夫(Серге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Богарев)在開戰前是莫斯科某大學演講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Марк-
сизм-ленинизм)的教授。研究的工作使他發生興趣，他竭力減少
時間去演講；波加列夫的主要興趣是在於他在兩年之前所開始的研究。
他工作完畢之後回到家裏，坐下吃晚飯，他從皮包裏拿出手稿閱讀。妻
問他小菜是否合他的口味，鹹炒雞蛋是否够吃，他答非所問；她生氣，
她笑話，他却對她說：「你可知道，麗莎(Лиза)，我今天經驗到真正
的愉快——讀了幾封馬克思(Маркс)寫給拉法爾格(Лафарг)的信
，是不久之前剛從一個舊檔案裏挖出來的。」她聽着，不禁對於他的興
趣和激動發生趣興。她愛他並且以他自傲——她知道，同志們多麼尊敬
他，懷着多麼的欽佩談論他天賦的清白完美和純潔無疵。

現在謝爾蓋·亞力山大洛維赤·波加列夫擔任前綫政治管理局敵工
部代理部長。他有時想起大學裏手稿保藏所的涼快的大廳，滿堆着文稿
的桌子，燈罩下面的燈泡，圖書館主任把流動梯子從這隻書架推到那隻
書架時梯輪所發出的軋軋之聲，有時他的腦海裏泛浮出他還沒有寫完的
著作中的個別的句子，並且對於這樣生動地和熱烈地激動他的問題，加
以思索。

汽車在前綫道路上奔馳着。有灰暗的，瓦色的塵埃，有黃色的，淡
灰色的塵埃，——由於這種塵灰，面孔都顯得死沉沉的了，塵埃之雲霧
籠罩在前綫道路的上空。這是幾十萬隻紅軍的靴子，載重車的輪子，坦
克的齒輪，曳引車，大砲，這是羊和豬的小蹄，集體農場馬匹的馬羣，
大羣的乳牛，集體農場的曳引機，軋軋作響的難民們的小車子，集體農
場工作隊員的草鞋和從波勃魯伊斯克(Бобруйск)，莫愁里(Мо-
зырь)，士洛賓(Жлобин)，歇畢多夫卡(Шепетовка)，別爾
其赤夫(Бердичев)退出姑娘們的鞋子所揚起的塵埃。塵埃籠罩在烏

克蘭和白俄羅斯（Белоруссия）的上空，塵埃在蘇維埃土地的上空結成一團一團的球。夜裏，陰暗的八月天被村莊大火的兇惡的紅暈照耀發出赤紫色。飛機炸彈炸裂的沉重之聲在陰暗的橡樹和松林上，在耷曳的柳樹林上滾過去，綠色的和紅色的飛彈縫着天際厚重的紗布，高射砲彈的炸裂像白色的火花似的爆發着，滿載着地雷炸彈的「亨克爾」（Хейнкель）●在極高的黑暗中辛酸地吼叫着，似乎它們摩托的聲音是在說：「運——送，運——送」。村莊和部落裏的老人，老婦，孩子送別退却的戰士，對他們說：「親愛的，喝點牛奶去……吃點奶酪，拿點包子去，兒呀……帶點小黃瓜在路上吃吃。」老婦們的眼睛哭着，哭着，在成千成萬滿是塵灰的，嚴峻的，疲乏的面孔中尋找自己兒子的面孔。老婦們拿着包有禮物的白色包裹伸過去，懇求着說：「拿去吧，拿去吧，親愛的，你們都在我的心裏，像親生的兒女一樣。」

德軍從西方開過來。德軍坦克上畫着骷髏和交叉的骨頭，紅綠色的蛟龍，狼頭和狐尾，長角的鹿頭。每一個德兵的口袋裏都放着被征服巴黎（Париж）的，被破毀華沙（Варшава）的，被羞辱凡爾登（Верден）的，被焚貝爾格勒（Белград）的，被掠奪布魯塞爾（Брюссель）和亞摩斯德爾登（Амстердам）的，奧斯洛（Осло）和那爾維克（Нарвик）的，雅典（Афины）和琴尼亞（Гдыня）的照片。在每一個軍官的紙夾裏都有留着前髮和捲髮的，穿着寬大條子寢褲的德國少女和婦人的照片，每一個軍官身上都有護身符——金鈴，珊瑚綫，黃珠子眼睛的布人。每一個人的口袋裏都有俄德軍事會話冊，裏面都是這樣普通的句子：「兩手舉起」，「站住，不要動」，「槍在什麼地方」？「投降」。每一個德國兵士都學會：「尼（牛）奶」，「米（麵）包」，「提（雞）子」，「各各（可可）」，「嘖——嘖（槍聲）」和「拿來，拿來。」他們從西方開來。

幾千萬人從清明的奧卡（Ока）河和寬廣的伏爾加（Волга）河，從黃色嚴峻的卡馬（Кама）河和翻泡的伊爾德斯（Иртыш）河，從哥薩赫斯坦（Казахстан）的草原，從頓巴斯（Донбасс）和克爾樞（Керчь），從阿斯特拉漢（Астрахань）和伏洛聶士（Воронеж）

● 德國轟炸機的牌子。

起來迎接他們。人民起來保衛，幾千幾萬隻忠實的做工的手挖掘防坦克壕，戰壕，掩蔽處，泥坑；喧嘩的叢林和森林默默的躺下它們成千成萬株的樹幹，橫在公路上和安靜的村鎮裏，多刺的鐵絲給大小工廠的院子編起籬笆來，鐵在我們綠蔭的可愛鎮市的廣場和街道上看來像防坦克的刺蝟。

波加列夫有時會奇怪，他怎麼會這樣容易的突然在幾小時之中切斷了他從前的生活；他欣慰的是在艱苦的情形之下還能保持判斷力，還會堅決而迅速的行動。最主要的是，他看見，在這裏，在戰爭中，他還能保持他自己的內心世界，人們相信他，尊敬他，並且感覺到他的內心的力量。他時常對自己說：「不，不，我並不是白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革命的辯證法對於我是應付這次戰爭的極好的隊形訓練，歐洲最老的文化都在這次戰爭中場倒了。」但是他並不滿意於自己的工作，他覺得，他對於紅軍戰鬥員，對於戰爭的核心，站得不够接近。他想從政治管理局調出去做直接的戰鬥工作。

他時常要審問德軍俘虜，——大部分是上等兵和下級軍官。他發覺，日日夜夜在審問時使他苦惱的對於法西主義的憎恨，變成蔑視和嫌惡了。俘虜大多數都很胆怯。他們迅速而自願的說出部隊的番號，武裝，並且保證說，他們是同情共產主義的工人，曾經因為革命思想而坐過監牢，並且都衆口同聲的說：「希特勒大敗，大敗」，雖然十分顯明，他們的信仰是相反的。

他只是難得碰到被俘後仍有勇氣的法西斯蒂說他們是忠於希特勒的，說他們相信日耳曼民族奴役全世界民族的首領。波加列夫平常總詳細盤問他們，他們什麼都沒有閱讀過，甚至於法西斯的小冊子和小說；非但沒有聽見過歌德（Гете）和悲多芬（Бетховен），而且連德國這樣的名人，像俾斯麥（Бисмарк），或是軍人中著名的莫里特克（Мольтке），腓德烈大帝（Фридрих Великий），施利芬（Шлиффен）也不知道。他們只知道他們國社黨區黨部書記的姓名。波加列夫詳細研究德軍指揮部的命令，他在這些命令中指出對於組織的非常才能：德國人有組織的，有計劃的掠奪，焚燒，轟炸，德國人會在戰地的露營中組織空食物罐頭的搜集，會草擬巨大縱隊複雜的行動計劃，千千萬萬的小

節纖細都不遺漏，並且準準確確的，用着一種機械性的準確性執行這些細篇。在他們機械地服從，一無頭腦地開步走的才能中，在那種藉紀律來銜接的千百萬兵士羣衆的複雜而巨大的行動中有一種不是一個人的自由理性所能持有的卑微的東西。這並不是理性的文化，而是一種本能的文明，是一種來自螞蟻和獸羣組織性中的東西。

在全部時期中，在無數德國信函和文件中，波加列夫只看到兩封信：一封是一個青年婦人寄給一個兵士的，另一封是沒有發出的兵士寄回家去的信，他在這兩封信裏看到沒有呆板自動性的思想，與遲鈍的小市民的卑微性無涉的感情，這兩封信裏充滿着對於德國人民所作所爲的罪行而感覺的羞愧和悲哀。有一次他詢問一個中年軍官，這位軍官過去是一個文學教授，這人也是有思想的，是真正憎恨希特勒的。

他對波加列夫說：「希特勒並不是人民財物的創造者，而是劫掠者。他奪取了德國人民的勤勉，工業文化，他像沒有開化的強盜，却駕駛着一輛技術科學博士所造的極完美的汽車。」

波加列夫想道：「他們永久，永久不能戰勝我們國家。他們對於瑣碎細節的計算愈是準確，他們的行動愈是數學化，那末他們對於主要事物瞭解的無助便要愈加充分，他們就將到來的慘局便要愈加可怕。他們計劃繁文細節，但是他們却是在平面中思想。歷史發展的規律沒有在他們所開始的戰爭中被瞭解，並且也不會被本能性的和低級完善性的人們所瞭解。」

他的汽車在幽暗的涼爽空氣中，在曲折小河上的小橋上，在霧氣的山谷中，在反映着巨大八月天上星光的安謐池塘的池畔奔馳着。汽車夫聲音並不很高的說：

「營委員同志，你記得那個坐在砲上用頭盔喝水的戰鬥員嗎。現在我有這樣的感覺——他一定是我的兄弟；現在我明白了，他爲什麼這樣注意我！」

二

師委員乞列德尼成果（Чередниченко）在軍事委員會開會之前

，在花園裏踱來踱去。他走得很緩慢，有時停下來，把烟裝進他短短的烟斗。他在古宮旁邊走過，向池子走去。那座古宮有着現在已經改爲鐘樓的陰暗高塔。綠色茂密的枝椏掛在池子的上空。晨曦明亮的照耀着在池子裏游泳的天鵝。天鵝的行動是這樣緩慢，牠們的頸子是這樣鼓得緊緊的，似乎是因爲綠水濃厚得，緊密得無法克服。乞列德尼成果停下來，深思地看着白鳥。柔潤的黃沙在他的靴子底下發着吱吱的響聲。一個年紀已經不很輕的，長着黑鬍子的少校從交通站那面在花園的小徑上走過。乞列德尼成果認識他——他在作戰部工作，曾經向師委員報告過兩次形勢。和師委員平行的時候，少校高聲的說：

「請你准許我報告，軍事委員同志。」

「好，請報告，」乞列德尼成果說，一面注視着被少校的高聲所驚動的天鵝，怎樣游到池子的對岸去。

剛剛從第七十二 С. Д. ● 指揮員那裏接到報告。」

「這是馬卡洛夫(Макаров)的報告嗎？」

「是的，是馬卡洛夫的。非常重要的消息，軍事委員同志：昨天靠近二十三點鐘的時候敵人用大量的坦克和摩托步兵開始行動。俘虜招供，他們是屬於古德良(Гудериан)坦克軍的三個不同師團的，他們行動的方向是烏維恰(Увеча)——諾伏格拉德·歇維爾斯克(Новоград-Северск)。」

少校看了看天鵝，說道：

「據俘虜招供，坦克師團並不是完全的。」

「關於這一點我夜裏就知道了，」乞列德尼成果說。

少校好奇的看了看他長着一對大而狹的眼睛的多皺的臉。師委員眼睛的顏色比他經歷過一九一四年俄德戰爭的風霜和內戰的草原行軍的黑色面皮要光亮些。師委員的臉顯得是安靜的深思的。

「我可以走了嗎，軍事委員同志？」少校問。

「請報告從中部地段來的最後戰報。」

「戰報要到四點零零 ● 」。

● С. Д. 爲 Стрелковая Дивизия (射擊師團的縮寫。)

● 即四點鐘正。

「唔，竟要『零零』起來了嗎，」乞列德尼成果說，「也許，在三點五十七分也有吧。」

「可能，軍事委員同志，」少校微笑着說。「那次戰報裏什麼特別的消息都沒有。在其他地段敵人沒有表現特別活躍。只是在渡口的西面，敵人佔領馬爾契興那·布達(Марчихина Буда)村，當時他受了一營半的損失。」

「什麼村子？」乞列德尼成果問，轉身向少校。

「馬爾契興那·布達，軍事委員同志。」

「準確嗎？」乞列德尼成果嚴厲而高聲的問。

「完全準確。」

少校剎時間停頓一下，然後微笑着。用負答的聲音說：

「美麗的天鵝，軍事委員同志。是巴斯克維赤·愛里亡斯基公爵(Князь Паскевич-Эриванский)養的，像我們在村子裏養鵝一樣。昨天空襲時打死了兩隻，遺下了小鵝。」

乞列德尼成果又抽烟，吐出烟霧來。

「可以走了嗎？」

乞列德尼成果點點頭。少校敲了一下皮鞋根，經過站在一株老楓樹旁邊的乞列德尼成果的勤務兵面前，向司令部那方面走去。師團委員站了好一會，看着天鵝，池子綠水面上的光亮的光點。然後用沙啞的低聲說：

「怎樣呢，媽媽，怎樣呢，廖涅(Леня)，還能再見你們嗎？」發出兵士的，艱難的咳嗽聲。

當他用了平時緩慢的步履走向宮裏去的時候，等候他的勤務兵問道：

「師委員同志，要派一輛汽車去接你的母親和兒子嗎？」

「不要，」乞列德尼成果簡短的說，看了一眼勤務兵驚異的面孔，補充說：「今天夜裏馬爾契興那·布達已被德軍佔領了。」

軍事會議在狹長的窗子上掛着帷簾的高大的穹形廳屋裏舉行。鋪在桌子上的有繡子的紅台布在半昏暗中顯得是黑暗的了。在開始之前約摸十五分鐘的時候，值班書記一無聲息的在地毯上走過，用耳語聲對勤務

兵說：

「摩爾齊興（Мурзихин），蘋果給司令拿來了嗎？」

勤務兵迅速地回答道：

「和往常一樣，我已經吩咐過了，碳酸水和「北巴里米拉」（Северная Пальмира）^①，看，已經拿來了。」

傳遞員端着綠蘋果和幾瓶碳酸水走進廳屋。

「放到那張小桌子上去，」書記說。

「難道我不知道嗎，營委員同志，」傳遞員說。過了幾分鐘參謀長走進廳屋，是一位面色不滿意和疲倦的將軍。跟着他進來的是上校，——作戰部長，拿着一捲地圖。上校是一個瘦長子，紅臉，相反的，將軍則是一個胖子，面孔蒼白，但是不知爲什麼，他們互相很相像。將軍問一個立正着的勤務兵道：

「司令在那？」

「在直達通話處，少將同志。」

「接通了嗎？」

「恢復了已經二十分鐘。」

「你看，彼得·葉飛木維赤（Петр Ефимович），」參謀長說，「你的誇口的史吉密赫里（Стемехель）說要到中午的時候才能修好。」

「那不是更好嗎，伊里亞·伊萬諾維赤（Илья Иванович），」上校回答說，並且懷着一種在這種情形之下部下可以有的嚴厲，補充說：「你什麼時候才睡覺呢？你已經第三夜沒有睡覺了。」

「唔，你知道，情形是這樣，想不到做夢的事，」參謀長說，走到小桌子跟前，拿起一個蘋果。上校把地圖攤在大桌子上，也伸手去拿蘋果。立正着的勤務兵，和站在書櫃旁邊的書記，都微笑着，交換眼色。

「就是這個，就是它，」參謀長俯身在地圖上，細看那隻表示德軍坦克縱隊深入我軍防綫紅色半圓形的行動方向的粗藍箭。他眨了眨眼睛，審視地圖，然後咬一口蘋果，皺起眉頭來說道：

「呸，怎麼酸得厲害啊。」上校也咬了一口蘋果，急急忙忙的說：

「是的，我報告你，是純粹的酸醋」他憤憤地向勤務兵道：

① 爲出產蘋果的地方。

「難道不能給軍事委員會弄到好些的蘋果嗎？胡鬧！」

參謀長笑了起來：「關於口味是不能爭論的，彼得·葉飛木維赤。這是司令特別定的，他喜歡吃酸蘋果。」

他們俯身在桌子上，互相低聲的談起來。上校說：「對於主要交通綫的威脅，不是顯然說明行動的目的嗎，你只要看一看，這不是左翼的包抄嗎。」

「噯，那能算是包抄，我們就說是潛在的包抄威脅吧。」他們把咬動的蘋果放在桌子上，同時站直身子；戰綫司令葉列明（Еремин）——一個高長的，瘦瘦的，灰白頭髮修得短短的人走進廳屋。他走進來，高聲的踏着靴子，不像大家那樣在地毯上走，而是在掃得乾乾淨淨的吱吱作響的狹條地板上走。

「你們好，同志們，你們好，」他說。他打量了一下參謀長，說道：「你的面色爲什麼這樣疲倦，伊里亞·伊凡諾維赤？」參謀長，平常總以名字和父名維克多爾·安得列葉維赤（Виктор Андреевич）喚司令的，現在，在軍事委員會重要會議之前，高聲的回答道：

「我自覺很舒服，中將同志，」並且問道：「准我報告形勢嗎？」

「好的，看，師委員來了，」司令說。

乞列德尼成果走進廳屋，默默的點點頭，坐到桌角上的最邊的一張椅子上去。「等一會，」司令說，把窗戶打開，「我不是叫把窗子打開的嗎，」他對書記嚴厲的說。

參謀長所報告的形勢並不是輕快的。這是關於那一時期的事情，就是德國法西斯軍隊所插入的楔子打擊我軍的側翼，並有被圍威脅的時候。我們的部隊退往新防綫。在每一個渡河處，在每一個丘陵防綫上都進行長久的血戰。但是敵人還是進攻着，而我們則退却着。敵人佔領城市和廣大的土地。法西斯的無線電和報紙報告一批一批新的勝利。法西斯的宣傳歡騰着。我們也有這種人，他們只看到他們覺得似乎是不可否認的事物：德軍向前進，蘇軍向後退。這些人被弄得垂頭喪氣了，他們並不指望前途會有什麼好轉。德國「人民觀察報」用紅字排印極大的標題，法西斯俱樂部裏發表歡欣的演說，妻子們等候自己的丈夫回家，似乎只是過幾天和過幾星期的事了。

參謀長向軍事委員會所報告的形勢是很嚴重的。報告者，他的副手上校，書記，司令，師委員——大家都看着指向蘇維埃國家身體的藍箭。上校覺得它是可怕的，它在劃綫的紙上活動，急進着，不知道疲倦。司令比別人更熟悉後備師團，在深遠後方的，現在從東向西開來的軍隊，他清楚的感覺出戰鬥的陣綫，他在生理上感覺得出地勢的坎坷，德國人所造浮橋的搖動，急流河道的深度，他在那裏迎接德國坦克的沼澤泥濘。對於他，戰爭不僅是在地圖的方塊上進行。他是在俄羅斯土地上作戰，在長着葱翠森林的，罩着晨間迷霧的，昏暗中有着難於置信之光明的，長着稠密的沒有割去的大麻的，有着高高的穀堆，乾草堆，晾穀倉的，有着建立在斜削的河岸上的小村莊的，有着滿長着矮樹的丘陵的大地上作戰。他感覺得出村中大道和曲折小路的長度，他感覺得出塵灰，風，雨，被炸的小車站，被毀壞的路軌，藍色的箭頭既不使他驚懼，也不使他激動。他是一位冷靜的將軍，深愛和熟悉自己的土地，善於並且喜愛作戰。他所要的只是一件——進攻。但是他却退却着，所以這使他苦惱。

他的參謀長，學院的教授，擁有一個軍事學家，戰術方法和戰略決定的通曉者所俱有的一切資質。參謀長富於軍事歷史學的經驗，喜歡在軍隊所進行的戰事中找出二十世紀與十九世紀戰事相同和相異的地方。他俱有活的，不拘泥於教條的頭腦。他對於德國將軍們機動戰術的能力，法西斯步兵的活動能力，他們空軍和地上軍隊呼應活動的擅長，估計很高。有一次他夜裏做夢，他在自己的司令部辦公室裏試驗著名的甘茂林(Гамелен)，因為他不懂得機動戰爭的特點，用雙腳去踐踏他。我軍的退却使他銷沉，他覺得藍的箭頭是指向他俄羅斯軍人的心窩。

司令部的作戰部長是靠着軍事地形學的種類而思想。對於他唯一的實際是兩公里型[●]的方塊，並且他總不能準確的記得，他桌子下的地圖已經換了幾張，那些狹路是畫過藍鉛筆和紅鉛筆的。他覺得，戰爭是由司令部進行的，表明伸到蘇軍側翼的德軍摩托化縱隊動向的藍色箭頭，他覺得是依照尺度和速度的數學公式移動的。在這種移動中，他除了看到幾何學上的規律之外，沒有什麼別的規律。

● 指每一生的米突合實際上兩公里的大地圖。

最鎮靜的人是沉默着的師委員乞列德尼成果。「兵士型的庫杜淑夫」，——人們稱呼他。在這位面色沉思和有些悲哀的不慌不忙的，慢性人的周圍，在戰鬥最白熱化的時候，形成非常安靜的氛圍氣。他那種嘲笑的簡潔的言詞，他那種銳利有力的句子時常會使人複述和回憶。大家都熟悉他闊肩和矮壯的身材，他時常緩緩的散步，深思的抽煙，或者坐在長椅子上，稍為皺着些眉頭，思想着，任何指揮員和戰鬥員都會在心上快樂和舒服起來，在他們看見這位眼睛謎縫着，眉頭蹙皺着，嘴裏啣着短烟斗的高額骨的人的時候。

當參謀長報告的時候，乞列德尼成果坐着，低垂着頭，不知道他究竟在那裏仔細的聽還是深思。只是有一次他站起來，走到參謀長跟前，看看地圖。

報告完結之後，司令向將軍和上校提出問題，並向師委員看了一眼，等候他參加討論。上校時常把自來水筆從軍裝袋裏摸出來，在手掌上試一下筆頭，然後又把筆藏起來，過了一會又把它拿出來，把筆尖在手掌裏試一下。乞列德尼成果觀察着他。司令在廳屋裏踱步，條子地板在他的沉重的腳下發出吱吱之聲。葉列明的面色陰暗着，因為德軍坦克在包抄他某軍的左翼。

「喂，維克多爾·安得列葉維赤，」師委員突然說，「你從小吃慣綠蘋菓，從鄰家的花園裏摘出來，直到現在還保持着這個習慣，你看別人却爲了你苦惱。」大家都向放在旁邊的咬動的蘋菓看了一眼，並且笑了起來。

「應該不僅放些綠蘋菓，確實胡鬧，」葉列明說。

「是，中將同志，」書記微笑着說。

「這裏是什麼，」乞列德尼成果走到地圖跟前向參謀長說。「你提議在這條綫上立足鞏固嗎？」

「是在這裏，師委員同志，維克多爾·安得列葉維赤以爲在這裏我們能夠很積極的，更有效果的使用我們的防禦手段。」

「這是對的，」司令說，「參謀長主張在這裏進行更善的機動戰術，在馬爾契興那·布達區使行反攻，奪回這村子。你以爲怎樣，師委員？」

「奪回馬爾契與那·布達？」乞列德尼成果重問一聲，他的聲音裏蘊藏着一種使大家都向他望一眼的東西。他抽了幾口快要熄滅的烟斗，噴出烟球，用一隻手向這烟揮動一下，長久地默默地注視着地圖。

「不，我反對，」他說，把烟斗的咀子指在地圖上，解釋他爲什麼認爲這戰事是不完善的。

司令口述加強左翼軍隊和調撥沙馬林(Самарин)軍隊的命令。他命令把他後備軍中所有射擊部隊中的一隊派去迎擊德軍坦克。

「好，並且我還要給他們一個好委員。」乞列德尼成果說，緊接司令之後，也把命令簽了字。

這時遲鈍的滾來飛機炸彈的爆裂聲，接着又來了第二聲。又聽見小口徑高射砲均勻的射擊聲，德國轟炸機低低的幽怨的摩托聲。廳屋裏所有的人都沒有向窗戶那面掉轉頭去。僅僅參謀長向上校憤怒的說：「再過兩分鐘在城內發出空襲警報。」師委員對書記說：

「奧爾洛夫斯基(Орловский)同志，給我把波加列夫招呼來。」

「他在這裏，師委員同志，我本想在會議之後再通報你的。」

「好，」師委員說，在走出廳屋的時候，向葉列明道：「那末，關於蘋菓的事算就說妥了嗎？」

「是的，師委員，說妥了，」司令說。「各種蘋菓都有。」

「那就好了，」乞列德尼成果說着，和微笑着的將軍和上校一同走到門口去。他在門裏忽忽的對上校說：「你，上校，不該拿自來水筆出來旋轉，旋轉鋼筆做什麼呢？難道可以有一秒鐘遲疑嗎？不能，不能！我們要打德國人。」

自認爲懂得人與人之間關係的軍事委員會書記奧爾洛夫斯基總覺得師委員對於波加列夫的感情是難於瞭解的。師委員是一個老軍人，在軍隊裏服務了約近二十年，對於從後備軍中召來的指揮員和委員總持着某些懷疑態度。波加列夫却是例外，所以書記不瞭解。

師委員和波加列夫談話的時候，完全變了一個人，失去了他的沉默性，有一次他和波加列夫在辦公室裏幾乎一直坐到天亮。書記簡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師委員熱烈的說話，說得很多，說得很高，提出問題，然後又說。當書記走進辦公室的時候，兩個談話者十分熱烈，看上去，

他們並沒有爭論，是進行着對於他們兩人非常重要的談話。現在，當師委員走出會議廳，看見他進去時站起身來並且立正的波加列夫時，已經不像往常那樣微笑，而用嚴峻的面色走到他跟前，用那種即使在最隆重的校閱時書記也從來沒有聽見他說過的那種聲音說：

「波加列夫同志，任命你做射擊部隊的軍事委員，指揮這部隊是極重要的任務。」

波加列夫說：

「承蒙信任，謝謝。」

三

謝妙·伊格那季亦夫(Семен Игнатьев)，第一射擊連的戰鬥員，是一個身材高大體格強健的青年，戰爭之前住在都拉州(Тульская область)的一個集體農場裏。軍事委員會的通知書是夜裏送給他的，當他睡在乾草場的時候。這正巧是夜裏的那個時候，當波加列夫接到電話，要他明天到紅軍政治管理局去一趟的時候。伊格那季亦夫喜歡和同志們回憶往事：「嘿，人家給我歡送得才熱鬧呢，在機關槍工廠裏做工的三個哥哥，夜裏和妻子們一同從都拉來，耕種機站的總技師也來，喝了很多酒，並且唱歌。」現在這種歡送對於他已經是快樂的，隆重的，但是在分別的時候，伊格那季亦夫却不容易看他哭哭啼啼的母親，故提勇氣的老父。老父說：「興卡(Сенька^①)，你看，這是兩顆銀質喬治章^②還有兩顆金的，我拿它們去買自由公債了，你看我當工兵的父親，曾經把德國兵團連橋給掀起來。」雖然老人故提勇氣，但是，看來，他是要和女人們一同痛哭。謝妙是他五個兒子中最寵愛，最快樂和親暱的一個。

謝妙預備娶集體農場主席的女兒馬魯霞·畢索慶娜(Маруся Песочина)做妻子。她在奧陀亦夫(Одоев)城簿計講習所攻讀，本來在七月一日之後就應該回家的。女朋友們，特別是母親，警告過她；她們

① Семен 的愛稱。

② 帝俄時的軍事勳章。



向村莊猛衝

巴拉索夫 Г. Балашов 作

覺得興卡·伊格那季亦夫的性格很快樂和很輕浮。他會唱歌，跳舞，很歡喜喝酒和遊玩，似乎他不曾誠心的愛一個姑娘，並且也不會長久忠於她。但是馬魯茜卡（Маруся）^①對女友說：「姑娘們，對於我，反正都是一樣，我是這樣愛他，甚至於我看着他時候，連我的手和腳都凝結了，甚至於不知如何是好了。」

戰爭開始時，馬魯霞請了兩天假，爲了一見她的未婚夫，一夜走了三十公里。她黎明到家的時候才知道，被徵入伍的人已經在前一天的白天開到車站上去了。於是馬魯霞一些也不休息，又走了十八公里趕到集合處所在地的車站去。那裏有人告訴他，新徵的兵乘兵車開走了，開到什麼地方去，却拒絕說明。「這是軍事祕密，」領子上有兩個方塊的大長官很威嚴的對她說。馬魯霞立刻變得手足無力，好不容易才走到一位在車站上做行李出納員的熟識女人家。晚上父親來找她，把她帶回家去。

謝妙·伊格那季亦夫立刻在連裏成名起來。大家都知道這一位強壯的，快樂的，不知道疲倦的人。他是一個極出衆的工作人員：任何工具在他的手裏宛然和玩弄一樣，極爲勝任愉快。他俱有一種驚人的特質，做起工來是這樣輕快，這樣懇切，無論什麼人，只要看了他一眼，就願意自己拿起斧子，鋸子，鋤頭來，也像謝妙·伊格那季亦夫一樣輕快和美好的做工。他有很好的嗓子，他並且知道很多跟老婦波加契哈（Богачиха）學來的古歌。這位波加契哈是一個很無人緣的女人，隨便什麼人她都不讓到她屋子裏去，有時候整個月不和誰說一句話。爲了不碰見把問題來使她討厭的村婦們，甚至於用水，她都是夜裏到井裏去汲的。大家都很奇怪，爲什麼她一下子對興卡·伊格那季亦夫另眼看待，給他講故事，教他唱歌。有一個時候他曾和兄長們一同在著名的都拉工廠裏做工，但是不久之後他就退出而回到村子裏了。「我不能沒有自由的空氣，」他說，「在我們的田地上走路，對於我，就像是吃麵包和喝水，可是在都拉嗎，土地却是用石子鋪着的。」

他時常到郊外的田野裏，大樹林裏，河邊上去走走。伊格那季亦夫隨身拿了一根釣竿或是不大好的小獵槍，但是他所以這樣做，主要是裝裝樣，因爲這樣，人們可以不要取笑他。他時常走得很快，——有時站

①（Маруся）的愛稱。

下來，聽聽鳥叫，把頭幌了幌，嘆口氣，再往前走。或是爬到河邊長着榛樹的高早上去，唱歌。他的眼睛是快樂的，像吃醉酒人那樣的。村子裏有人會把他當做怪人，一定會取笑他這種攜帶槍械的遊玩，但是因爲他很有力氣，並且非常善於做工，所以大家都很尊敬他。他會給人開很惡毒的，但又很愉快的玩笑，他能够喝很多酒，但是不會酒醉胡塗，他會講極其有趣的軼事或是嘲弄人的故事，對於談話的對手從來不憐惜給煙抽。他在連裏立刻和大家知己起來，灰暗的庶務長莫爾德維諾夫（Мордвинов），也不知道是佩服還是責備地對他說：「哎呀，你啊，伊格那季亦夫，你有俄羅斯的靈魂。」

他和兩個同志特別要好：莫斯科的鐵匠歌陀夫（Седов）和里亞上（Рязань）的集體農民羅其姆切夫（Родимцев）——一九〇五年生的一個粗壯的黑臉戰鬥員。羅其姆切夫在家裏遺着妻子和四個孩子。

最近他們的部隊駐在城市近郊作爲後備軍。有些戰鬥員住在空房子裏。這樣的房子城裏有很多，因爲十四萬居民中已有十萬多人搬到內地去了。從城市裏撤退出去的還有：農具工廠，車輛修理工廠，和一個規模很大的火柴工廠。靜靜的工廠空屋，不冒烟的煙囪，工人區空曠的街道，不久之前還賣冰淇淋的淡藍色的亭子。拿着一大束顏色小旗子的交通調整員有時在這樣的一個亭子裏躲雨。在居民所遺下的，用木條釘起來的房屋的窗台上，放着凋萎的盆景——垂着沉重葉子的無花果，發了紅的紫陽花和草夾竹桃。在沿街所長的樹下，掩護着戰地載重汽車，用綠色和黃色漆着的裝甲車穿越空曠的，堆着一堆堆柔和黃沙的幼稚園而開過去；它們用劇烈刺心的猛禽叫聲做信號。城市邊區被空炸得很厲害。所有到城裏來的人都細看那被焚燒了的倉房上面所寫的被煙燻黑了的大字：「謹防火警」。

城裏的食堂，小規模的菓子水工廠，理髮所仍舊繼續工作。有時，雨後，樹葉上的雨珠明亮地閃耀着，水塘愉快地閃亮着，空氣變得柔和而且清新了；人民在幾瞬之間覺得似乎國家並沒有遭遇什麼可怕的悲哀，敵人並不在相去他們住處五十公里的地方。姑娘們和紅軍戰鬥員們交換眼色，老人們呻吟着坐在小花園的長椅子上，孩子們在玩弄那預備撲滅燃燒彈的沙子。

伊格那季亦夫歡喜這座綠色的半空曠的城市。他並不感覺遺留在城中的那些人們所感覺的可怕的悲哀。他沒有注意那些驚怕地注視所遇每一軍人的面孔的哭腫着的老眼。他沒有聽見老婦們怎樣低聲的啜泣，他也不知道，有幾百個老人夜夜不睡的站在窗口，用淚汪汪的眼睛注視着黑暗。他們蒼白的嘴唇喃喃地背誦着禱告文，他們走到警心地睡着的，在夢中還哭泣和叫喊的女兒們跟前，走到呻吟着和動轉着的孫子們跟前，然後又重新走到窗戶跟前，竭力想要猜出，汽車在暗中要開往那裏去。

十點鐘的時候，戰鬥員們被警報叫了起來。車夫們在暗中開車子，摩托低聲的鳴響着。居民們走到外面，默默的看着紅軍們的集合。像瘦弱的小姑娘似的一個猶太老婦，頭和肩都覆着重而厚的披巾，問戰鬥員們說：「同志們，請告訴我，我們該走呢還是留下？」

「你上那裏去呢，老媽？」快樂的柴維列夫(Жавелев)問她道：「你已經九十歲了，你步行是走不遠的。」老婦悲哀地點點頭，同意柴維列夫說的話。她站在載重汽車旁邊，被汽車燈的藍光照耀着。老婦用她披巾的邊，小心地，宛如觸及復活節器皿似的擦着汽車的擋泥板，拭去濺在上面的污泥。伊格那季亦夫看到了老婦的這一動作，突如其來的惻隱之心觸動他年輕的心。老婦宛如已感到伊格那季亦夫的同情，索性哭起來了：「怎麼辦呢，怎麼辦呢，你們走了嗎，同志們，告訴我？」

汽車的咕咕之聲遮過了她的軟弱的呼聲，她誰都聽不見地低聲的說：「丈夫瘋癱着，三個兒子在軍隊裏，最後一個兒子昨天也參加民軍去了，媳婦們都跟工廠撤退了。怎麼辦呢，同志們，怎樣走呢，怎樣走呢？」

中尉走到院子裏，把伊格那季亦夫招呼到跟前，說道：「伊格那季亦夫，留下三個人來直到天亮，陪委員一同走。你是其中的一個。」

「是，留下來陪委員，」伊格那季亦夫快樂地回答說。

伊格那季亦夫要把這一夜在城裏渡過。他喜愛一個年輕的女難民，在本地報館裏做打掃員的維拉(Вера)。十一點鐘之後她值完了班回來，伊格那季亦夫這時平常總是在院子裏等她。這是一個高身材，黑眼睛，豐滿胸脯的姑娘。伊格那季亦夫很歡喜和她坐在長椅子上。他坐在她

旁邊，她嘆息一聲，用柔軟的烏克蘭的口音講述戰爭之前她在普羅斯庫羅夫（Прокуров）怎樣生活，她怎樣在夜裏從德國人手下逃出來，只拿了一件衣服，一小包乾麵包，家裏留下老人和小兄弟，當她在難民隊裏同走的時候，索士（Сожь）河上的橋怎樣遭受殘酷的轟炸。她所有的談話都是關於戰爭，關於路上被殺死的人，關於兒童的死亡和村中的大火。在她黑色的眼睛裏老是流露着憂傷的表情。當伊格那季亦夫擁抱她的時候，她推開他的手，問道：「這可爲什麼呢，你明天到別地方去，我也到另外一個地方去了，你不會再想起我，我也要忘記你。」——「那有什麼呢，」他說，「也許我並不忘記。」——「不，你會忘記的，假使你早一點碰着我，你可以聽聽我怎樣唱歌，現在我心裏可沒有這種閒情。」她老是推開他的手。但是伊格那季亦夫仍舊很喜歡和她坐坐，並且他總希望，她會想過來，不拒絕他的愛情。他現在已經不常想到馬魯霞了，他覺得，一個人既然在戰爭之中，假使他出於好心的和一個美麗的姑娘發生愛情，是不會有什麼大罪過的。當維拉講述的時候，他不很注意的傾聽，他老是看着她暗黑色的眉毛和眼睛，嗅着從她皮膚裏發出來的氣息。

汽車一輛一輛的開到街上去，開向赤爾尼戈夫（Чернигов）公路那方面去。汽車在伊格那季亦夫所坐的那張長椅子面前走了好久。突然安靜了，暗黑了，靜止了，只是在窗戶裏有老人們的灰白鬍子和老婦們的白髮耀着白色。

天上有星星，並且完全是寧靜的，僅僅移星才發着閃光，軍人們覺得，好似移星是被戰鬥飛機打下來的。伊格那季亦夫等到了維拉，勸她跟他在長椅上並坐一會。「我很疲倦了，戰士，」她說。「就稍坐一會也好，」他勸她。「因爲我明天要走了。」於是她便在他旁邊坐下。他在黑暗中看看她的臉，他覺得她是這樣美麗和可愛，甚至於伊格那季亦夫惋惜地嘆了一口氣。事實上她真是美麗的。

四

波加列夫深思地坐在桌子跟前。和團指揮員蘇聯英雄密爾察洛夫（

Мерцалов)的會見給他起了一個不愉快的印象。指揮員對他的態度很恭敬，很懇切，但是波加列夫不喜歡他說話的自信的聲調。

波加列夫在房間裏走了一會，然後去敲這住宅主人的門。

「你還沒有睡嗎？」他問道。

「沒有，沒有，請進來，」一個急促的老人的聲音回答道。

住宅主人是一個年老的靠養老金過活的法律家。波加列夫曾經和他談過兩三次話。老人住在一間滿擺着書架和狼藉着舊雜誌的大房間裏。

「我是來和你告別的，阿列克賽·阿列克賽維赤(Алексей Алексеевич)，」波加列夫說，「明天早晨我要走了。」

「原來是這樣，」老人說，「我很遺憾。在這可怕的時候，命運給我送來一個我多年所幻想的談心的人。不論我還能活多久，我將懷着感謝的心回憶我們黃昏的談話。」

「謝謝，」波加列夫說，「我要送你些禮物——一包中國茶葉，你是歡喜喝這種茶的。」

他握了握阿列克賽·阿列克賽維赤的手，便又走到自己的房間裏去。在開戰以來的短短時期中，他已經來得及讀了軍事問題的十本書——許多綜括過去偉大軍人之經驗的特別著作。看書對於他也像吃喝一樣必要。

但是這一夜波加列夫却不打算看書。他要寫封信給妻子，母親，朋友們。明天對於他是生活中一個新階段的開始，他懷疑，他是否能够在最近的時期中仍和親友維持通信的關係。

「我的寶貴的，我的親愛的，」他開始寫道，「我終於獲得我久所幻想的，你記得嗎，我在起程之前說過的那個委任了……」

他深思起來了，注視着已寫的幾行字。當然，他所幻想的這一委任是會使他的妻子激動和悲哀的。她將夜夜睡不着。應該不應該把這事情寫給她呢？

門打開，門檻上站着庶務長。

「請准我報告嗎，營委員同志？」他問道。

「請報告，怎麼一回事？」

「那末，就只剩一輛一噸半的載重車，委員同志和三個戰鬥員了。」

你命令怎樣？」

「我們早晨八點鐘起身。輕便汽車在修理，我就乘一輛一噸半的載重汽車。到黃昏時我們趕上團。現在這樣。不許什麼人走出院子，大家睡在一起。汽車你親自去檢查一下。」

「是，營委員同志。」

庶務長似乎還要說些什麼話。

波加列夫詢問地看了看他。

「這個，營委員同志，探照燈在滿天照耀着，一定，馬上就要發警報了。」

庶務長走到院子裏去，低聲的招呼道：

「伊格那季亦夫！」

「在這裏，」伊格那季亦夫用不滿意的聲音響應，走到庶務長跟前。

「叫你不要胆敢離開院子。」

「現在，汽車怎樣？」

「知道，舒齊了。」

庶務長向紅暈的天，向陰暗的隱藏着的房屋看了一眼，打着呵欠說道：

「聽着，伊格那季亦夫，假使有什麼事情，你叫醒我。」

「是，有什麼事情就叫醒你，」伊格那季亦夫說，自己心裏想：「庶務長又來打攪了，讓他快些去睡吧，要他來多事。」

他回到維拉跟前，迅速的抱住她，套着她耳朵憤怒而熱烈的低語道：

「你說，你爲誰愛惜自己的身子，爲德國人，還是怎的？」「啊，你這人，」她回答道，他覺得，她並沒有推開他的手，却自己去擁抱他了。「你這人，什麼也不懂得，」她耳語地說，「我不敢愛你，我會把別人忘記，却難把你忘記。我想，怎樣呢，我還要爲你哭呢，不過我的眼淚不夠。我本來就不知道，爲什麼我心裏有這許多眼淚。」

他不知道該怎樣回答她，不過她也用不着他的回答，於是他便吻她。

遠處機車汽笛斷斷續續的鳴聲，隨着又是第二聲，第三聲在空中散開。

「警報，」她抱怨的說，「警報，又是警報，這是怎麼一回事？」立刻聽到在遠處有頻繁的高射砲聲。探照燈的光芒小心地，好像怕把它淡藍的細膩身體在星星上撞破似的，在天際爬着，高射砲彈白色有光的爆烈在羣星之間閃爍着。

五

過了一百年歷史家將安靜和有秩序的審閱那些德軍最高指揮本部發給空軍中隊和分隊指揮官的指示命令。這些命令是誰寫的？是瘋子寫的，也許這不是生物所做的，而是計算器和求積器的鐵指所寫的吧？

德國空軍的襲擊在午夜十二點左近開始。最初幾架在極高的高空中飛行的偵察機，拋下照明火箭和幾顆燃燒彈。星星開始消失和閃爍，當掛在降落傘上的火箭的白球燃燒着掛在空中的時候。死的光安靜地，詳細地和注意地照耀城市裏的廣場，街道和弄堂。在這光亮中整個睡着的城市都起來了：兒童宮附近，拿角笛靠在唇邊的白色的男孩石膏像，書店的櫥窗閃亮着，藥店窗戶裏的大玻璃球點亮起粉紅色和藍色的星光。花園裏高大楓樹的陰暗的葉子突然從黑暗中顯出它每一張有細紋的葉子，愚魯年輕的白嘴鳥驚訝白日的突然來到，衝動地高叫起來。傀儡戲院上演新戲的海報，掛着窗簾和放着花瓶的窗戶，市立醫院的柱廊，人民食堂的愉快的招牌，幾百個小花園，長椅子，小窗戶，幾千個傾斜的屋頂都發出光亮，攔樓上的小圓窗胆怯地閃爍着，黃色的琥珀點子在市立圖書館閱覽室擦乾淨的條子地板上爬動。睡着的城市站立在照明火箭的白光中，是住着幾萬老人，老婦，兒童，婦女的城市，是生長了九百年的城市，是三百年前建造了神學院和白色天主教堂的城市，是住着快樂學生和熟練工匠的城市。曾經有長長的牛車運險隊經過這城市，長鬚子的筏夫在這城市的白屋面前盪漾過去，注視着教堂的圓頂，虔畫十字；這是曾經迫使稠密灰色的森林退却的光榮城市；這是一世紀一世紀以來

高明的銅匠，紅木匠，皮革匠，點心司務，裁縫，漆匠，石匠在這裏勞動的城市。這座位在河畔美麗的古城在八月的暗星夜裏被火箭的化學光亮照明着。

四十輛兩摩托的轟炸機白天就準備起飛了。穿軍裝的德國技師用藥劑師的準確性把透明的，輕滑的流質灌進油槽裏去。棕色的地雷炸彈和銀光閃爍的燃燒彈依照軍事學家所定轟炸城市的藥方掛上機沿。指揮官，總長，研究一下司令部所發下的準確飛行計劃，氣象員報告可靠的天氣消息，飛行士嚼着巧格力糖，抽着雪茄烟，給家裏書寫玩笑式的簡短明信片，——這都是些剪着時髦頭髮的養尊處優的孩子。

飛機帶着一種唱歌的聲音飛進着。高射砲多刺的砲火迎接它們，探照燈的光芒捕捉它們，一會就有一架飛機燒起來；宛如破毀了的貝紙玩具，它翻着筋斗向地面落下，一會捲在黑色火焰的破布巾裏，一會從破布巾裏鑽出來。但是飛行士們已經看到被火箭照耀着的睡眠着的城市。

炸裂響在城市上空接一連二的飛逐着，土地被炸裂得發抖，玻璃銳聲的飛濺着，屋子裏的粉刷和油漆散落下來，門窗自己打開來。半裸體的女人手抱小孩跑到地隙裏去。伊格那季亦夫抓住維拉的手，和女郎一同跑往挖在木柵旁邊的壕溝裏去。那裏已經聚集着留下沒有走的少數居民；委員借住在他家的那位法律家小老頭子緩緩的走出來。小老頭子的手裏拿着一捆用繩子紮着的書。伊格那季亦夫幫助他和維拉下降到壕溝裏去，自己則向屋子跑去。這時聽到一顆飛着的炸彈的號叫聲，伊格那季亦夫躺到地上去。整個院子都充滿了黑暗，——旁邊一座房子塌倒下來，細膩的磚灰昇到空中。有一個女人叫道：「瓦斯！」「什麼瓦斯！」伊格那季亦夫憤怒地說，「這是塵灰，待在地縫裏別動。」他跑到屋子跟前。「庶務長，德國人轟炸了！」伊格那季亦夫叫道。庶務長和戰士們已經醒了，在穿靴子，剛開始的火警的光亮照亮他們。白鐵鍋子在年輕的還沒有黑烟的火焰之光中閃輝着。伊格那季亦夫看了一眼迅速地，默默地穿衣的同伴們，然後又看了看鍋子，問道：「我的晚飯領到了嗎？」「嘿，我的大哥，」歇陀夫說，「你在那裏跟娘們坐在長椅子上數星星，却要我們替你去領晚飯。」

「快些，快些收拾，」庶務長憤怒地叫道：「你，伊格那季亦夫，

得跑到委員那裏去，叫醒他。」

伊格那季亦夫跑到二層樓上去。這古舊的房子被炸彈的炸裂聲震得吱吱而叫，門響着，轉動着，櫃裏的碗盞驚惶的鳴響着，似乎，整個老住屋像一個活的生物似的，看到和它同類生物的可怕的速死而顫慄着。委員站在窗戶跟前。伊格那季亦夫進去，他沒有聽見。新的爆裂震動土地，粉刷和油漆震耳和沉重地落下，把乾燥的灰塵充滿房間。伊格那季亦夫打了一個呵欠。委員沒有聽見，仍舊站在窗戶跟前，注視着城市。「啊，委員，他是這樣一個人，」伊格那季亦夫想道，不知不覺的欽佩之感觸動了他。在這個注視那開始燃燒着的大火的高大不動的身材中有着一種有力的，魅惑的東西。

波加列夫緩緩的轉過身來。他的臉是陰暗的。艱重頑強的思想之表情鋪在他整個面部，瘦削的面頰，烏黑的眼睛，緊咬的嘴唇，——都在一個大的動作中緊張起來了。「像神像一樣嚴肅，」伊格那季亦夫心裏想，注視着委員的臉。

「委員同志，」他說，「你應該離開這裏，它簡直就在身旁掉下來；打中一下，——整座房子就沒有什麼存留的了。」

「你姓什麼？」波加列夫問道。

「伊格那季亦夫，委員同志。」

「伊格那季亦夫同志，把我的命令轉告庶務長：援助平民，聽見沒有，婦女們在叫喊。」

「我們去援助，委員同志。要撲滅火災，那是很難辦到的，房子大多數是木頭的，乾燥的，他一撓就可以幾百幢房子，但沒有什麼人可去撲火，——年輕的平民都撤退了，或是加入民軍了。只剩下老人和小孩。」

「你要記住，伊格那季亦夫，」委員突然說道：「你所看見的一切，你要記住。這一夜，這些城市，這些老人和兒童。」

「難道記得了嗎，委員同志。」

伊格那季亦夫看了看委員的陰暗面孔，重複說道：「對的，委員同志，對的。」後來他問道：「也許，可以准許我把這隻奇達琴拿走吧，掛在牆上的，反正房子要燒掉了，戰士們很喜歡我彈奇達琴。」

「房子不是還沒有燒嗎，」波加列夫嚴厲的說道。

伊格那季亦夫看了一眼大奇達琴，嘆了一口氣，走到門口去。波加列夫開始把紙張放進軍囊裏去，穿上防雨披風，戴上制帽，重新走到窗戶跟前。

城市在燃燒着。毛茸茸的，充滿着火花的紅烟向上空高高的升起，深紅色的火光在市場上空震動着。幾千個白色的，橙色的，嫩黃色的，松葉紅的，淡藍色的火球像毛茸茸的大帽子似的在城市上空升起，樹葉子皺縮起來，凋枯起來。鴿子，白嘴鳥，烏鴉在炎熱的空氣中來回飛翔，牠們的房子也燃燒了。被可怕的炎熱所烘熱了的鐵屋蓋，發着光亮，屋蓋鐵熱得高聲地和鳴叫地彈擊着，烟從陳列着花盆的窗戶裏衝出來，——烟一會是奶白色的，一會是死黑色的，粉紅色的和烟灰色的，它形成毛茸茸的，一球一球的，像纖細的金之流似的，像淡紅色的髮球似的昇上去，或是立刻像大而急進的雲朵似的衝出來，好像是從誰的胸膛裏突然噴出似的；它用泡沫遮蓋了城市，在河道和山谷上面流過去，在森林裏一撮一撮的絆住樹枝。

波加列夫走到樓下去。在這大火大烟中，在炸彈的爆裂，叫聲，兒童的哭聲中間有着沉毅而剛強的人，——他們在撲救着火警，把沙擲在空中投下的炸彈上，從火中救出老人。紅軍戰鬥員，消防員，民警員，工人和手藝工人，對於號叫着的死神毫不理睬，面孔被煤烟燻黑，穿着冒烟的衣服用他們的全力為拯救自己的城市而鬥爭，盡力搶救和援救能够搶救和援救的一切。波加列夫立刻感到這些剛毅人們的在場，他們從烟和火中出現，為偉大的兄弟之愛所聯繫着，一同去作英勇偉蹟，他們衝進燃燒着的房子，重又消失在烟與火裏，他們並不報出自己的名字，也不知道被救出的那些人的名字。

波加列夫看見，一顆燒夷彈落在二層樓房的屋頂上，濺着火花，宛如兒童玩的烟火，然後一個個白點子眩人眼目地散開。他扶着樓梯跑進去，跑進擱樓，在發着烟土氣息的，引起兒時回憶的惡劣空氣中走到模糊地透着光亮的天窗口，他的手被熱的屋蓋鐵灼傷。火花落在他的衣服上，但是他仍迅速地跑到落有炸彈的地方，他用靴子用力一踢，把它踢到下面去。它落在花台上，一剎時把紫菀和天竺牡丹的繁華的花頭照亮

一下，便鑽進疎鬆的土裏而熄滅了。波加列夫從屋頂上看見，有兩個穿紅軍制服的人從鄰旁燃燒着的屋子裏用摺床抬出一個老人。他認出是請他拿出奇達琴的伊格那季亦夫，第二個是羅其姆切夫，身材稍矮，肩膀較闊。猶太老婦迅速的說起話來，似乎是感謝伊格那季亦夫救她丈夫。伊格那季亦夫揮了一揮手；在這寬廣的，慷慨的，奔放的動作中，似乎顯出人民全部豐富的和善良的天性。這時候，高射砲響得更加有力，機槍的噠噠之聲和它們的射擊聲併合起來，法西斯轟炸機的新浪潮，湧向燃燒着的城市。又聽見已經離開飛機的炸彈刺心的號叫聲。

「到地縫裏去！」有人叫喊道。但是被鬥爭憤暴着的人們已經不感覺危險了。

時間，空間和事變的繼續之感，好似拋開了波加列夫。他和大家一同撲滅那開始着的火警，用沙子去撒在燃燒彈上，把人們的東西從火中搬出來，幫助趁了救急汽車趕來的救護員把受傷的人放在担架上，和自己的戰鬥員們一同走到助產醫院去，從燃燒着的市立圖書館裏搬出書來。個別的畫面使他永久記住。有一個人從屋子裏跑出來，叫着：「着火了，着火了！」這個人突然看見自己的周圍，盡是稠密的大火，安心了，坐到人行道上，一動不動的坐着；他記住，突然在炭氣和焦氣中散發出柔和的香氣，——這是化裝店着火了。他又記住一個發瘋的青年女子；她站在空曠的廣場中央，被大火照耀着，手裏抱着一個女孩的屍體。一匹受傷的馬躺在街角上。波加列夫在她的玻璃化了的，但是還活着的眼睛裏看到燃燒着的城市的反映。深顏色的，哭泣着的，充滿痛苦的那匹馬的瞳人，宛似水晶的，活的玻璃，反映着焚燒着的房子的火焰，在空中結着球的烟，閃光的被鍛冶過的破磚殘瓦，這個纖細的高高的烟囱之林在失蹤於焰火之中的那些房子的地方矗立着。

波加列夫突然以為，他也把這和平古城的整個毀滅之夜反映在自己的心裏了。

「在我還活着的時候，在我還喘息着的時候，在我的手指還有力顫動的時候，在我還有力說出一個字的的時候，……」他自己對自己說，緩慢的，嚴峻的思想，宛似隆重的誓言在他發炎的腦子裏走過。「即使我不能做像戰士那樣的事業，就讓我把所有精神和智慧的力量都拿出來去

喚起憎恨和復仇吧！」

大火隨着黎明開始陰暗了。太陽看着冒烟的廢墟，老人和老婦們在舊碗盞，花盆，夜裏從牆上摘下的黑框的舊照片中間，坐在包袱上。這輪太陽也穿過大火的冷卻的烟霧注視着死了的孩子，他們已經被烟和焦氣毒害得發白了。波加列夫到司令部去請求指示，然後又回到寓所。庶務長在院子裏走到他身前。

「汽車怎樣？」波加列夫問。

「完好的，」庶務長回答道。他的眼睛被烟熏得發炎了。

「該走了，去招呼人。」

「這裏，委員同志，發生了一點事情，」庶務長說，「已經在快天亮的時候，德國人齊巧不巧的在小壕溝那裏放下一個炸彈，就是保護着居民的那小壕溝，幾乎所有的人都殘廢了，並且打死了兩個人；一個是你住在他家的那老頭子，一個是姑娘，女難民。」他笑了一笑，「伊格那季亦夫老是和她談話的。」

「他們在那裏？」波加列夫問道。

「受傷的那些人都抬走了，炸死的人還躺在那裏，看，運他們的車子開來了，」庶務長說。

波加列夫走到院子的深處，那裏聚集着觀看死人的人。老人已經難於辨認了。在他的身旁狼藉着破碎的，濺着鮮血的書籍，是從他抱來的一捆中落出的。看來，他在炸彈爆烈的時候，會爬起來從並不很深的地縫裏向外注視。「編年史。塔西佗(Tacitus)◎編，」波加列夫讀那些橫在他身旁的書名。那姑娘——女難民似乎是活着的，像睡着一樣。她淺黑色的皮膚遮去了蒼白，黑色的睫毛蓋住了眼睛，她柔和而難為情地微笑着，好像因為人們圍着她，她怕羞似的。

走近前來的車夫抬起姑娘的腳，說道：「噯，來個人，幫幫忙還是怎的。」

「讓我，」伊格那季亦夫叫了一聲。他輕輕的並小心地抬起身體，把它放到車子上。一個手拿枯紫菟的小姑娘，把花朵放在死者的胸口。波加列夫幫助車夫把老人的身體抬起來。眼睛紅紅的，面孔沾着烟灰的

◎ 塔西佗(Tacitus, 55?—aft. 117?)，羅馬大歷史家。

人們，默默的站着，垂下了頭。

一個中年女子，注視着女死者，低聲的說道：「幸福的姑娘。」波加列夫向房屋走去。站在車子旁邊的人們都沉默着，不知是誰的沙啞的聲音悲哀地說道：

「明斯克（Минск）放棄了，波勃魯伊斯克爾（Бобруйск），齊多米爾（Житомир），歇畢多夫卡（Шепетовка），難道擋得住他嗎？你看，他做的什麼事情。在一夜之中把這樣一個城市燒掉了，而自己却仍舊飛回去了。」

「後來又飛來，我們的飛機把它們打下六架，」一個紅軍戰士說。一會波加列夫從被炸死的法律家的寓所裏走出來。他最後一次的環視一下半破壞的房間，撒滿玻璃的地板，被爆炸之力從書櫥裏拋出來的書籍，被移動了的傢具。他想了一想，從牆上摘下奇達琴，把它拿到下面去，放在汽車的車身裏。

戰士羅其姆切夫把一隻鍋子遞給站在汽車旁邊的伊格那季亦夫，說道：「你吃吧，伊格那季亦夫，裏面有白通心粉，我昨天給自己領來的肉。」

「我不要吃，」伊格那季亦夫說，「我要喝，五臟都烤焦了。」

過了一會他們便開到城外了。夏日之晨用它全部莊嚴肅穆的光輝迎接他們。白天他們停在樹林裏。激流晶瑩的小溪在樹株之間奔馳着，在石塊之上優美地顯出鄰鄰波紋。涼快接觸到發炎的皮膚，眼睛在高大橡樹的寧靜蔭下休息。波加列夫看見草中的白蕈之家；它們的頭是灰色的，胖腳是白色的，他想起，去年他和妻子怎樣熱情地在住別莊的時候，互相傳遞小蕈。那時他們要找到這樣一大羣白蕈該是多麼快樂啊！他們在這方面的成績很壞，——他們帶回家去的大部分只是濕蕈和牛酪菌。

紅軍戰鬥員在小溪裏洗濯。

「午餐十五分鐘，」波加列夫對庶務長說。他緩緩的在樹株之間散步，為世界的無憂無慮的美麗，樹葉的悉索之聲而歡欣與悲哀。他突然停下來，傾聽，向汽車那面回顧一下。伊格那季亦夫在彈奇達琴，其餘的人一面吃着麵包和罐頭食物，一面傾聽着。

六

指揮人員在司令部裏集合。團指揮員蘇聯英雄密爾察洛夫少校，曾經參加過芬蘭戰事，和庫達柯夫（Кудakov）參謀長坐在地圖前面，他是一個年已四十的斑白頭髮的男子，動作和說話都很緩慢。

第一營指揮員巴巴章陽（Бабаджаньян）上尉在波加列夫到達的那天牙痛；白天，他覺得很熱的時候，他喝了泉水，據他說，他「整個顎骨都被毀壞了。」第二營指揮員柯赤特柯夫（Кочетков）少校，是一個和善的，愛說話的人，時常取笑巴巴章陽。副參謀長，美麗而闊厚的梅桑斯基（Мышанский）中尉也在這裏。團接到戰鬥任務。它必須在重砲的支持之下，予德軍側面以意外的打擊，使德軍向我們所作的繞道行動停止下來，藉此使射擊軍團的部隊得以脫出袋子。密爾察洛夫和營的指揮員與委員們研究任務。在讀完命令的時候，被召的偵察分隊指揮員柯士洛夫（Козлов），圓眼睛，雀斑臉的中尉走來。他一面問好，一面用一種非常的胆氣敲一下皮鞋跟，舉手行禮。他向團指揮員高聲報告，咬着每一個字，但是在這時候，他的圓眼睛却柔和而且虛心地安靜地微笑着。

在全部開會的時候，波加列夫一直沉默着。他還處在昨夜大火的印像之下，好幾次的震搖一下腦袋，像是要恢復清醒似的。在開會初起的時候，指揮員們時常看一眼波加列夫，但是後來習慣了，不再注意他了。

巴巴章陽微笑着，好似他的牙痛已經停止了，他對波加列夫說道：

「我很高興，委員同志：軍隊在退却着，你想想看，整個大軍在退却着，然而巴巴章陽的一營兵却要進攻。實實在在說，我很高興！」

別處來的鄰人，榴彈砲團的代表，灰暗的中校，他老是在記事簿上寫着字，說道：

「不過，同志們，必須警告你們，——砲彈的消費我們必須依照限額。」

「很明白，這不是有規章附帶註明白的嗎，」庫達柯夫說。

中校說：

「是的，是的，同志們，限額是限額！」

巴巴章陽快樂地反駁他道：「什麼限額！我只知道一個限額：勝利！」

經過事務性的討論之後，開始談德軍。梅桑斯基談到德軍在勒伏夫（Львов）的進攻。

「肩並肩的隊伍行進着，是一堵不下一公里的牆壁，你想像一下看。隔了這麼個四百米，又是同樣大小的第二隊。第二隊之後是第三隊，」梅桑斯基講道。「像很高的小麥似的行進着，每一個人都有一支自動槍，就是這麼個樣子。我們團裏的砲隊刈削他們，但他們還是自顧自的行進，簡直驚人。不叫喊，不射擊，也不看看酒醉的人倒下去，——倒在小麥田裏，其餘的人仍舊行進着。哼，我來報告你，是怎麼一個情形！」

他開始回想，德國坦克車的成千縱隊怎樣在勒伏夫和普羅斯庫羅夫公路上推進，德國傘兵怎樣在夜裏，在綠色和藍色的火箭光中降落，怎樣有一個摩托車隊射擊我們的一個司令部，德國坦克車和空軍怎樣相互合作行動。關於最初幾天的撤退，他講得顯然津津有味。「嘿，我簡直拔腳逃跑了，」他說。他也歡喜驚嘆德軍的力量。

「他們怎樣對付法國，是鬧着玩的嗎？」他說，「在三十天之中就把這樣巨大的兵力幹掉了——這只有在他們的組織之下，具有他們的將軍幹部，具有他們的軍事文化才有可能！」

「是的，組織是有的，有的，」團指揮員說。

「可不是，」梅桑斯基說，「我在實際行動中看見過這種大機構。這還有什麼說的。他們把全部戰略策略都翻新了。」

「是英明和無敵的嗎？」波加列夫突然高聲而且憤怒的問道。

梅桑斯基朝他看了一眼，虛心地說：

「請你原諒我，委員同志，我是一個作戰的軍人，慣於想到什麼就說什麼！」

「這種事情我永久不能原諒，無論是對你，或是對什麼別的人，」

波加列夫打斷他的話，「明白嗎？」

「但是估計不足也是不應該的，」柯赤特柯夫說，「正像我的戰士們說：德國人是胆小鬼，但却是很出色的丘八……」

「我們又不是小孩子，」波加列夫說，「我們知道，我們是和歐洲最強的軍隊，和最新的技術周旋，但是我直捷的告訴你，他們的軍隊和技術僅是在戰爭的現階段比我們的優越，但是一般的說，我們是對付德國人，這不是說明一切了嗎？噯，梅桑斯基同志，我在這裏很注意的聽你說了話之後，我不得不給你作一段小小的演講。這是有必要的。你必須學會蔑視法西主義，你必須明白，這是世界上最低賤，最卑鄙，最反動的東西。這是竊盜和它的等價物——這些字最廣泛的意義——無恥的混合。這種無恥的意識形態絕對沒有什麼創作的原素。

「蔑視它應該直到心靈的深處，你明白這一點嗎？請你聽我說：他們的社會意識是巧爾納雪夫斯基（Чернышевский ①②）和恩格斯（Энгельс ③④）所嘲笑過的陳舊遲鈍的夢囈。法西主義的整個軍事理論完完全全都是從施利芬（Шлиффен ⑤⑥）所草擬的德軍司令部的舊計劃中抄襲來的，——所有這些側面打擊，楔形插入，以及其他等等都是盲目地複寫來的。坦克和傘兵，就是法西斯蒂以之使世界驚奇的，都是偷來的；坦克是偷英國人的，傘兵是偷我們的。我一直驚奇法西主義驚人的創作貧乏性。沒有一個新的作戰方法！都是抄襲來的。沒有一件大的發明！都是偷來的。沒有一種新的武器！都是租來的。德國的創作思想在各種領域裏都被消除機能了：法西斯蒂無力發明，著書，作樂，寫詩。他們是停滯，是一池死水。他們只給歷史和政治放進一個原素——有組織的暴行，劫掠！蔑視，譏笑他們的智能的貧乏是必須的，梅桑斯基同志，你明白不明白我的意思？整個紅軍，整個國家都應該從上至下的貫穿着這種精神。你覺得你是軍人，你是有一句說一句，但是你的心理是一個長久退却着的人的心理，你的喉嚨裏是屈辱的音符。」

他全身直立起來，向梅桑斯基用力注視，威嚴地說：

①② 巧爾納雪夫斯基（1828—1889）是俄國大政論家與文學批評家。

③④ 恩格斯（1820—1895）德國偉大的社會主義者，馬克思的戰友。

⑤⑥ 施利芬，德國戰略家。

「作為軍隊中軍事委員的我，禁止你說不是一個愛國者所配說和不符合客觀真實的話。你明白吧？」



巴巴章陽的營必須開始了。指定夜裏三點鐘進攻。去作過兩次偵察的柯士洛夫詳細講述德軍在國營農場的分佈情形。坦克和裝甲汽車停在廣場上，兵士睡在國營農場蔬菜保藏處的屋子裏。這蔬菜保藏處是一個長長的營房，長約四五十米。德國人在裏面佈置得很舒服，強迫邊區的農民運幾車乾草到那裏去，在乾草的上面鋪了粗布和麻布。德國人只穿內衣睡覺，靴子脫去了，點着燈，但沒有把窗戶遮起來。每逢晚上他們合唱歌曲，躺在菜園裏的偵察兵，可以很清楚的聽見德國歌。這種歌唱特別使偵察兵憤怒。他們說：「他們唱歌，我們的戰士却沉默着，從來聽不見唱歌。」

確實，那時在軍隊裏一點也聽不到什麼歌，縱隊默默的行進，在地窖裏也不唱歌跳舞。

當天黑下來的時候，榴彈砲團的中隊開到火綫上去。中隊指揮員和委員很快的走進司令部的小室，坐在桌子邊：委員放好棋板，指揮員從行軍囊裏摸出棋子，他們立刻彎下身去，沉思起來。第二營指揮員柯赤特柯夫說：

「我見過多少砲兵，幾乎都是愛下棋的。」中隊委員目光不離棋板地說道：

「我看見過多少，在射擊部隊裏都是玩骰子的。」中隊指揮員也注視着棋板，補充說：

「一點也不錯，總是玩老羊[⊕][⊗]而且是海軍式的。」他用指頭指指木板，補充說：「這樣，雪廖若（Сережа）。你輸了。顯然女王[⊕][⊗]要丟了，像上一次在莫愁里（Мозырь）城下似的。」他們俯身在棋板上，呆住了。過了約摸五分鐘，當柯赤特柯夫已經走出村舍的時候，中隊委員說道：「胡說，我這裏一點也沒有丟，」一面注視着板，一面附

⊕ ⊗ 一種擲骰子的玩法。

⊕ ⊗ 牌名。

加一句，對已經走了的柯赤特柯夫：「騎兵喜歡捉被棄的烏龜[⊕][⊗]的，對不對，柯赤特柯夫同志？」

坐在戰地電話旁的值班通信員笑了起來，但是立刻又很關心的皺起眉毛來，搖了一搖電話機上的把手，嚴厲的說道：「月亮，月亮，密爾斯基（Медынский），是你嗎，是試試看的。」

團指揮員密爾察洛夫低聲的和參謀長談話。瘦削的，頹長的，激動的巴巴章陽又走進村舍。他的黑眼睛在半黑暗中閃着光亮。他迅速而熱烈的說起話來，一隻手觸在地圖上：「這是例外的事情，偵察兵報告得完全準確，坦克放在什麼地方。假使把砲隊移到這小阜上去，我們就可以向他們直射。實實在在的話！怎樣可以放過呢？像在手掌裏一樣，你想想看，像在手掌裏一樣！」他把他的瘦而黑的手拿出來，用手掌向桌上敲了一下。

密爾察洛夫看了看巴巴章陽，說道：

「同意，打就這樣打。我不喜歡長久討論。」

他走到砲兵眼前。

「下棋的同志們，不得不來打斷你們了。請到這裏來。」

他們一同俯身在地圖上。

「顯然，他們想要切斷公路——這裏不是不足四十公里嗎——然後抄到軍隊的後方去。」

「我們作戰的全部意義就在這裏，」參謀長說，「你要知道，全軍司令在親自注視着這事情的進行。」

「昨天德國人在無線電中叫道：『投降吧，紅軍，我們的噴火坦克開到這裏來了，我們將燒毀一切，誰要是投降的話，就可以回家去，』」中隊指揮員魯勉切夫（Румянцев）說。

「他們做事真無禮，」密爾察洛夫說，「無禮到無恥的程度：脫光了衣服睡覺，然而我已經好幾晝夜不脫靴子了，並且他們在前綫公路上居然開駛點亮着燈的汽車。」

他沉思之後說道：

⊕ ⊗ 一種撲克的玩法，類似「捉烏龜」，不過先是拋出牌，然後呼點而吃。

「我們的委員是這樣一個人啊，他的話簡直使我，你知道不……」

「很嚴格，」參謀長說，「把梅桑斯基批駁得很厲害。」

「我可喜歡，」密爾察洛夫笑着說，「我說句老實話，你們兩個人對我都不好，梅桑斯基是用他的故事，你呢，總是講到公式，限額。我是一個普通人，普通兵，我怕言語比怕子彈還要厲害。」

他看了看參謀長，快樂的說：

「是一個好委員。我要和他一同作戰。」

七

巴巴章陽的一營人分佈在森林裏，戰士們坐臥在樹底下的用樹枝所搭的棚子裏，枯乾的樹葉沙沙有聲。星星透過樹葉窺視，空氣是沉靜而又溫暖的。波加列夫和巴巴章陽一同在一條稍爲有些發白的小道上走。

「站住，停腳！」哨兵叫了一聲，並且迅速的說道：「只許一個人走到我身前來，其餘的站在原地方。」

「其餘的也是一個人，」巴巴章陽笑着說，走近哨兵跟前，向他低語通行的口令。他們再往前走。在一個滿是樹葉的帳幕旁邊站下，傾聽紅軍戰鬥員們低聲的談話。

「你告訴我，你以爲怎樣，——戰後我們把德國留着呢還是把它怎樣？」一個安靜而深思的聲音問。

「誰知道呢，」第二個人回答道，「到那時再看吧。」

「在大退却的時候有這樣好的談話！」波加列夫快樂地說道。

巴巴章陽看看錶上發亮的時計字碼。

伊格那季亦夫，羅其姆切夫和歇陀夫在火燒城市裏的無眠之夜以後，還沒有來得及睡醒。庶務長叫醒他們，吩咐他們去吃晚飯。行軍灶在森林的陰暗中用它的紅方眼射出遲鈍的光亮。行軍灶旁邊麇集着紅軍戰鬥員，抑制地喧嘩着，響動着鍋子。大家都已經知道夜裏即將舉行的進攻。

三個戰士，攪動匙子，汲取着湯，不慌不忙的互相談話。已經參加過六次進攻的羅其姆切夫向同志們緩緩的解釋道：

「第一次，當然，害怕。不明白，並且害怕。那裏來的這一套，弄不懂。我告訴你們——沒有經驗的戰鬥員很怕自動槍，他們毫無目的地射擊。機關槍，我們可以說，也是射擊得不很中的。迴避機關槍得躺在小谷裏，小阜後面，並且要給自己看好一個可以跑來跑去的地方。迫擊砲是最厲害的，最討厭的，我說實在話，我直到現在還苦惱地逃避它。對於它只有一個辦法——向前走。假使躺下來或是往回走，那就要被它弄住了。」

「啊，我真可惜那位維拉，」伊格那季亦夫說。「她就像活着似的站在我面前。噯，我簡直不知道該怎樣好。」

「不，現在我可不想到女人了，」羅其姆切夫說。「我在這次戰爭中失去了對女人的感覺。小孩子我倒很喜歡看看。就是和他們待一天也是好的，至於女人呢，我又不是德國雄狗。」

「唉，你呀，」伊格那季亦夫說，「不明白。不過是憐惜她。這是爲什麼呢，把她——年輕的，無辜的女子，爲什麼他把她殺死呢？」

「哼，你還憐惜呢，」羅其姆切夫說，「整天在汽車裏彈奇達琴。」

「這是並沒有什麼意思的，」莫斯科人歇陀夫說，「他的，伊格那季亦夫的天性是這樣，這是並沒有什麼意思的。」他注視着在黑色的嫩樹葉之間像花樣子似的透出來的繁星的天際，緩緩地說道：

「動物和植物爲生存而鬥爭，德國人却爲霸權而鬥爭。」

「歇陀夫，對，」喜歡不甚解的有學問的句子的羅其姆切夫說，「你這說得對，」並且又繼續講下去道：

「我在家裏門響都害怕，夜裏不敢在樹林子裏走路，在這裏我却什麼也不怕。爲什麼變成這樣呢？是習慣呢，還是我的心在這次戰爭中變樣了，——烘硬了呢？我看見，有一種人怕得很厲害，可是我呢，無論你要把我怎麼辦，一點也不怕，——然而我本來却是一個和平的人，有家眷的人，從來沒有想過這戰爭。並不是生下來就愛打架的，我從小就不喜歡打架，即使有時喝醉了酒，也沒有去打過架，我反而會哭起來，大家都弄得可憐我。」

「你這是因爲看多了，」歇陀夫說，「你聽居民們講，並且看到像昨天大火那樣的事情就是有鬼也不害怕了。」

「誰知道呢，」羅其姆切夫說，「也有人是很害怕的。我們的營指揮員這樣說：我們拿着什麼——決不要放下。無論痛苦與否，無論噁心與否，——要站得穩。」

「是個堅強的委員，」歇陀夫說，「有苦的，也有噁心的事情。」

「很清楚，是一個好指揮員：世且用不着的地方就不去，愛惜自己戰鬥員的血。最主要的，什麼困難都和我們一同担當。我記得，他已經病得厲害，但是還在沼澤裏齊胸的站了一整天，弄得血都吐出來了，那時你們還沒有來。當坦克開向諾伏格勒·伏冷斯基（Новоград-Волынский）開的時候。到樹林裏晾乾一下。他躺着，軟弱得不成樣子。我走到他面前，說道：「上尉同志，吃點吧，我有香腸和麵包。」他眼睛不張開來，只是聽聲音才知道是我：『不用，』他說，『羅其姆切夫同志，謝謝，我不要吃。我要看到妻子和孩子的信，一開戰就把他們丟掉了。』天曉得，他真是這樣說的，我離開他，心想道：啊，是這樣，老弟，是這樣。」

伊格那季亦夫全身站起來，雙手伸直，嘆息了一聲。

「健康的鬼，」羅其姆切夫說。

「什麼？」伊格那季亦夫同時憤怒而又快樂地問。

「什麼嗎？沒有什麼。很清楚的事情。食物很好。可是做工，在村子裏做工，要苦得多。在這裏自然是要健康了。」

「是的，老弟，」不知是誰的嘲笑的声音從暗中說道，「在戰爭中，工作是不苦的，要是這麼一基羅半的彈片黏在腸子上，那時你就可以知道，什麼地方比較苦，在家裏呢還是在這裏。」

「這已經是庫爾斯克（Курск）的夜鶯^{①②}唱歌了，」歇陀夫說，並且向那暗中看不見的人問道：

「鬼，當德國人開槍的時候你不喜歡嗎？」

「好了，好了」一個憤怒的聲音回答道，「只有你是很歡喜的。」

不久營便出動了。只是傳出指揮員低低的聲音，或有什麼人因為被爬在森林道路上的樹根絆了一下而發出的罵聲。是走在一條在橡樹林中砍伐出來的狹長的小道上。樹木沉默着，樹葉也不低語，高高的，黑色

①② 庫爾斯克在蘇聯南部，那裏氣候溫和，夜鶯歌唱最美。

的，一動也不動的森林像鋼鐵鑄成似的聳立着。戰士們走到廣闊的林田野去，黑得發藍的星辰之天突然在他們頭上泛氾開來，當一顆迅逝的明星殞落時，心驚悸起來了，一會之後，森林又在他們週圍緊縮起來，在他們眼睛裏的是金色的星星之粥，攪和着橡樹枝的粗瓜子，砂子路在黑暗中模糊地發着白色。森林到盡頭了，他們走上廣大的平原。他們走在沒有割過的田地上，在黑暗之中根據落下穀粒的嗖嗖之聲，根據脚下乾草的吱吱之聲，根據在他們軍裝上擦過的麥桿的嚓嚓之聲可以知道那是小麥，那是大麥，那是蕎麥，那是燕麥。這沉重的兵士靴子在未割收穫的柔和身體上的動作，他們在黑暗之中接觸到的這像愁人細雨似的瀟瀟而落的穀粒，向許多鄉下人的心說明戰爭，說明血腥的侵略，比在地平綫上燃燒着的大火，比緩緩爬向星星的子彈的紅帶子，比在天上搖幌着的淡藍色的探照燈光，比遠處炸彈爆裂的震耳的火箭還要更加明亮，更加響亮。這是空前未見的戰爭：敵人踐踏了人民整個生活，他砍去了埋葬着母親和父親的墳場上的十字架，他燒掉了兒童的書藉，他在祖父們栽種蘋果和黑櫻桃的花園裏蹂躪，他縊扼向兒童們講述金冠雄雞故事的老婦人的喉嚨，他吊死鄉下的箍桶匠，鐵匠，鳴不平的老公公——更夫。烏克蘭，白俄羅斯，俄羅斯沒有知道這樣的人。蘇維埃土地上從來沒有有過這樣的人。紅軍在夜裏走着，靴子踏着自己祖國的小麥和蕎麥，向國營農場迫近，那裏，在白色的草舍中間，停着黑坦克，它們的身上畫着有尾巴的蛟龍。和善而安靜的人，伊凡·羅其姆切夫說道：「不，已經不用跟他們客氣了。」

在第一顆砲還沒有打出的時候，在小舍的附近，就是騎着德國步兵和坦克車手的地方，一個紅軍戰鬥員，他的姓名誰都沒有記住，翻過木柵，爬進廣場，爬往德國人昨天搬來的草堆那裏。哨兵發覺他，叫了一聲。紅軍戰士繼續默默的爬往草堆。這人的無畏使哨兵這樣驚訝，甚至使他手足無措了。當哨兵用自動槍放射一排的時候，紅軍戰士已經離開草堆幾步了。紅軍戰士把一隻燃燒流質瓶拋到一堆草堆上之後，便倒下死掉了。停在廣場上的德國坦克車，裝甲車，和小坦克車被燃燒着的紅黃火焰照耀着。榴彈砲立刻從六百米的距離開火。砲兵們看見，德國兵士怎樣從長形的營房裏跑出來。

「唉，步兵太慢了，」魯勉切夫向中隊委員聶夫杜洛夫(Невтулов)憤怒地說。

但是一會就有紅色的火箭發出進攻的信號。大砲立刻沉默了。當躺着的人從地上站起來的時候，有一剎時的沉默，然後在陰暗的叢林裏，沒有割過的小麥田裏，傳過拖長的，不高的，斷斷續續的「烏拉」聲。這是巴巴章陽的各連兵士在進攻。機關槍聲噠噠的響起，並且散亂地傳出步槍射擊的拍拍之聲。

巴巴章陽從通信員的手裏拿過電話聽筒。從戰鬥中傳來的第一連指揮員的聲音達到聽覺：

「衝進村郊了，敵人在逃着。」

巴巴章陽走到波加列夫跟前，委員看見營指揮員的黑色的發火的眼睛裏有眼淚。

「敵人在跑着，敵人在跑着，委員同志，」他喘不過氣來地說。「哎，可以切斷他們的，那些混蛋！」他叫了起來，「密爾察洛夫把柯赤特柯夫營調派錯了！爲什麼派到後腦勺子去呢，應該派到側面去呀。」

他們從偵察處看見，德國人從村邊廣場方面逃跑。其中有許多人不穿衣服，手裏拿着槍械和衣服捲。整個長營房燃燒着，停在廣場上的坦克車也燃燒着，在汽油運輸車的上面有高而大的烟霧瀰漫的篝火像活的紅色之塔似的升起。在兵士之中可以看見有軍官的身形，他們叫喊着，用手槍威脅着，並且也跑着。

「這是突如其來的意外，」波加列夫想道，看着那些在建築物之間亂鑽的兵士羣。

「機關槍，機關槍向前！」密爾察洛夫喊叫，跑向作爲後備軍的一連兵那裏去。他和機關槍手一同進入村子。

德國人沿着大路向離開國營農場九公里的馬爾契興那·布達村那方面跑去。許多坦克車和裝甲車走了，受傷的人和打死的人都被德國人帶走了。

已經黎明了，波加列夫巡視一下燒毀的德國汽車，這些車子發出被焚顏色和油的氣息，摸一下還沒有凍結的金屬。

紅軍戰鬥員微笑了，大笑了。指揮員大笑和開玩笑，甚至於受傷的

人都用沒有血色的嘴唇興奮地互相講述夜間的戰鬥。

波加列夫明瞭，這個突然的，急忽準備起來的對於國營農場的襲擊，在我們久長的退却中是一個小小的插曲。他在心靈上感到我們所失去空間的廣大，大城市工業區損失的全部重力，處在法西斯政權下的千百萬人的悲劇。他知道，這幾個月我們失去了幾萬個村莊，這一夜只收復一個。但是他體驗到無限的歡欣，因為他自己親眼看見，德國人怎樣四處逃跑，他看到他們叫囂的，嚇昏的軍官。他聽見紅軍戰士們高聲快樂的談話，他在一個來自遙遠的亞美尼亞（Армения）的指揮員的眼睛裏，看到歡欣的眼淚，當戰士們在烏克蘭和白俄羅斯的交界處，從德國人手裏奪到一個小村莊的時候。這是勝利之大樹上的一粒極小的穀子。

他是全團中唯一真正知道夜襲軍隊所處狀況的人。師團委員送別他的時候，曾說：

「要堅持，要堅持到最後一個人。」他在戰綫司令部裏看到一張地圖，他清楚的想像得出團的任務：堅守行經國營農場的大道，不讓德軍部隊竄向退却軍後方的公路那裏去。他知道，團的面前是一個很不容易的命運。

早晨七點鐘的時候，德國轟炸機飛來。

它們突然從樹林後面出現。「天空！」——哨兵叫道。垂直降下的飛機破壞飛機隊的隊形，形成單縱陣，然後又兜了一個圈子，把領頭的飛機落在最後一架被領飛機的尾後，緩緩地，注意地注視地面，在國營農場上空作「跑馬」式的旋轉。這惱人的可怕的旋轉繼續了一分半鐘。地上的人們，像玩捉迷藏似的，彎着腰，從這個躲藏處跑到那個躲藏處。「躺下，別跑！」指揮員們叫道。突然領頭的那架飛機垂直降下，接着是第二架，第三架，炸彈號叫着，炸裂像鋼鐵似的撼動地擊響着。黑烟，炸成碎片的泥土和塵灰充滿空中。躺着的人竭力和地面貼得更加緊些，利用地面上每一個深窪的地方，他們好似被炸彈的鳴叫聲，炸裂的轟響聲，從垂直降下的飛機中發出的摩托的號叫聲，壓進地裏去了。

一個躺在地上的戰士爬起來，用自動槍向垂直下降的飛機射擊。這是伊格那季亦夫。

「你幹什麼，要你來暴露我們做什麼，立刻停止！」坐在縫隙裏的梅桑斯基叫道。

但是那戰士不聽，繼續射擊着。「我命令停止射擊，」梅桑斯基叫道。離他很近的地方，又有一個自動槍手開起槍來了。「那裏又是誰，那一個鬼……」梅桑斯基喊叫，回顧一下，突然啞言。是委員波加列夫射擊……

「轟炸沒有給德國人什麼好處，」團部參謀長說，「你們想想看：鬩斗似的燙了三十五分鐘，——拋下了五十來顆炸彈，結果是——兩個輕傷的人和一架轟碎的機槍。」

當參謀長報告轟炸的微末結果時，波加列夫嘆了一口氣。他心裏想：「不，結果並不這樣小，——人們又低聲的說話了，眼睛又寂寞了，驚惶了，那寶貴的情緒不見了。」

這時柯士洛夫走來。他的臉好像瘦些了，並且覆蓋着一層陰暗的凝脂，就像那些從戰鬥的烘焙中退出的人們在臉上所覆蓋的一樣。這是大火的煤烟嗎，這是炸裂的烟霧嗎，還是空氣之浪所掀起的，和戰鬥的苦汗所混合的纖細塵埃呢，——只有天曉得。在戰鬥之後，面孔總會瘦些並且發黑的，顯得嚴肅些，眼睛安靜些，深陷些。

「團指揮員同志，」他報告道：「查伊切夫（Зайцев）偵察回來。德國坦克車開到馬爾契興那·布達，他數了一下，將近一百。車子大多數是中型的，但也有一些是重的」

密爾察洛夫向蹙着眉的指揮員們的臉看了一眼，說道：

「你們看，同志們，我們很成功地扼住德國人的喉嚨了。」

他走往國營農場的廣場那面去。

紅軍沿路挖戰壕，掘坑，以便消滅坦克。

美麗的，有些厚顏的柴維列夫（Жавелев）低聲的問羅其姆切夫道：

「羅其姆切夫，你第一個衝進德國的倉庫，那裏據說有一百打錶，真的嗎？」

「是的，倒是一筆財產，不但給孫子，就連給重孫也够了，」羅其姆切夫說。

「拿點做個紀念沒有？」柴維列夫向他擠擠眼。

「你說那裏話，」羅其姆切夫喫了一驚地說，「天性不讓我做這種事情，我碰到他的東西要噁心。並且拿了做什麼呢，我是進行決死的戰鬥。」

他環視一下，說道：

「看伊格那季亦夫，伊格那季亦夫——我們鏟一鏟子，他鏟三鏟子。我們兩個人挖一條溝，他一個人挖兩條溝。」

「他還唱着歌呢，媽的，」歇陀夫說，「並且已經兩晝夜沒有睡覺了。」

羅其姆切夫傾聽着，舉起鏟子來：

「真的，他唱着呢，」他快樂地說，「你有什麼說的。」

八

馬麗雅·紀木弗亦夫娜·赤列德尼成果（Мария Тимофеевна Чередниченко），師團委員的母親，一個臉色黧黑的七十歲的老婦，要離開自己的故鄉了。鄰女們叫她白天走，但是馬麗雅·紀木弗亦夫娜要烘上路的麵包，要到第二天的夜裏才烘得好。早晨集體農場主席要走了，她決定和他一同走。孫子，十一歲的廖涅（Леня），在基輔（Киев）學校裏放學之後，在開戰前三星期，到她鄉下來暫住。從開戰以來，她沒有接到兒子的信，她決定帶了孫子到伏羅希洛夫格勒（Ворошиловград）去，到他三年前去世的故母的父母那裏去。師團委員已經幾次請母親到他那裏去，——在基輔的大住宅裏，她可以舒服些，便利些生活。她每年到他那裏去作客，但是往常在兒子那裏總不出一個月。兒子會領她在城裏乘車遊逛，她會兩次到過歷史陳列館，很喜歡看戲。戲院裏的觀眾們懷着興趣和敬意觀看這位坐在池座裏第一排的，高大嚴峻的，有着一雙多皺的勞動之手的老農婦。兒子總是在最末一幕戲開幕之前來，因為他歇工得很晚。他們在觀眾等候室裏並肩散步，大家都散開來，讓路給他們走——一個肩上披着黑巾的嚴峻的老婦和一個有着師團委員的極高銜頭的，臉色同樣黧黑並且和她相像的軍人。「母親

和兒子，」——女人們打量之後低聲地說。

一九四〇年馬麗雅·紀木弗亦夫娜生了病，沒有到兒子那裏去；他在七月裏，去作演習，會順路到她跟前來住兩天。這次會見時兒子請馬麗雅·紀木弗亦夫娜搬到基輔去。妻死後，他一個人住着，他總擔心，廖涅沒有女人的愛撫生長着。並且使他悲痛的是母親已經七十歲年紀了，還繼續在集體農場裏做工，到遠遠的井裏去汲水，自己劈木柴。

她默默的聽着他的議論，在花園的蘋果樹下倒茶給他喝，這棵蘋果樹是父親當着他的面種的，傍晚的時候她和他一同到墳場上去看父親的坟。她在墳場上說：

「難道我可以離開這裏嗎？我要死在這裏了。你原諒我吧，兒子。」

現在她却收拾着要離開生身之地的村子了。在出發的前夜，她到熟識的一個老婦家去。孫子和她一同去。他們走近村舍，看見大門洞開着，院子裏站着一個獨眼老人萬西里·卡爾泊維赤（Василий Карлювич），集體農場的牧人。一隻淺紅色的主人的狗，垂着尾巴，倚傍着他。

「噯，紀木弗亦夫娜，已經都走了，」萬西里·卡爾泊維赤說。「我們以為你們一早就走了。」

「不，我們明天走，」廖涅說。「主席派馬給我們。」

落日照耀着由女主人的勤勞的手所拿來放在窗台上的開始發着玫瑰色的番茄。在小庭園裏使人娛悅的豔麗花朵，枝下撐着支柱的刷着白灰的小菓樹。在木柵的橫木上橫着一個削得很平正的大門藉以關閉的樹杈又，菜圃裏，在綠色的莖葉之間，西瓜發着黃黃的顏色，看得見玉蜀黍成熟着的穗子，大豆和豌豆的豆莢，黑眼睛的向日葵圓圓地看望着。

馬麗雅·紀木弗亦夫娜走進被遺棄的房屋。這裏還有着和平生活，主人們愛潔和愛花的痕跡：窗台上放着參差的玫瑰花，屋角裏是一棵很大的，葉子深暗的無花菓樹，欄上是檸檬樹和兩盆纖細的蛋椰樹。屋子裏所有的一切：就連有着被燒紅的鐵留下黑圓痕的廚房桌子，畫有白色雛菊的綠色吊掛水壺，放着從來沒有誰用來喝過茶的小茶杯的碗櫥，牆上掛的陰暗的圖畫，——一切的一切都說明在這被棄的屋子裏所過的永長生活，說明祖父，祖母，在桌子上遺下一本「本國文學」教科書的孩

子，說明安靜的冬日之夜和夏日之夜。成千成萬這種白色的烏克蘭小舍已經空着，建築這些房子，在房子週圍種滿樹木的主人們蹙着眉，用鞭子揚着塵灰，沿着展向東方的大道走去了。

「老公公，他們把狗遺下了嗎！」廖涅問道。

「不願意帶牠走，我將養活牠，」老人說，並且哭起來了。

「喂，哭什麼？」馬麗雅·紀木弗亦夫娜問。

「啊，什麼，什麼，」老人說，並且用一隻手揮了一揮。

他用他那隻黑指甲已被勞動畸形化了的手做出這種沉重的動作，表示整個生活都坍塌了。

馬麗雅·紀木弗亦夫娜急急忙忙的走向自己家裏去，蒼白的瘦削的廖涅幾乎追不上她，問道：

「奶奶，你以為怎樣，母雞有脊柱嗎？」

「別作聲，廖尼赤卡（Леничка），別作聲，」她說。

在這條村街上走過她是多麼痛苦啊！她曾經經過這條街道被簇擁着送到教堂裏去行婚禮。她曾經在這條街上送過父親，母親，丈夫的棺材。明天她要坐上馬車，在急促收拾起來的包裹之間，離開這所她在那裏做了五十年女主人的房子，在那裏養大孩子的房子，安靜的，懂事的和富於同情心的小孫子到她這裏來小住的房子了。

在被溫暖的夕陽所照耀着的村子裏，在白色的村舍裏，在小花壇和可愛的花園之間有人在低聲私語，說是直到河邊沒有紅軍，說是老人和景果（Котенко），就是那位在集體化時到頓巴斯（Донбасс）去，後來又重新回來的老人，吩咐他的老婦用白堊刷在小屋上，像過復活節似的。寡婦古林斯卡雅（Гуленьская）站在井邊向大家說道：

「據說，他要來分田，人家說，他是信上帝的。」

陰暗不潔的謠言在全村傳播。老人們走到街上去，向那每晚在粉紅色的夕照之中畜羣吃草之後從那裏回來的方向觀看；德國人一定會從那裏，從那遙遠的森林背後，從那向來長有很多菌蕈的橡樹林裏出現。女人們哭着，抽噎着，在花園裏和房子底下挖坑，把他們可憐的財物放進去，——被窩，氈靴，碗盞，並且向後回顧着。西方是明亮的，安靜的。

集體農場主席葛里斯成果（Грищенко）到老人柯景果那裏去拿四隻麻袋，這是柯景果在一月前借他的。

柯景果是一個身長闊肩的老人，年六十五歲，有着一撮叢密的鬍子，坐在桌子跟前看他的老女人怎樣塗抹房子。

「你好啊，」葛里斯成果說，「我來跟你拿我的麻袋的。」

柯景果譏笑地問道：

「你預備上路了嗎，集體農場主席？」

「怎麼辦呢，應該走啊，」葛里斯成果說，狠狠的看了老人一眼。這老頭子這兩天好似腰板伸直了，言語變得含着諷意了，不慌不忙的了，他並且對葛里斯成果用「你」（Ты①②）來稱呼了。

「是的，是的，應該走了，」老人對他說，「你怎麼好不走呢，村蘇維埃主席走了，辦事處的人都走了，記賬員走了，你們的人幾乎都走光了，郵差走了，所有工作隊長也都走了。」

他哈哈大笑起來。

「你看，是怎麼一回事。麻袋我不能還你了：你明白嗎，被我女婿拿去，裝麥子到「白井」（Белый Колодец）去了，葛里斯成果點點頭，說道：

「好吧，丟就丟了吧。你爲什麼想到要刷房子呢？」

「刷房子？」那老人重問了一聲。他想對主席說，爲什麼他刷房子。但是謹慎的，隱晦的，慣於隱藏秘密的他立刻害怕起來了。「誰知道他呢，也許他拿起來就開一槍，」——他心裏想道。他好似快樂得陶醉了。他要現在，雖然西方還空空的，雖然主席還在挨家走着，馬上就把他心裏所有的一切都說出來，把他在冬日之夜所想的，甚至連跟自己的老女人都沒有談過的一切都說出來。四十年前他曾經到他那位在一個愛沙尼亞（Эстония）富農家裏當僱農的叔叔那裏去過一趟。像一首對於他永久震響着的詩篇似的，關於一個美麗家畜院子的回憶，那裏用肥皂先濯士敏土地皮，關於火磨，關於主人本人，那個穿着美麗的縫滿着毛皮衣的，堅實和留鬚的老人的回憶，進入他的心裏和靈魂裏。他幾次

①②在俄文裏，一般稱呼人是用Вы（您，一作你們解），以示尊敬，改用Ты（你）時，含有輕視之意。

的想起美麗的，畫着明亮的花朵的小襪，年輕的，愛動的，同時又很聽話的馬，來到光亮的，清潔的台階跟前，還有穿着他那件著名皮衣，頭戴高高的貴重的帽子，臂套繡花袖子，腳穿軟和溫暖氈靴的主人。他記得他怎樣巡行森林一週，僱農們在那裏鋸木柴，主人從袋裏拿出一個小瓶子，把精巧的塞子一旋，喝一口用紅褐色菓實所浸的伏德卡酒。這並不是商人，這並不是貴族地主，不，這是農夫，真正的農夫，但是有錢的農夫，有力的農夫。於是要做成這樣富有的農夫，擁有美麗的紅色的乳牛，羊羣，幾百隻玫瑰色的大豬，做成這樣一個在他農場裏有幾十個健壯聽話的僱農做工的農夫，便成爲柯景果的幻想，生命，呼吸了。他激烈地，不知倦怠地，聰明地設法實現他的幻想。一九一五年他有六十俄畝田地，他造了一個蒸汽舂穀站，革命奪去了他的幻想，他生活的意義。他的兩個兒子都投進紅軍，在內戰中戰死了。柯景果不許妻子把他們的照片掛在牆上。柯景果希望着，祝禱着。一九三一年他到頓巴斯去，在煤坑裏做了八年工。富農生活的詩篇仍不願意，不能夠死去。

現在他覺得，實現這個幻想的時機來到了。

對於老婦乞列德尼成果的妬羨幾年來一直苦惱着他。柯景果看見，他想要在沙皇政權時代獲得的榮譽，她竟在革命後的勞動生活中獲得了。他被領到城裏去，她在戲院裏發表演說。柯景果不能平心靜氣的看着登在區報紙上的她的照片，——嘴唇薄薄的，肩上披着黑巾的老婦用聰明而不和善的眼睛看着人，他覺得，好似她在譏笑他。「哎呀，柯景果，你不是這樣過活的，」她的臉好似在說。憎恨包圍住了他，當他看見這老太婆安安靜靜的到田裏去做工的時候，當鄰人們說：

「紀木弗亦夫娜到基輔去看兒子，中尉趁了藍汽車來接她。」

但是現在柯景果已經知道：他並不是白等，對的是他，而不是她。他不是徒然留了這把像愛沙尼亞富農所留一樣的鬍子，他並不是徒然等候，徒然希望。

但是看了一眼探索地望着他的主席，他抑止住了，並且安慰自己道：「等一下，等一下，你再多等一會，現在不是只要等一天了嗎，只要等一天了。」

「誰知道它呢，」他打呵欠地說，「誰知道它呢，這種時候女人腦

袋裏竟會來了個刷房子的念頭，既然是女人要，難道你還能拿她怎麼辦嗎。」

他走出來送主席，長久的看着空曠無人的道路，思想在他的腦袋裏快樂和激動地私語着：

「乞列維成果（Черевиденко）把房子造在我的土地上，那末房子就是我的，乞列維成果若要仍舊住在這房子裏，他就得用金幣付我的租費……集體農場的馬房是設立在我的土地上，那末馬房就是我的……集體農場的花園是設在我的土地上，那末櫻桃和蘋果也就是我的……集體農場的養蜂場也是我的，我要證明，這些蜂房是革命時搶我的……」

道路安安靜靜的，空空無人的平躺着，纖灰不揚，沿路的樹木也不悉索私語。紅色的。飽滿的，恬靜的太陽落到地裏去了。

「啊，總算等到了，」柯景果想。

九

廖涅問道：

「奶奶，我們來得及走嗎？」

「來得及，廖尼赤卡，」馬麗雅·紀木弗亦夫娜回答道。

「奶奶，我們爲什麼老是退却：難道德國人更厲害些嗎？」

「你睡吧，廖尼赤卡，」馬麗雅·紀木弗亦夫娜說，「明天，只要等一天亮我們就要走了，我也來躺一會，休息休息，然後再來收拾。我喘不過氣來，好似一塊石頭放在胸口。雖然想要拿掉它，但是沒有氣力拿它。」

「爸爸沒有被打死嗎，奶奶？」

「你說那裏話，廖涅，你的爸爸是打不死的。他很厲害。」

「比希特勒更厲害嗎？」

「更厲害，廖尼赤卡。他曾經是種地人和我們的祖父一樣，現在是將軍。他很聰明，你知道，他是多麼聰明啊。」

「爸爸老是不說話，奶奶。他抱我坐在膝上，不說話。就有一次我和他一同唱過歌。」

「睡吧，廖涅，睡吧。」

馬麗雅從來沒有感受過像今天這樣的軟弱。事情很多，氣力突然都消失了，她覺得自己衰老，軟弱。她把棉被鋪在長凳上做床，放了一個枕頭便躺下睡覺。因為燒着爐子，所以很熱。從爐子裏拿出來的熱麵包，像太陽似的金黃色的，發出香噴噴的，甜蜜蜜的氣息，並且從它們身上發出溫暖來。難道她已是最後一次從自己的爐子裏拿出麵包嗎，難道她將吃不到用自己的小麥所做的麵包了嗎？思想在她的腦袋裏攪混了。

小時她是這樣躺在溫暖灶台上，躺在父親毛茸茸的皮外套上看着母親從爐子裏拿出來的烘餅。「曼卡(Манька)⊕⊗！去吃早飯吧，」祖父招呼她道。現在兒子在什麼地方？他還活着嗎？怎麼去找呢？「曼卡曼卡，」妹妹招呼她，她用赤光的瘦細的腳在涼快的泥地上跑過。所有的照片都帶走，照片都從牆上拿下。花留下。菓樹留下。所有的墳墓也都留下。她不到墳場上去告別了。小貓也留下了。據集體農民們講，被焚的村莊裏只留下小貓。狗跟主人走了，貓是跟住處習慣了的，所以不願意走。喔唷，多麼熱啊，多麼難於喘氣啊，雙手多麼沉重啊。雙手現在感覺到老婦在她七十年生活中所做的偉大工作。眼淚只顧流着，流着。當狐狸從鵝羣裏拖去一隻最肥的母鵝時，她曾這樣哭泣。晚上回家，母親悲哀地說：

「曼卡，我們的母鵝呢？」

她哭着，眼淚在面頰上流着，嚴峻的，向來沉默的父親走到她跟前，扶摩着她的頭，說道：「別哭，我去追得來，別哭。」她覺得，她現在也是由於甜蜜的幸福而哭泣的，當她覺得在自己的頭上有父親柔和的毫毛茸茸的手扶摩着的時候。在她一生中這痛苦的最後一夜的時間好似在偷偷的消逝着，她的童年又來到了，她必須離開的村舍也來了，處女時代，嫁後生活的最初幾年也來了。她聽到她襁褓嬰兒的哭聲，女友們快樂而狡猾的竊竊私語聲，她看見年輕有力的黑髮的丈夫，她在桌子跟前款待客人，她聽到刀叉的叮噠聲，硬得像蘋果似的鹹黃瓜的剖切聲。這是祖母教她鹹的黃瓜。客人們唱起歌來了，她用她那年輕的嗓音給他們和唱，她感到農夫們對她的注視，丈夫以她為驕矜，親暱的幌着腦袋

⊕⊗ 即馬麗雅的愛稱。

，老人阿芳那西（Афанасий）說道：「喔唷，馬麗雅……」

她一定是睡着了。後來她被非常的，奇怪的喧聲驚醒，這樣的喧聲至她生身之地的村子裏從來沒有聽見過。醒來的廖涅招呼她道：「奶奶，奶奶，快些起來！奶奶，我請你不要睡了。」她迅速的走到小窗戶跟前，把窗簾拉開，看了一看。

這是黑夜呢，還是又來了一個可怕的白天？一切都變成玫瑰色的了，好似整個村子——低矮的村舍，白樺樹幹，花園和柵欄——都被血水發滿了。聽到射擊聲，汽車摩托的鳴響聲，喊叫聲。德國人衝進村子了。侵略軍開來了……從西方來的侵略軍，——帶着完善的無線電收發員，用鎳，玻璃，鎢，鉛所做的無線電機，帶着人造膠皮工廠裏所造的汽車輪子，法西斯蒂好似對於歐洲的科學和勞動所造的完善的汽車害羞，所以在車子上畫了他們殘酷野蠻的象徵——熊，狼，狐狸，龍，人頭骷髏和交叉的骨頭。

馬麗雅·紀木弗亦夫娜明白，她的死神來到了。

「廖涅，」她說，「跑到牧人萬西里·卡爾泊維赤家裏去，他會領你走，把你領到爸爸那裏去。」

她幫助孫子穿衣服。

「我的帽子呢？」他問道。

「現在暖和，就別戴帽子去吧，」她說。

他好像大人似的，立刻明白，為什麼不應該穿上金色鈕扣的水手短上衣。

「七星槍和釣魚鈎可以拿嗎？」他低聲的問道。

「拿去，拿去，」她把玩具黑手槍交給他。

馬麗雅·紀木弗亦夫娜把孫子抱住，吻他的唇。她對他說：

「去，廖尼赤卡，告訴父親；母親向你鞠躬，低低的，直彎身到地上，你，小孫子，記住奶奶，別忘記我。」

當德國人向他們院子這面走來的時候，他跑出村舍。

「經過菜園跑，經過菜園，」祖母在他後面叫道。

他跑着，似乎她告別的話永久沉在他亂紛紛的童心裏了。他不知道，這些話會在記憶裏重新迸發出來，並且永久不會忘掉它們。

馬麗雅·紀木弗亦夫娜在村舍的門限上遇到德國人。她看見老頭和景果站在他們背後。甚至於在這可怕的時分老頭的眼睛都使馬麗雅·紀木弗亦夫娜驚異：一對眼睛貪慾地，探索地看着她，在她的臉上尋找無措和懼怕。

高高的，瘦削的一個德國人，臉上儘是塵灰，污穢和汗水，他用俄語詢問，竭力要說得清楚，好像是用大字母印着的：

「你是委員的母親嗎？」

她感覺到死亡，便更加伸直了她筆直的身軀，拖長和低聲的說：

「我是他的母親。」

德國人緩緩地注意地看看她的臉，看看列寧的像，然後又看一眼爐灶，收拾好的床鋪。站在他背後的兵士們環視一下村舍，老婦用銳利到蔑視的目光捉住他們迅速的，精明的視線，他們的視線停在桌上的牛奶壺上，繡着紅雄雞的手巾上，小麥麵包上，一塊一半包在潔淨的布塊裏的脂油上，在窗台上發着魯賓石^{●●}之火花櫻桃汁瓶上。

一個兵士低聲地，親切地說了些什麼，其餘的人都高聲地大笑起來。馬麗雅·紀木弗亦夫娜藉她尖銳到神聖蔑視的感覺，瞭解了兵士們所說的話。這是爲了好吃的東西落到兵士手裏之後所開的普通的丘八玩笑。老婦抖了一下，突然明白德國人對她所持的那種可怕的漠視。這位準備接待死神的七十歲女人的偉大災禍並不使他們發生興趣，並不衝動他們，激動他們。老婦是隨便站在麵包，脂油，手巾，布疋等面前，但他們是要吃和喝。她並沒有激起他們的憎惡，因爲她對於他們是並不危險的。他們看她，是像人們看小狗小牛一樣。她站在他們面前，是一個不必要的老婦，也不知是爲什麼她生存在對於德國人有生命必要的空間。

在地上沒有，並且也沒有有過比這種對人漠視態度更加可怕的什麼東西。德國人向前推進，在地圖上註出行進的綫，在日記簿上記下吃掉蜜糖的數量，描寫落雨，在河裏洗澡，月夜，和同伴們的談話。其中只有很少數的人寫到在無數名稱難於記住的很快就要忘記的村子裏殺人的事情。這似乎是合法而枯燥的事情。

●●一種蘇聯出產的紅寶石，因顏色鮮麗奪目，在不同光亮中，變化無窮，故一稱變石。

「委員的兒子在那裏？」德國人問道。

「你難道也和孩子打仗嗎，混蛋！」馬麗雅·紀木弗亦夫娜問道。

她躺倒在村舍的門限下，德國坦克車手竭力跨步越過一灘黑血，前前後後的走着，把東西搬出去，興高采烈地互相談論着：「麵包還是熱騰騰的」「你假使是一個體面人，那末拿了五塊手巾也得給一塊我。啊？你以為怎麼樣？因為這樣繡着雄雞的手巾我連一塊也沒有啊。」



房間中央放着一張桌子，桌子上蓋着一塊白台毯。桌子上放着蜜糖，酸奶皮，烏克蘭杜製的香腸，裏面塞的是脂油和大蒜，盛着牛奶的深顏色的大陶器壺。茶鼎在桌子上沸滾着。

謝爾蓋·伊萬諾維赤·柯景果（Сергей Иванович Котенко）穿着黑上衣，——上衣上閃爍着石腦油精的鱗片，穿着黑背心，用高貴細法布所做的繡花白襯衫，招待德國客人——少校，坦克隊的指揮官和黑皮膚的，戴金絲眼鏡的，軍裝袖子上綴着白骷髏的老年軍官。軍官們經過長久的夜行軍之後，他們的臉都變得蒼白了。

少校喝了一杯深棕色的乾爛牛奶，打着呵欠，說道：

「我很歡喜這牛奶，它使人想起巧格力糖。」

謝爾蓋·伊萬諾維赤把盤子推到客人面前去，說道：

「請吃呀。你們為什麼一點也不吃呢？」

但是疲倦了的軍官們不願意吃，他們打着呵欠，懶洋洋的用叉子翻弄盤子裏香腸的節環。

「應該把這老頭子擺佈出去，還有他的太太，」戴眼鏡的軍官說，「我簡直被這石腦油精的氣味聞得透不過氣來了，該戴上防毒面罩了。」

少校笑了起來。

「嘻嘻蜜糖啊，」他說，「太太寫信給我說：多吃點烏克蘭蜜糖。」

「小孩子找着了嗎？」戴眼鏡的軍官問。

「沒有，暫時還沒有。」

少校拿了一塊麵包，塗上一坯牛油，然後用匙子去挖了一下砂糖化的蜂蜜塊，把它堆在麵包上很快的吞了下去，並且喝了幾口牛奶。

「真不壞，」他說，「我向你保證。」

柯景果很想問一聲，關於他房子，集體農場馬房，蜂房，花園的權利，應該向誰提出聲明。但是難於瞭解的胆怯的感覺包圍住了他。以前，他以為，德國人一來他就可以覺得輕快和自由了，他將和他們一同圍桌而坐，談話，講說。但是他們並沒有請他坐下，在他們譏笑的呵欠的面孔上他看到漠視和倦怠。他們和他說話的時候，忍不住地皺起眉毛來，他的小心的耳朵捕住不瞭解的德國話，看來，是懷着譏刺和蔑視談論到他和他的妻子。

軍官們從桌子跟前站起來，說着同一不瞭解的字，大概是懶惰的問候語，他們走到街上去，走往學校，勤務兵給他們搬床鋪到那裏去。

已經黎明了，快要燒完的火場在冒着烟。

「怎樣，莫特里雅(Мотря)去睡覺已？」謝爾蓋·伊凡諾維赤問。

「我睡不着，」妻說。

恐怕和懼怕的感覺逐漸包圍柯景果，愈來愈厲害。他看一下桌子，沒有吃動的食物，因為他本來幻想會有快樂隆重的歡宴，會在他榮華富貴新生活的開始說句同情的賀詞。

他躺到床上去，但好久睡不着。在腦子裏煩惱着的思想是死在紅軍裏的兒子，乞列德尼成果老婦。他沒有看見她的最後數瞬：當她揮手要打軍官的時候，謝爾蓋·伊凡諾維赤跑到院子裏，站在柵欄跟前。他聽到村舍裏傳出來的槍聲，他的牙齒激動得撞擊起來了。但是走出來找他的軍官是這樣安靜，從村舍裏搬東西出來的兵士是這樣親切和事務化的交談，所以謝爾蓋·伊凡諾維赤也就安心了。「那老太婆簡直發昏了，」他想到，「想打軍官的耳光。」他哼了一聲，翻身側着睡。石腦油精的氣息使他難受。腦袋被這氣息聞得沉重起來了，太陽穴裏敲打得厲害。他輕輕的爬了起來，走到箱子跟前，箱子裏放着冬衣，把妻子所藏在裏面的兒子們的照片拿出來，兒子們穿着布喬納軍裝(Буденновка●●)，腰裏掛着刀。他掃視了一下高顴骨，圓眼睛的，從照片上向他好奇地凝視着的少年，他把照片扯碎，把碎片拋在爐子裏。之後他又重新躺下。他不知為什麼立刻悲哀起來了，安靜起來了。「現在隨便它要怎樣就怎樣吧，」他想，並且也就睡着了。

●●布喬納(Буденный)為蘇聯元帥，革命時率領騎兵殲敵。

他在九點多鐘醒來，走到街上去。全村充滿着塵埃。一批一批大型的載重汽車載了步兵開進村街。兵士們成羣結隊地挨家去遊逛。他們瘦削的，晒黑的面孔可疑地和異樣地注視着。

「看這樣的力量，」謝爾蓋·伊凡諾維赤想道。他聽見從井那裏傳來叫聲，他環視了一下。乞列維戎果的小女兒岡娜（Ганна）領了水桶，急急忙忙的往自己家裏走，一個長身材的小夥子，穿着一雙厚底的黃靴子跨着大步追趕她。「哎喲，善心的人們，我們的房子燒起來了，他們放火燒的，可咒詛的人，並且還不讓救火！」她哭着叫喊。

長身材的兵士追上她，強迫她把水桶放下，很快的不知說了些什麼話，握住她的手，注視她哭着的眼睛。又走來兩個兵士，笑着開始說話，撐開手，不讓路給那姑娘走。然而草屋蓋却被快樂的，活潑的，無憂無慮的，像夏日早晨的太陽似的明亮的黃火焚燒着。塵灰蓋滿了街道，灰塵落在人們的臉上，焦臭的氣息充滿空中，在已經燒盡的火場上嫋嫋着一縷縷白色的烟絲，高高的烟囪像悲哀的紀念塔似的聳立在已毀的住房上。有些灶台上放着壺罐和鐵器。眼睛被烟燻得發紅的女人和孩子們，在火場裏挖掘着，挖出被燒過的用具，鍋子，還完好的鐵器。謝爾蓋·伊凡諾維赤看見兩個德國人預備擠一頭乳牛的牛奶，一個人端了一盤子切碎而拌鹹的馬鈴薯給乳牛。乳牛不信任地用濕潤潤的嘴唇吃盡美食，斜視第二個德國人，那德國人正拿一隻搪瓷桶去張着牠的乳房。在池子旁邊聽到有熱鬧的德語談話聲，受驚的鵝叫聲。幾個兵士作田雞式的跳躍，張開着手捉鵝，有兩個完全一樣的淡紅髮的少年，齊腰站在水裏，從池子裏驅趕着鵝。紅髮少年從水裏走出來，光着身子走往正行經廣場的年老的女教員安娜·彼得羅夫娜（Анна Петровна）的面前。他們扮着鬼臉跳起舞來。兵士們注視着這舞蹈，哈哈大笑。

謝爾蓋·伊凡諾維赤走往學校裏去；那裏，在從前孩子們下課時所玩的鞦韆架上吊着集體農場主席葛里斯戎果。他赤着的脚眼看就要觸到地面了，——脚上有胼胝，腳趾是彎的。他那變得陰暗的，挂着凝結着的血的臉，直視着謝爾蓋·伊凡諾維赤，謝爾蓋·伊凡諾維赤不禁哎呀一聲：葛里斯戎果在譏笑他呢。他用可怕的，粗野的目光看着他，舌頭拖出着，垂着沉重的頭問道：「怎樣，柯景果，等到德國人了吧？」

謝爾蓋·伊凡諾維赤的頭腦裏混亂起來了。他要喊叫，但是喊不出，他揮了一下手便轉身走了。「啊，看，我的馬房，」他出聲的說，注意的細看火燒場的黑色痕跡——突出的樑木，橫檔，柱子。他走到養蜂場去，遠遠的就看見被毀的，被翻轉的蜂房，就聽見蜜蜂遲鈍的嗡嗡聲，這些蜜蜂好像是護衛着佈置在白楊樹下的年輕的養蜂處身體似的。「啊，看，這是我的養蜂場，」他說，「看，這是我的養蜂場。」他站着，看着那盤旋於養蜂處屍體之上的黑黑的一團蜜蜂。他走去看看集體農場的花園，——枝頭上連一葉蘋果，一隻梨都沒有了。兵士們在鋸桌樹，用斧子砍它們，罵木材的纖維過於頑韌。「梨樹和櫻桃樹比別的什麼樹都難砍，」謝爾蓋·伊凡諾維赤想道，「它的纖維是絞着的。」

集體農場花園裏的廚房冒着烟。廚子在摘着鵝的毛，用剃刀刮着切開的小豬肉皮上的鬃毛，削着馬鈴薯，從集體農場菜圃裏拿來的胡蘿蔔，紫蘿蔔。幾十幾百個兵士在樹下躺着或是坐着，嚼着，嚼着，高聲的咂着嘴，舐着唇，噙着白蘋果的甜汁，滿含糖質的梨子的甜汁。這咂嘴聲，謝爾蓋·伊凡諾維赤覺得，蓋過了一切聲響：開來的一批汽車的嗚叫聲，摩托聲，叫喊聲，乳牛拖長的吼叫聲，鳥雀的噪叫聲。並且覺得，即使從天上發出一個巨雷聲，這幾百個合拍地，快樂地咀嚼着的德國兵的強大急促的咂嘴聲也會把它蓋過。

在謝爾蓋·伊凡諾維赤的腦袋裏一切都混亂了，混亂了。他在林子裏徬徨着，也不知道往那裏去，是爲了什麼而走來走去。女人們看見他閃避到旁邊去，孩子們逃到院子裏去，躲在柵欄旁邊的深草裏，男人們用昏瞎的，看不見的眼睛看着他，在他面前走過，對於他所問的問題並不答覆；不怕死的老婦們用枯乾的褐色的拳頭威脅他，用粗言辱語罵他。他在村子裏走着，眼睛看着旁邊。他的黑上衣上面蓋着一層塵灰，流汗的臉已經污穢了，腦袋痛得厲害。他覺得，太陽穴裏被那老是往鼻管裏爬的石腦油精的沉重而劇烈的氣息敲打着，甚至於耳朵裏都喧鬧着友誼而快樂的咂嘴聲了。

黑色的汽車在黃色和灰色的灰塵中還是走着，走着，一批一批瘦削的德國人，等不及有小梯級的後門打開，便跨過高高的黑橫樑，跳到地面上，跑到白色的村舍裏去，鑽進菜圃裏，花園裏，堆貨小舍裏，家禽

棚裏去。

謝爾蓋·伊凡諾維赤回家，在門限上停住。昨晚上他所準備的豐盛的筵席，已經被糟塌了，嘔吐得污穢了，推倒的空瓶狼藉在桌子上。吃醉的德國人，搖搖幌幌的在房間裏躑躅着；一個用撥火棒在戳爐子的黑肚子，另一個人站在小茶几上把晚上所掛的新繡的手巾從神像上摘下來。他看見謝爾蓋·伊凡諾維赤，眯了眯眼睛，迅速地說出一句很長的德國話。廚房裏傳出高聲的，迅速的，快樂的啞嘴聲：德國人在吃脂油，蘋果，麵包。謝爾蓋·伊凡諾維赤走到門斗子裏，在門斗子的黑屋角落裏，在盛水的小桶旁邊，站着他的妻。

可怕的痛楚捉緊他的心。她，沉默的，順從的，聽話的他的妻，一生沒有一次碰過他的毫髮，一生沒有一次向他說過高聲的粗魯的話。

「莫特里雅，我可憐的莫特里雅，」他低聲的說，突然語塞了。年輕的，明亮的眼睛注視着他。

「我想把兒子的照片拿走，」她說，他簡直辨不出她的聲音了，「你昨夜裏却把它們扯碎扔在爐子裏了。」於是她便永久離開這門楣被辱的房子了。

柯景果仍舊留在半黑暗的門斗子裏。穿着紅色的縫綴着短皮襖的愛沙尼亞富農在他眼前閃過，潮潤的，快樂的，高聲的咀嚼着……好似在光亮的月圈之中，他突然看見馬麗雅·乞列德成果，灰色的頭髮打散着，被大火的火焰照耀着。對於她熾烈的羨慕又在他的心裏升起。他現在不是羨慕她的生，而是羨慕她純潔的死……一剎時之間鴻溝在他面前展開，他的靈魂掉到裏面去了。

他開始用手去探索，尋找繫着繩子的吊桶。吊桶熟悉地響了一下，但是上面的繩子已經沒有了。德國人把它拿去了。

「不，媽的，」他喃喃地說，從褲子上解下纖細的，堅實的皮帶，就在那裏，在門斗的黑暗中，打了一個結，把它繫在水桶上面的鉤子上。

+

密爾察洛夫和波加列夫夜裏在團指揮處進晚餐。他們吃的是小罐子裏的罐頭肉。密爾察洛夫拿一塊上面凝結着白脂油的肉送到嘴裏去，說道：

「有些人把它們燒熱了吃，不過，照我看，吃冷的更有味。」

吃完了罐頭食物又吃塗牛酪的麵包，然後再開始喝茶。密爾察洛夫用刺刀的後端把一塊大糖敲碎，他本來是用刺刀來啓開罐頭的。糖的小碎片向四面飛散，參謀長受驚地噫了一聲，——幾個尖銳的糖塊濺在他的臉上。

「是的，完全忘記了，」密爾察洛夫說，「我們不是有莓林糖醬嗎。你對於這事以爲怎樣，委員同志？」

「我非常贊成，恰巧我喜歡糖醬。」

「那好極了。不過我是寧可吃櫻桃糖醬。看，糖醬來了！」

他們手裏拿了一個大洋鐵茶壺。

「小心點，小心點。它全都是黑的，一定是放在篝火裏煮的。」

「本來是在行軍廚房裏煮的，後來普羅斯庫羅夫(Проскуров)又放在篝火裏燉一下，」密爾察洛夫微笑着說。

「是的，密爾察洛夫同志，你戰地生活的經驗比我們多七十倍。把糖醬放到那裏？最方便是簡直放在杯子裏。」

他們兩人同時喧響的啜茶，同時抬起頭來互相注視一下，並且微笑起來。

這幾天使他們接近起來了；一般的說，戰地生活是激進地使人接近的。和一個人住了一晝夜，便覺得關於他一切都知道了：他吃東西時候的習慣，他歡喜向那一面側着睡，他夢中是不是磨牙，他妻子撤退到什麼地方去了，有時候你還會得悉，平時在十年之中對於你最親近的好朋友都不能知道的事情。用戰鬥的血汗所鞏固起來的友誼是堅固的。波加列夫喝了些水，把談話轉到重要的題材上去。

「你以爲怎樣，密爾察洛夫同志，我們夜襲駐有坦克車的國營農場算不算是成功？」他問道。

「唔，怎樣回答呢，」密爾察洛夫笑了笑說，「夜裏突然衝進來，敵人逃跑了，我們佔領了居民點。做這樣的事我們可以得獎章。你認爲

不成功嗎，委員同志？」他微笑着問道。

「當然是失敗的，」波加列夫說，「完全是失敗的。」

密爾察洛夫向他就近些，說道：

「爲什麼？」

「怎麼爲什麼？坦克走了。我們要是相互關係弄得好些，一輛坦克車都跑不了，這可不是說笑話。結果呢，每一個營指揮員都自顧自的行動，不知道鄰人。並且也沒有去打擊集中着坦克車的中央。這是一。現在說二——德國人開始退却了。應該把砲火轉移到他們施行撤退的大路上，我們就可以在那裏使他們放下大本錢，可是我們的砲兵在砲襲之後便沉默了，原來和它的聯絡斷絕了，結果又是一個失敗。我們應該擊潰他們，消滅他們，但他們却溜走了。」

「這裏，」波加列夫繼續說，用手指數着，「還有許多缺點。比方說，應該派一部分機關槍到他們後方去，因爲那面有小叢林，簡直就是給他們預備的；他們可以迎擊退却的兵，可是我們却單是向正面，向正面壓迫。並沒有真正攻到側面去。」

「確實，」密爾察洛夫說，「他們用自動槍手做遮彈障，牽擊我們的砲火。」

「爲什麼這要發動章呢？」波加列夫問，並且笑了起來。「難道是爲了團指揮員，著名的密爾察洛夫同志，在最複雜的時候，本來應該指揮步槍，自動槍，機關槍，重砲和輕砲，連迫擊砲和團迫擊砲的砲火和行動的，却自己拿起槍來，跑在連的前面嗎？啊？事情是非常複雜的，在這裏團指揮員並不是拿了步槍跑跑，而是應該思想，讓汗珠子在額角上冒出來，採取迅速的，明顯的決定。」

密爾察洛夫把杯子推開，難爲情地問道：

「你還怎樣想呢，委員同志？」

「我在想很多事情，」波加列夫說。「在莫奇列夫（Могилев）城下的情形差不多也是這樣：各營各別活動，團指揮員却率領偵察連去進攻。」

「啊，還有呢？」密爾察洛夫緩緩的問道。

「結論不是很清楚嗎，團裏沒有應有的相互行動；各支隊都遲晚加

入戰團，在總的方面說，團是移動得緩慢的，不活潑的，通信關係在戰鬥的時候工作得很不好，簡直很糟。進攻的營不知道，在它的右面，是鄰人還是敵人。好的武器利用得不好。比方說，迫擊砲簡直就沒有參戰，把它們隨身拖着各處走，其中有許多砲簡直沒有開火。團沒有採取側面抄襲，沒有向敵人後方攻去。只是正面壓迫便算完了。」

「啊，啊，這簡直很有意思，」密爾察洛夫說。「這一切的結論是怎樣呢？」

「什麼結論，」波加列夫有些觸怒地說，「結論是團打仗打得不好，比指望它的要壞。」

「啊，啊。可是結論，結論，就是所謂最基本的結論呢？」密爾察洛夫更加堅持的問道。

似乎他覺得委員不肯說出最後的話。

但是波加列夫安靜的說道。

「你是一個勇敢的，不惜自己生命的人，但是團却指揮得不好。就是這樣。戰爭是複雜的。有空軍，坦克，大量的火器參加戰爭，這一切都是迅速活動，相互呼應的，在戰場上每次都會發生比下棋更複雜的配合和任務，應該解決它們，你却總是迴避它們的解決。」

「那就是說，是密爾察洛夫沒有用嗎？」

「我相信是有用的。但是我不願意密爾察洛夫以為一切都沒有問題，沒有什麼再要學習的了。假使密爾察洛夫之類的人都這樣想，那末他們就不會戰勝德國人了。在這人民戰鬥中，單知道戰爭的算術是不夠的；爲了打德國人，應該知道高級的數學。」

密爾察洛夫默不作聲。波加列夫又親切的說道：

「爲什麼你不喝茶呢？」

密爾察洛夫把茶碗推開。

「我不要喝了，」他陰暗地說。

波加列夫笑了起來。

「你看，」他說。「我們一下子建立了同志的關係。這使我很歡喜。現在我們喝着很好的莓林糖醬的茶。我給你說了各種各樣酸味的，不愉快的話，把所謂喝茶給破壞了。你生氣，你受辱，用最厲害的話來責

備我，你以為我會高興嗎？不高興的。但是我還是滿意，從心底裏滿意，這一切總算發生了。因為我們不但要友誼，並且要勝利。你生氣，密爾察洛夫，這是你的事情，但是你要記住，——我是對你說的嚴重東西，我是對你說的真理。」

他站起來，走出掩蔽處。

密爾察洛夫在皺眉注視着他的後影，然後突然跳了起來，向那醒來的參謀長叫道：

「少校同志，聽見沒有，他怎樣收拾我？啊？我是他的誰？啊？你就想想看！我得到過蘇聯英雄的稱號，我的胸口有四處傷。」

參謀長打着呵欠說道：

「他是嚴肅的人，這一點我立刻就判定了。」

密爾察洛夫不聽他的話，只顧說。

「不，這應該想想。他喝着莓林糖醬的茶，這樣安靜的說：——什麼結論？很簡單：他說，你把團指揮得不好。啊，你對他說什麼？我甚至於不知怎樣好了，意外到這個程度。這對於我，密爾察洛夫……」

十一

夜裏師指揮員彼得洛夫（Петров）上校招呼密爾察洛夫去聽電話。談話很困難，聽來很不清楚。到談話臨了的時候，電綫索性完全斷了。從上校的話語中，密爾察洛夫得悉，師團所駐地段的形勢在最近幾個鐘頭中劇烈地惡化了。他命令叫醒梅桑斯基，吩咐他到師團司令部去。到司令部有十二公里。過了一個鐘頭梅桑斯基帶了師團指揮員的書面命令回來。德國坦克縱隊帶了大批摩托化步兵，利用大森林東面一些在八月炎熱和乾燥的日子晒乾了的沼澤開到師團的後方。德國人越過那由密爾察洛夫團所守着的大路，開到汽車公路上。由於新的形勢，師團委員奉命佔領它現在所佔據的南一些的防綫。密爾察洛夫的團和交給它的榴彈砲中隊奉命退却，掩護大路。梅桑斯基講，他在師團司令部裏的時候，就已經在絞電綫，拆除爐子，把東西載上汽車，兩個射擊團，一個師團的砲隊和一個榴彈砲團在晚上十點鐘的時候就已經列隊出動了，醫藥

救護營在晚上六點鐘的時候就已經走了。

「這樣說來，安尼赤卡（Аничка）沒有見到嗎？」柯士洛夫中尉問。

「什麼安尼赤卡，」梅桑斯基說，「我還沒有走的時候，通訊代表到達，一個是軍團司令部裏來的，第二個是從右面鄰居那裏來的，別里亞亦夫（Беляев）少校，我還是在布列斯特（Брест）遇見他的，他說，他們的那一段上日日夜夜進行着血戰。我們的砲隊可怕地轟擊着，可是他們還是衝着，衝着。」

「是的，形勢變得很厲害了，」參謀長說。

梅桑斯基彎身對他低聲地說：

「這可以用一個字來表明：『包圍』。」

密爾察洛夫憤怒地說：

「你別說包圍不包圍的，應該依照戰鬥命令行動。」他對值班員說：「招呼各營的指揮員和榴彈砲兵中隊來。委員在那裏？」他問。

「委員在工兵那裏，」參謀長回答道。

「請他到 КП●●來。」

是一個黑暗的，寧靜的，很惶恐的夜。在戰抖的星光中有着惶恐，惶恐在哨兵脚下低聲的蘇蘇着，惶恐用黑暗的影子在直立不動的夜之樹中間站立着，惶恐跟偵察兵一同走着，發出枝杈的悉索之聲，當他們走過防綫，走往團司令部的時候，也不離開他們。惶恐在水車防堤旁邊的黑水裏飛濺着，淙響着，各處是惶恐——在天上，在地上，在水中。到了這樣的時分：對每一個走進司令部的人都探索地看看，等候不利的消息，遠處的閃光也會使人警戒起來，由於隨便一點悉索之聲，哨兵也會拿起槍，叫道：「站住，我要開槍了！」在這樣的時分波加列夫懷着沉默的驚異注視着密爾察洛夫，射擊團的指揮員。他一人快樂地，自信地，高聲地說話。他大笑，他開玩笑。在這嚴重危險的夜間時分，幾千個人，大砲，土地的全部偉大責任都担在他的身上。他並不因這責任而困倦。經過這樣的一夜，在人的靈魂裏，有多少人性的寶貴的特性成熟起來和鞏固起來啊。在巨大的戰綫上成千成萬的中校，少校，上校，將

●● КП 爲 Командирный пункт（指揮處）的縮寫。

軍和委員經歷這種偉大的鍛鍊人的，使人英明起來的艱重責任的鐘點，星期，黑夜，月份啊。

密爾察洛夫向那些圍繞他周圍的指揮員談論任務。似乎有許多堅固的聯繫在他們和那些躺在黑暗之林中的，站在防綫上的，在大砲旁邊砲位上值勤的，從最前綫觀察處注視黑暗之夜的人們之間建立了。他是快樂的，鎮靜的，樸直的，這位有着淡紅色的頭髮，高顴骨，晒黑的面孔，一會似乎是灰色，一會似乎是淡藍色的明亮眼睛的三十五歲的少校。

「我們發警號叫各營兵士起身吧？」參謀長問道。

「讓他們再睡一個鐘頭。叫醒戰士是不用多久的，」密爾察洛夫說。「他們不是穿着靴子睡的嗎。」

他看了看波加列夫，說道：

「你讀一下師團指揮員的命令。」

波加列夫把命令讀了一遍，命令是指示團移動的方向和任務——在天黑之前用一營人牽擊德軍在大路上的移動，用其餘的兵力守着烏士（Уж）河的渡口。

「啊，還有這個，」密爾察洛夫說，好似想起了什麼小事情。他用手帕揩揩前額。「很熱，也許我們出去一下，透透空氣吧？」

幾瞬之後他們已默默的站在暗中了。密爾察洛夫低聲地說：

「看是怎麼一回事。梅桑斯基走了之後約摸十五分鐘德國人便切斷公路。我和師團司令部的聯絡沒有了，和鄰人却有。總而言之，團已經被圍。我採取了決定。讓團開到渡口去，執行任務，然後再突圍衝到大隊裏去，巴巴章陽的營和榴彈砲留在道路旁的森林地段裏，牽擊敵人。」

他們都沉默着。

「鬼蛋，老是把指示彈放到天空去，」密爾察洛夫說。

「你的決定是對的，」波加列夫說。

「你看，」密爾察洛夫看着天空，「綠的火箭。我跟營留下……又放了一個火箭。」

「無論如何，無論如何，」波加列夫活潑地說，「我必須跟營留下，我向你證明，爲什麼必須是我，你必須率領團。」

他把這點向密爾察洛夫證明了。他們在暗中告別，波加列夫沒有看見密爾察洛夫的臉，但是他覺得，那一位已經記住了喝茶時的嚴重談話。

過了一小時團的輜重隊出發了，馬匹無聲的在路上跨着步，低聲的打着響鼻，好似明白，不能破壞夜間祕密行動的安靜。紅軍戰鬥員默默地從暗中走出，又走進暗中。留下的人從暗中默默地注視他們。在這營的默默告別中有着偉大的莊嚴和偉大的悲哀。

在黎明之前開到榴彈砲中隊的砲位上，砲兵們挖掘地室的縫隙，從森林裏拖出樹枝，用來掩護大砲。中隊指揮員魯勉切夫和委員聶夫杜洛夫領導彈藥庫的佈置。他們選擇坦克陷阱的方向，企圖猜出即將到來的戰鬥的突然性，按放大砲，佈置交通通道，指點挖掘戰壕的地方。在他們所佈置的業務中有燃燒瓶，像熨斗似的攻坦克的重手溜彈。波加列夫把目前的任務讓他們熟悉一下。

「任務是艱重的，」魯勉切夫說，「但是這樣的任務我們曾經也有過。」

他談起德軍坦克進攻的戰術，談起德國垂直下降機和驅逐機的強處和弱處，談到德軍砲隊的特點。

「我有地雷，」魯勉切夫說，「也許我們來把公路埋下地雷吧，委員同志？」

「在離國營農場一公里的地方簡直是埋地雷的最理想的地方：一方面是峽谷，另一方面是稠密的小叢林，敵人沒有繞道的地方，」聶夫杜洛夫咳着嗽，補充說。

波加列夫同意他們的意見。

「你多大歲數？」他突然問魯勉切夫。

「二十四，」魯勉切夫回答，好像爲了辯護似的，又補充說：「但是我是從六月二十二日起打仗的。」

「打得怎麼樣？」波加列夫問。

「我可以提供情報，」聶夫杜洛夫說，「假使你有三分鐘空閒的話，委員同志。」

「好，好，你讀一遍吧，雪廖若。他從第一天起就給我們寫這樣的

日記了，」魯勉切夫說。

聶夫杜洛夫從行軍囊裏拿出一本小簿子，在手電筒的光亮之下波加列夫看見這簿子的封面裝飾着用色紙所剪成的字母。

聶夫杜洛夫開始讀道：「六月二十二日奉命出動保衛祖國，十五時正魯勉切夫上尉的第一中隊向敵開出第一次強力的排砲。十二尊一百五十二米厘米突的榴彈砲每分鐘給法西斯頭上拋去一噸半金屬。……」

「雪廖若寫得很好，」魯勉切夫確信地說。

「再讀下去，」波加列夫說。

「二十三日團消滅兩座砲台，三座迫擊砲台，一團以上的步兵，法西斯蒂退却十八公里。這天榴彈砲團消費一千三百八十顆砲彈。」

「六月二十五日，魯勉切夫上尉的中隊向卡明納·布洛德（Каменный Брод）渡口開砲。渡口被轟毀，消滅一個摩托自行車連，兩個步兵連……」

「每天每天都是這樣一個情形，」魯勉切夫上尉說，「對不對，他寫得好，委員同志？」

「你們打得不壞，這是不用爭執的，」波加列夫說。

「不，真的，雪廖若有文學天才，」魯勉切夫說，「他在戰爭之前曾經有一篇小說發表在『交替』雜誌上。」

「這裏沒有問題了，」波加列夫心裏想，「到巴巴章陽那裏瞧瞧看。」他用腳小心地探着路，在明亮的電燈光之後，什麼都看不見。他走開之後，魯勉切夫的聲音傳到他跟前：

「明天我們不下棋，這也是不用爭執的。」

「你把拖砲的車子放在那裏了，魯勉切夫？」波加列夫停下來問道。

「所有拖砲車，載重汽車和汽油都放在樹林裏，委員同志，它們可以經過敵人射擊不到的道路開到砲位上，」魯勉切夫向暗中回答。

波加列夫和巴巴章陽在指揮處遇見。巴巴章陽講述營準備防守的情狀。波加列夫聽着他說，向這位營指揮員的發光的黑眼睛，深陷的黑色的面頰注視。

「今天你的眼睛爲什麼這樣？」波加列夫問。

巴巴章陽揮揮手。

「我從一開戰以來，委員同志，就沒有接到妻和孩子的信，我把他們留在柯洛姆那（Коломна），離開羅馬尼亞國境六十公里。」他悲哀地微笑一下，說道：「我想起，明天是我妻的生日，我一定會接到一封信。唔，即使不是信，什麼消息也可以得到。我等候這一個日子，等候了一整月，今天團却被包圍了。有良好的通訊關係時，我們團的郵政也工作得不好。現在要豎十字架了，長久不會來信。」

「是的，你明天不會收到信，」波加列夫深思地說。

「有意思，」他突然說，「我現在時常看見，有家眷的，很愛自己孩子，妻子，母親的人，打仗特別打得好。」

「這是對的，」巴巴章陽說，「我在我的營裏可以向你證明這一點。例如我最好戰士之一的羅其姆切夫，這樣的人還很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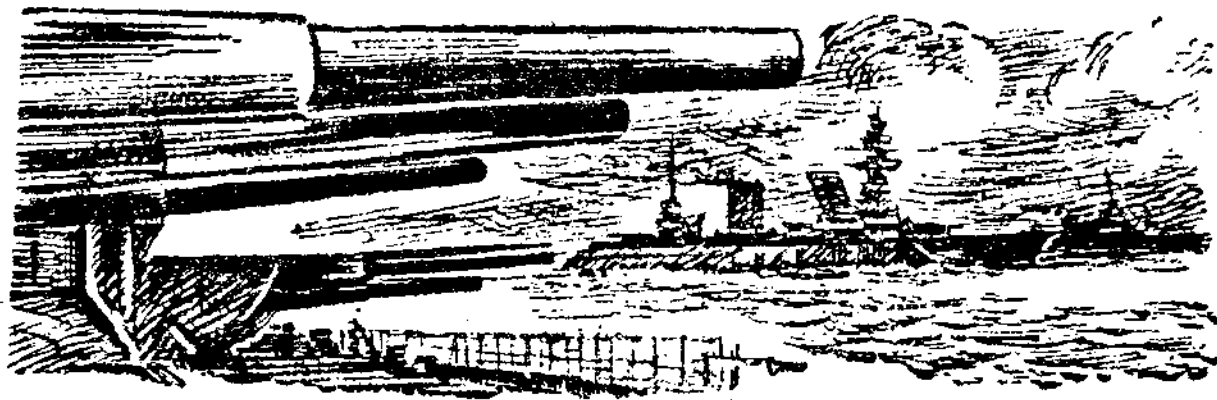
「我知道你的營裏還有一個例子，」波加列夫說。

「委員同志，你說那裏話，」巴巴章陽難為情起來了，他興奮地補充一句說：「這是可以瞭解的——衛國戰爭！」

（全文二十二章，尚有十一章，待續）

（林陵譯）





李翁尼德·梭波列夫
(Леонид Соболев)

海 魂

(МОРСКАЯ ДУША)

穿橫條子水手衫的紅海軍戰鬥員的這一個又談諧又親熱的渾號在海軍裏早就有了，它在偉大的衛國戰爭中獲得了新的意義，深刻和英雄的意義。

在奧地薩(Одесса)的塵土揮揚的塹壕裏，在列寧格勒(Ленинград)城下高大的松林裏，在莫斯科(Москва)入口處的冰天雪地中，在西伐斯托波爾(Севастополь)山麓僻林的亂草叢中，——我從那鬍鬚是偶然敞開的茶褐色大衣，棉衣，皮襖或者軍裝的襟中到處看見那親愛的「海魂」的藍白小條紋。把它著在戰爭給水兵穿上的任何制服的裏面，這成了一種不成文法，一種傳統。而且像產生於戰爭中的任何傳統一樣，「海魂」，條子水手衫是表示着許多意義的。

這從內戰時代起，從革命水手的鷹隼似的後裔起就傳下來：那時前

綫正滋長着亟亟可危的威脅，紅軍把一切能够打仗的人都調到陸上去，海員們在最能吃重的地點迎擊敵人。

在前綫上，看了這些遮在寬闊的胸脯上的藍白條子就可以把他們辨認出來。在這胸脯中憤怒和憎恨地熾燃着海軍的靈魂——愉快和果敢的紅海軍的靈魂，準備隨時慷慨赴死，不知道慌亂和萎頓，布爾雪維克，少共團員和忠於祖國的子胥的忠貞的靈魂。

海魂——這就是果斷，智慧，勇往直前和堅韌不拔。這是愉快的大膽，藐視死，古往水手的狂暴，兇殘地仇視敵人，海魂——這是真摯的戰鬥友誼，準備援救傷者，支助作戰中的同志，以胸脯保衛指揮員和政治委員。

海魂——這是到處努力想做前驅者和優秀份子的人們崇高的自尊。這是一種愉快，自信和幸運的人的魅力。他們有點讚賞自己，有點偏愛效能，偏愛光輝漂亮，偏愛諧謔嬉戲，這種「有點」並沒有什麼不好。在這種自大和故意的漂亮中有一個又好又簡單的原因：驕矜於自己的帶子，驕矜於自己的船艦的名字，驕矜於那內戰時以水手所建立的傳奇似的豐功偉績響譽揚威的「紅海軍戰鬥員」這幾個字。

海魂——這是對生命的巨大的愛。懦夫是不愛生命的：他祇是怕失却它。懦夫並不是爭取自己的生命：他祇是保衛它。懦夫永遠是消極的，——正就是由於缺乏行動，所以因此而摧殘了他那無人需要的可憐的生命。壯士却相反，他是熱情地和真實地愛生命的。他非常懂得，在作戰中保全生命的最好方法是比敵人更大膽，更機警和更矯捷，他以一切的果敢，堅韌和考慮來爭取它。

海魂——這是努力爭取勝利。水兵的力量是不可擋的，是百折不回的，是有目的的。所以敵人也把陸上的水兵喚作「烏雲」，「黑無常」。

假使他們進攻——那末就無論如何要把敵人顛覆。

假使他們防守——他們就要守到最後一個人，使敵人大驚失色於他那不可思議和為敵人所不能理解的不屈不撓的精神。

當水兵們在戰爭中死的時候，他們死得使敵人驚駭：水兵看見自己面前有多少敵人，就迫多少敵人和他一同死。

這裏面——在果敢，英勇和高傲的海魂中存在着勝利的泉源之一。

一 帶七星槍的非佳

在攻擊西伐斯托波爾的白熱化的時日，有援軍從城裏開到前綫來。從港口和海軍根據地開來的紅海軍戰鬥員，青年志願兵和中年的工人，復原的（或者做出復原的樣子的）傷兵，——一切能够打仗的人都跳上卡車，冒着砲火連天的危險，沿着山路風馳電掣而去，跳進戰壕。

這一天，在海軍第三團裏，德國人進攻的次數算都算不清了。在第五次或第六次之後，水兵們自己衝上前去反攻一個高峯，這高峯就是德國人從那裏以側翼的砲火攻擊該團的地方。在有一個戰壕裏，紅海軍戰鬥員們在把法西斯蒂遺下的一挺禁口不響的機關槍掉頭對準法西斯蒂的時候，在機關槍旁邊找到了一個蘇維埃戰士的身體。

他戴着兜帽，穿着茶褐色的軍裝。但是當解開他的胸襟，搜尋文件的時候，在胸襟下看見了熟悉的海軍水手衫的藍白條子。水兵們脫下自己的無舌制帽，用眼巡視這曾經進行過實力懸殊的戰事的地方。

四周狼藉着法西斯蒂的屍首——全體機關槍手和那些看樣子像是跑到這裏來援救的人，有一個下士的胸口插着一把德國刺刀。這陣亡的水兵揚手握着一顆德國手榴彈；有一枝敵人的自動槍橫在旁邊，它所有的子彈已經打法西斯蒂打光了。腰帶上插着一枝空的七星槍●，端端正正的用細皮帶緊繫在手槍袋上。

這時有人低聲說：

「這大概是那個……帶七星槍的非佳（Федя）……」

他在正常要進行反攻的時候出現於第三團，同伴們記住他的正就是看了這一支曾經引起過許多笑料的七星槍。從卡車上一下來，他就直追着第三團的水兵們去打仗。起初看見他在前面：他揮着自己的七星槍，回過頭來呼喊著什麼話，他那年青的臉上熾燃着進攻的狂喜。有人後來發現，他手裏出現了一枝德國步槍。他把步槍的刺刀向前傾側着，站直着全身獨個兒向機關槍巢衝去。

現在在這裏被他打下來的機關槍旁邊數十個被殲的法西斯蒂中間找

● 七星槍（Наран）是一種七連發的手槍，一稱七星子。

到他的時候，紅海軍戰鬥員們明白了這個身世不明的黑海水兵在戰事中做了些什麼事。他將以「帶七星槍的菲佳」的名字寫入西伐斯托波爾的保衛史。

他的姓沒有打聽明白：文件流滿了血，臉給直中的一槍打得不像樣子了。

關於他祇知道一件事：他是水兵。這是水手衫的藍白條子說出來的，在這些條子下面沸騰着一顆還沒有被狂熱和果敢湧出那堅實的身體的大膽和憤怒的海魂。

二 水手少校

秋天在畢列柯普（Перекоп）附近進行苦戰的時候，有一個不大的紅軍部隊不得已併入毗鄰的一個海軍陸戰部隊。這一個混合部隊的指揮員是一個已經並不年輕的岸防砲隊少校。紅海軍戰鬥員們愛戴地把他喚作「水手少校」。他立刻以果敢和沉着，以自己樂天的氣質和對勝利的堅強的意志來使他們傾心向他。

「水手少校」在進攻之前，總是把他那海軍制帽的金色徽章轉向後腦。他對此是這樣解釋的：

「兩項任務。第一——法西斯蒂狙擊兵可以看不見徽章，因此就不會特地向我瞄準。第二——我的軍隊，應該明白，是在我的後面，我是在大家的前面進攻的。這樣就可以放心了，——徽章在閃耀，它指出：這裏，說是，指揮員在前面……所以一切都安好……」

他還鄭重地加上說：

「在撤退的時候，要是這種事情發生的話，指揮員就要把軍帽戴正。戰士們向後退走，那末徽章也會向他們報告：一切，說是，都安好，指揮員最後一個退走……」

但是有一次「水手少校」迫不得已而自動更改了他這一個規律。

這混合部隊墮入了包圍。敵人的包圍圈緊縮着，把它向岸邊壓迫。到夜，水兵們和紅軍戰鬥員們在海邊佔住了最後的陣地，建立了防綫，決定在這裏守到底。

在許多天且戰且退的戰事中，部隊來到了岸邊的什麼地方，——這是很難說的。小灣，江口，湖，海口等在地圖上亂七八糟的絞在一塊，地勢上——同樣的全是些蘆葦，矮樹和水。明白的祇有一點：前面和兩旁邊有敵人在進迫，後面是海。沒有地方可以後退。

結果要早晨看到，那時德國人將緊壓兵力來殲滅那終於墮入囊中的「黑無常」。暫時一切都安寧，射擊停止了。夜裏風嘯月明。黑海透過蘆葦和矮樹，照耀出了那對於部隊毫無用處的到西伐斯托波爾去的寬闊和自由的大路。

空曠的遠方誘人向它注視，部隊的戰士們沉默地望着海。但是假使紅軍戰鬥員們憤懣於那結束戰事和生命的障礙而痛苦和懊惱地掉頭離它而去的話，那末水兵們在和海告別的時候，會懷着惆悵和希望向它注視，還相信它是不會出賣和會給以援手的。

但是在那銀光泛泛的月夜的海上，既沒有船艦，也沒有舟艇。

「水手少校」，兜過前哨，和軍事委員並排倚在蘆葦中的營帳上，也對黑海望起來。他全部的戎馬生涯——從內戰時他加入水兵隊做青年志願兵和沿着就是這一帶狹隘的水峽和部隊一同衝入克里米亞(КРЫМ)的那些日子起，——都是和海有關係的。在二十年中，他每天在大砲的瞄準器中，在距離測定器中，後來又在指揮員的望遠鏡中或者當家眷能夠和他一同住在海防砲台上的時候在窗裏的花叢中看見它。現在他想他是最後一次看見海了，這種心思他覺得很怪誕。

軍事委員看樣子好像猜到了他的感覺，或者也許，那一望無際地展開在那遼闊的海上的月夜的穹蒼使他心痛。他高聲地嘆口氣說道：

「唉，弟兄……好水……」

「好，」少校說，於是他們又沉默了好久。

在這一個夜裏，兩人都有許多話想互相傾訴，這一個夜，鬍鬚兩人都很明白，這是一生中最後的一夜。不平凡和瑰麗得像詩一樣的話自然而然的在心中生出來，但是却無法把它說出聲來。

談話裏祇有過去——沒有將來。談話裏有着遠方的心愛的人——而對於那些並排躺在蘆葦中和相信這兩人是在商量怎樣挽救部隊的人，在談話裏卻沒有他們的地位。壯麗和親愛的海以它那茫無涯際的雄偉氣勢

召號爭取生存，必需要找取突圍的出路。但是出路沒有——對自己那種難堪的憐憫在心中高漲起來，如果把這些徘徊於心中的話大聲說出來，聲音是會顫抖和眼睛是會發光的。

所以兩人說說別的話。

「現在是什麼風，」軍事委員說。「海上大概有暴風雨。」

「大概有暴風雨吧，」少校答道。

於是他們又默然了。後來少校抬起頭來，帶着一種意外的和活躍的好奇的樣子看了看海，以致於軍事委員不由自主地也跟着他抬起身來，低聲說，他不相信有希望：

「有船嗎？」

少校把臉轉過來看他，軍事委員在他那給月光照耀着的眼睛裏發現了那種熟悉的愉快的狡黠。

「軍事委員，」少校懷着莫大的諷意說，「你當真以為這是海嗎？」

「要不然是什麼，是草原嗎？」軍事委員不高興起來。「當然是海。」

「唉，你這海魂！」少校搖了搖頭。「海和水潭也分不出！……要是我們坐在海邊，滾着這樣的浪，也就好了！懂嗎？」

「一點也不懂，」軍事委員老老實實的說。

「哦，那末你想想明白吧。你的燈還可以用吧？」

少校從自己身體底下抽出營帳的布，用來連頭蓋住了自己和軍事委員。

當機關槍排排長走來報告說火點都已經準備好作戰的時候，他看見沙上有一個四足大頭的怪物。它咽鳴着兩種聲音，像紙頭似的悉悉索索的響着。後來它發出少校的嘹亮動人的笑聲和軍事委員的低沉的聲音，裹住了腿，少校跳起來，把地圖藏入圖夾裏。

「壕溝掘好了嗎？」他活潑地問道。「很好！把所有的機關槍拖回來放到水旁邊去……」

過了一個鐘頭，部隊的戰士們當心地，竭力想不要撥水出聲，把自動槍和步槍舉在頭頂上，一個一個齊胸沒在冷水裏走去。機關槍放在繫在一起的步槍上抬走，有五挺還架在矮樹林中，掩護撤退，旁邊躺着軍事委員。

德國人壓迫部隊退到的海却原來是一個平靜的小江口。風在水上把無舌軍帽的帶子吹得筆直，但是江口滾動的祇是無害的漪漣。真正的黑海却在那狹窄的沙灘的後面咆哮和滾動。

這雖然是撤退，不是進攻，少校這一次却把制帽的徽章掉轉向後，走在前面。徽章在月光中閃耀，給部隊指示着道路，「水手少校」被水浸沉到喉嚨口地，用腳探索着到西伐斯托波爾去的路，像二十年前他渡過西伐塞（Сиваш）和初次知道並不是一切遼闊的水都是海那樣的渡過那無名的江口。

三 未發的無線電報

小汽艇「海上的獵人」墮入了厄運。它被派到一處被敵人侵佔的岸邊去進行夜戰。路上它遭遇了暴風雨。那汽艇穿過大風大雪和那被殘酷的風所掀起的白浪。它混身凍結了冰——並又鑿破了冰。它把水吸了進去，又撥去。但是任務它是完成了。

當它回來的時候，風轉變方向，又是迎面的吹括着。暴風雨迫得要化費掉過量的燃料，後來水流進了汽油箱，汽艇被帶到了被敵人佔領的岸邊。

發無線電求救——但是沒有聲音，因為無線電發報機的汽油中混入了水是無法工作的。

汽艇像人一樣的奄奄一息了。它先喪失腿。後來它又啞然失聲了。但是它的聽覺還繼續在工作。它在以太中聽見自己這一面的呼聲，它接到警報的無線電，詢問它的確實的地點，因為沒有確實的地點，在廣大的黑海中找尋一艘小汽艇是很困難的。

水兵們聽到這種搜索有兩晝夜了，但是回答也不能回答。

汽船上這時過着一種生活。它的指揮員包樸夫中尉（Старший лейтенант Попов）首先解決了吃的問題。風也許會轉向——那末汽艇要向南漂流一個星期，或許兩個星期。包樸夫命令隨便給紅海軍戰鬥員們多少鮮魚和麵包，並且不限制那存量很多的淡水的消費。他的估計證實了。向晚的時候，他問是不是煮飯的時候了，紅海軍戰鬥員們撫着

那灌滿了水的胃，回答說胃口還沒有，罐頭食物暫時藏着吧。

在最下層的甲板上，紅海軍戰鬥員們不斷地像站崗似的兩個兩個的站着。他們寬寬地撐開了腿，手中拿着一隻桶。他們竭力握住它，想使它不搖震動盪。指揮員還有一個估計也證實了：不震動的桶裏的汽油和水分清了。當心地把汽油倒出來，再把混合的水和油倒在桶裏，再把它拿在手裏，等汽油分出來。這樣子到第二晝夜末，總究獲得了一份足夠廣播一個簡短的無線電報的燃料。

這電報由包樸夫準備了兩個不同的稿子。第一個是由汽船上的少共和黨大會贊同而準備在看見敵人海岸的時候拍發的：

「…日…時…分…敵岸可見於…哩之內。敵岸漸近。出路無。將戰至最後一彈並將在最後一刻自炸。誓死決不生降敵人。別矣，同志們。致候祖國，史大林同志。○四四汽船指揮員，軍事委員，船員。」

但是風轉向了，於是汽船被帶開了岸。因此發出了第二個稿子：自己的確實的地點，並且報告，無線電最後一次工作和汽船渴望救兵。

救兵及時而來了。

四 做慣的事

位在密根茲村（Хутор Мекензь）的一二七、五高峯的前坡在地圖上註着一條謎樣的附言：「第二級隊長駕馳坦克巡遊地。」

三月初，在西伐斯托羅爾許多次爭奪戰中，有一次，海軍第三團向一二七、五高峯轉取反攻。攻擊是在海濱陸軍的坦克和砲隊掩護之下進行的。那高峯圍着三層德國人的戰壕和土木堡壘。戰事在下面的一層上進行，砲隊向山頂轟擊，和法西斯蒂的砲火平行着，坦克沿着山坡爬去，撲滅着敵人的火點。

坦克中有一輛退出戰團了：車上的指揮員受了重傷。坦克從山坡上下降，停在救護部隊那裏。救護員們未及從艙口拖出那受傷的人，矮樹林中出來了一個身材魁偉的水兵，左手上繫着繃帶，看樣子還是剛剛縛上的，他到坦克旁邊去。估計了一下情形，明白這一輛坦克沒有了指揮員，迫不得已而退出戰團，他就矯捷地爬進了坦克。

「向高峯直衝吧，別在這裏過夜，」他對駕駛員說，看見他躊躇，就威嚴地加上說，「衝呀，衝呀。我是第二級隊長，自己也會開過汽艇，做慣的事……全力向前！」

坦克向山坡衝去。它爬過了第一層和第二層德軍的戰壕，爬到了頂上，以機關槍和砲掃射着，用齒輪把法西斯蒂壓死在他們的洞裏，在那裏橫衝直撞地馳騁了二十分鐘多時光。我們的砲彈在旁邊爆炸得飛濺起來，——砲隊無論如何沒有料到我們的坦克會在頂上出現。後來坦克從高峯上急趨直竄下來，像爬上去的時候一樣，直馳到那坐着砲隊射擊校正員的矮樹林。

第二級隊長對少尉說明了自己的要求：

「少尉同志，砲隊不能轉移砲火嗎？我正要想把那些漢斯●像臭蟲似的全都壓死，可是你們却掩護，真沒辦法。毀了我的戰鬥活動……」

但是懊惱地知道他在頂上的游行妨礙了阻止的砲火，那水兵難為情地躍出坦克，扼腕地用手掌拍拍他的裝甲車：

「可惜。少尉同志，好車子……哦，對不起，攪亂了……」

於是他那壯健的手丟下了一枝德國自動槍（就是他帶了它乘坦克巡遊的），消失在矮樹林中了。關於他，祇知道他是「第二級隊長」，還有記得的是那隱現在燻黑了烟和塗滿了血的棉衣裏的水手衫的「海魂」的藍白條子。

晚上，我們企圖在戰士中把他找出來，想打聽出這一個堅決果敢的水兵是誰，但是團軍事委員笑着搖搖頭：

「徒然的事。他大概現在懊惱沒有照戰術作戰，所以無論怎麼也不會承認的。在山頂上做了些什麼事呢：據坦克手們講，有一個機關槍巢被他打得和泥土混成一起——他命令在上面迴轉馳行，而自己却用那壯健的手握着自動槍向四周掃射……真正是海魂……」

五 「沒有瞄準器的砲」

大家知道，每一艘船上都有着水兵們以之驕傲和一定要在客人面前

● 漢斯（Ганс）德國人常用的名字。通常就用來代表德國人。

誇耀的自己的珍寶。這或者是種外形無法重述的特別的運貨起重機，這會使人想起像是一架拙劣的飛機，因此它被叫做「傭役之翼」，或者是那從船頭到船尾的不平常的風雨廊，這就是你在嚮導艦「N」號上受到款待和保證你在任何天氣之下行走也不會浸濕你腳底的地方。有時候這是一個第一年服役的謙遜的紅海軍戰鬥員，他原來是全世界的游泳錦標，有時候相反地是一個臉上拉拉顫顫地長滿白毛的船上的木匠，他從那希莫夫●時起就在海軍裏服役了。

岸上的海軍部隊完全像一艘船。因此齊琪洛夫上校（Полковник Жидилов）在西伐斯托波爾城下指揮的那一個海軍陸戰旅裏也有着自已的珍寶。

這是一尊「沒有瞄準器的砲」。

關於它的傳說聚積得多到已經弄不明白什麼地方是對的，什麼地方是莫大的海軍諷刺，什麼地方是敬仰稱頌和什麼地方不過是毗鄰海軍部隊的譴美，而並不是他們想出這一個不平常和寶貴的武器的。

有人使我相信，上校把這一尊砲帶到西伐斯托波爾保衛戰陳列館去了。有人再說下去，斷定這「沒有瞄準器的砲」在庫利柯夫地●就已經

-
- 那希莫夫（П. С. Нахимов 1803—55）俄羅斯海軍名將，曾參加賴查列夫（Лазарев）周遊世界的航行。克里米亞之戰（Крымская война）時，那氏任俄羅斯黑海海軍總司令。一八五三年在西諾普（Синоп）地方大破土耳其艦隊。西伐斯托波爾（Севастополь）被圍時曾受重傷。
 - 庫利柯夫地（Куликовское поле）在前都拉省（Тульская Губерния）葉比方斯基縣（Епифанский уезд），一三八〇年九月八日，俄羅斯德米特里·頓斯柯伊大公（Великий князь Дмитрий Донской）的義勇軍和馬馬伊（Мамай）率領的韃靼人（Татары）曾在該地發生有名的庫利柯夫之戰（Куликовская битва）。結果俄羅斯人戰勝。雖然沒有能夠從韃靼人手裏徹底解放俄羅斯，因為兩年之後，蒙古名將托赫塔梅什汗（Тохтамыш）又奴役了俄羅斯人，但是這一次的戰爭是俄羅斯人第一次戰勝韃靼人，所以它的意義是很重大的。

射擊過馬馬伊，但是，看樣子，他想起了那時還沒有火器，所以猛省地說，這在歷史上還沒有證明，不過這一尊砲還是包巧姆京●運到克里米亞去的，——這當然已經是毋庸爭辯的事實了。

關於它，還傳說它時常會在夜裏自己接合起來的，髒髒是神話裏的龍，它被斬成了一塊一塊，有耐心地把分碎的身體各部份貼到身上去，一面破口咒罵着無論怎麼也不能在黑暗中找到那需要的東西——一隻眼睛或者是右爪。不過，這一類的故事是從德國俘虜的口供中產生的：大概他們也這樣的講到一尊「不死的砲」，他們無論用什麼地雷火砲都不能把它毀滅。

所有這一切引起了莫大的興趣，以致於特地爲了這事，我到該旅去，想看看這一尊「沒有瞄準器的砲」和搜集關於它的確實的報告。這就是完全考證過的關於這奇物的資料，它的真實性我是可以用自己的名譽做保證的。

在葉夫巴托里亞(Евпатория)地方，密塔朗馬倉庫(Склад Металлома)裏的某處，齊琪洛夫上校在秋天的時候就碰到四尊砲。這都是些完好的砲，——每一尊都有兩個品質優良的輪子，每一尊都有砲胴，甚至有開關。它們引起上校注意的最可貴的質素是它們非常適用的七十六種的高射砲彈，這雖然在該旅裏有着許許多多。它的缺點是構造陳舊(1900年式)和沒有瞄準器。

第一個原因沒有使上校不快。他斷定戰爭中一切武器都有用，問題祇是在應用的方法而已。既然砲彈對於這些砲合用，砲又可以放射，那末它們也就該射擊德國人，而不該無用地鏽在倉庫裏。

第二個原因——沒有瞄準器和絕對不可能把現代的設備裝置到這古老的器械上去——這也被駁斥了。上校聽人說到技術困難的怨言的時候，總是用那智慧的舵手的格言來回答：「沒有壞器械，祇有壞舵手！」

● 包巧姆京(Г. Потемкин 1739—91)是女皇凱塞琳二世(Екатерина II)時代的俄國名將，曾參與俄土戰役。一七八三年，包巧姆京利用克里米亞動亂，佔領汗國，併入俄羅斯，興建黑海岸防務，並開闢赫爾遜(Херсон)，費奧陀西(Феодосия)，西伐斯托波爾等海港。

而且他還出色地證明，他預測應用這些砲的時候——瞄準器是完全不需要的。

其中一尊砲被推出來到空地上去。這位老人驚奇於命運的轉變，砲身呻吟著施展開來，把它那視力衰弱的砲口對準了大概離開它二百米的一輛被炸彈炸傷的卡車。上校訓練好的一個瞄準砲手，像望望遠鏡似的向砲口裏望着，開始指揮那些附着砲身尾部的水兵們道：

「右邊一點……再右邊一點……現在稍稍向左……停！」

接着開關咕咕咯咯的響了一下，吞下了彈藥，於是這老大的砲轟然一聲急速地射出去：那卡車跳起來倒在一邊了。

所有這四尊「沒有瞄準器的砲」後來就是這樣在吉米雪夫（Темишев）附近公路上打擊德國汽車的。它們被安放在隱祕的地方掩護旅團的撤退，它們準確地擊倒了十輛載着步兵的德國卡車，給那些四散竄逃的德國人加上了一客筆直射中的榴霰彈藥。它們就是這樣打擊坦克的，後一尊「沒有瞄準器的砲」也是這樣工作於意大利塚（Итальянское кладбище）的。其餘三尊毀於戰事中：它們在翻山越嶺的時候不得已遺棄了，因為那裏比較現代的砲需要曳引車。不過第四尊，上校還是運到了西伐斯托波爾。

這裏它受到了新的任務：像游擊砲似地工作。它被安置在離德國戰場二三百米的地方，選擇當砲隊開始打擊德國人的時候，就把它加在總的吼聲之下。在暴跳如雷的德國人沒有探測明白這「沒有瞄準器的砲」的地位的時候，它那些小的，但是兇猛的砲彈却準確地掉在塹壕裏。於是它受到了颱風似的彈雨。

夜裏，水兵們從蓋住了它的泥土中把他們那尊「沒有瞄準器的砲」掘出來，把它架好，聲息全無的把它拖到一處比較迫近德國人的新的地方，在旁邊為自己掘了可靠的掩蔽所。德國人頭上又驚愕地受到了那不死的砲的準確的砲彈——這樣反覆不已的從頭開始着……

旅軍事委員，旅政治委員葉赫拉柯夫（Ехлаков）高傲地對我描述自己的愛物，他強調地說：

「是金子，簡直不是砲。德國人向它一次放了一百五十枚砲彈，但是毫無辦法。砲手躲在掩蔽所裏抽煙，至於它這小鴿兒，這種射擊對它

毫無危險。你自己想想看：瞄準器沒有，反射瞭望鏡沒有，細小的零件沒有，各種操縱器沒有。有的祇是砲洞和輪子。但是祇有用直中的射擊才能擊毀它們。直中射擊還沒有來過，然而對於彈片，它却只是出聲地打打噴嚏……明白嗎？實際上一切都明白了。

六 軍事委員的禮物

我們坐在意大利塚附近一個被毀的茶室的地下室裏，這地方有點像是第三營海員們的俱樂部。狙擊員華西里葉夫（Васильев）把他自己的一本記事冊給我看。這冊子裏祇有數目字。譬如，記錄 14—9/1—2 表示十四日華西里葉夫擊斃九個兵士和一個軍官和擊傷兩個（什麼人——是軍官還是士兵——華西里葉夫由於自尊心的關係沒有註明：打不中，不很爽脆的工作！）。他告訴我，他是怎樣和迫擊砲手們說定的，——他們放排砲打戰壕，而他却打從壕裏逃出來的德國人，——他怎樣的搜索小徑，怎樣的爬出來到山巖斜面上自己的陣地裏去，——他一面講，一面時常讚美地用目光掃到「俱樂部」的一個角落裏。

那邊半明半暗裏奏着手風琴，旅軍事委員在跳舞。這是他的憩息。

軍事委員是一個怪人，是精力的結晶，是一直渴望展開並且引誘別人跟他一同展開的彈簧。隨便在前綫什麼地方，無論他領我到什麼地方去，我總感覺到一種活躍的生氣，不能比擬的樂趣，同時也有一點擔心牽望，不要軍事委員在這時說出那句說慣的刺人的話：「鷹●都入睡了嗎？幹嗎不掃蕩弗里茨●？我現在沒有看報，也許，戰爭結束了吧？……」

我今天隨便在什麼地方看見他，他總是在「掃蕩弗里茨」。他給迫擊砲手們找到了目標，直等他們把它打倒，他又把那有名的「沒有瞄準器的砲」拖到新陣地，不安地直等到它引起一陣狂暴的，但是無用的砲火向它自己射來，（「讓漢斯們浪費彈藥的貯藏吧！」），組織偵察員夜

-
- 鷹（Орел）俄人對人的愛稱，謂其果敢矯健如鷹也。
 - 弗里茨（Фриц）和漢斯（見前註）一樣，是德人常用的名字，這裏也是泛指一般德國兵。

裏出去捕「舌頭」●，把受傷者運到後方去。但現在他苦於無事可做，在跳舞。

「你賬上一共有多少？」我問華西里葉夫道。

「我受傷躺了一個月，」他好像抱歉似的答道，「三十七個……實在說起來，是三十五個：兩個是旅政治委員分出來送給我的。」

於是他講道，他起初用一枝普通的來福槍射擊。當他打倒了第十個弗里茨的時候，那監視着每一個狙擊員的軍事委員親自爬到他那裏的山巖上去，想隆重地投給他一枝裝着望遠瞄準器的狙擊步槍。他和他並排在他的掩護處躺了一會，觀察着德國人的前方，找尋什麼地方可以在晚上把他們「掃蕩」。但是那裏小徑上爬出了兩個兵士，於是軍事委員忍不住了。他一響不響的拿起華西里葉夫的那枝新步槍，把那兩個人接連打死了。

「我，當然，沒有把他們放在自己的賬上，」華西里葉夫結束道。「但是軍事委員命令：『把他們，』他說，『算在自己的賬上吧。一則，我不過忍不住吧了，二則，步槍不是我的，三則，我沒有賬可算，我把他們的賬都遺失了……』」

於是我記起了旅政治委員有的是那樣的賬。

在西伐斯托波爾十二月攻擊中，旅司令站和軍事委員一同被切斷了。旅長不在（受傷了，他隔夜運走了），但是軍事委員挽救了司令部和全旅。他派出八個最果敢的自動槍員水兵爬過法西斯蒂的鏈鎖。當這八個人開始打擊進攻者的背後的時候，司令站已經被扔到了許多手榴彈，軍事委員率領了他身邊剩下的那些水兵，以砲火和手榴彈迎面攻擊敵人。「司令站周圍給軍裝耀得成了一片藍色，」——這是該旅紅海軍戰鬥員們講給我聽的這次戰事的結局。

手風琴停了，軍事委員走到我們這兒來。

「哦，談上勁了嗎？可是時光在白費着啊，」他說着，急匆匆地向門口走去。

他的棉衣敞開着，他好久以前服役紅海軍以來就沒有離開過的水手衫的藍白條子，波浪似的在他那寬暢地呼吸着的胸脯上昇騰起來。

● 「舌頭」（Язык）意思就是俘虜，因為他可以傳來敵人的軍情。

七 可怕的武器

一架轟炸機執行任務回來。在和幾架「密塞斯米特-109」●作戰的時候，它差不多化光了所有的彈藥和脫離了自己的部隊。現在它完全獨個兒在黑海上的不舒服的蔚藍的高空中飛行。

正就是從那裏，從高空中有一架「密塞斯米特-109」向它滑下來。

第一個看見它的是舵手柯伐林珂(Коваленко)。他盡力之所能射擊了幾下之後便不作聲了。無線電員兼射手讓敵人飛近，仔細地瞄準着放射了自己最後的一些彈藥，然後他把這事報告飛行員。

「我知道，」包普柯(Полко)答道。「我們要旋轉了。」

於是飛機開始旋轉。它恰好在子彈要穿入飛機的時候，避開了那閃着光的彈路。它直綫往下飛去，又向上飛騰起來。它做出它那型飛機所不可能做的姿勢。暫時這還有些幫助：它祇在翼上受到了幾個無礙的彈痕。

法西斯蒂飛行員顯然明白這飛機已解除了武裝。但是看來，他聽見過一些關於蘇維埃塔朗●的事，所以有點懼怕那轟炸機。整個競賽是「密塞斯米特」努力想趕到尾後可以準確地射擊的距離上去。

最後它做到了這一點。無線電員兼射手看見德國人筆直的釘住在尾後，所以不由自主的踏動擊鐵彈條。但是沒有東西可以用來射擊。能够射擊的祇是敵人。這完了。

這時有一些什麼東西沿着轟炸機的胴體閃動起來。幾捲古怪的白東西向「密塞斯米特」急飛而去。它們飛過它，它們敲着它的翼，打到護面額上去。它們擊中了急轉着的推進機的渦流，爆發了一顆在陽光下閃耀的、未曾見過的巨大和緩慢的榴霰彈。這些神怪的砲彈一顆一顆從舵手的艙裏飛出來。

「密塞斯米特」急激下降到那轟炸機的尾下去，一剎時失去了有利

● 密塞斯米特(Мессершмитт)是一種德國飛機的牌子。

● 塔朗(Таран)，意即撞擊，蘇機慣於此道。

的地位。現在避開它是很容易的了，法西斯蒂立刻落後了，看來是想節省燃料以作回返之用了。

無線電員透了口氣，拭去了額上的汗。

「弗里茨避開了，」他向飛行員報告，並且好奇地問道：「您用什麼向它射擊的，上尉同志？」

「我們這裏沒有什麼可以用來射擊，」包普柯的聲音向話筒中回答道。「我自己也很奇怪，為什麼它避走？」

這時電話中傳來了舵手柯伐林珂的聲音：

「這是我把它轟走的。仇恨克勝的，——嘿，逃得這樣快，畜生……鬼知道，我想，要是忽然它把它們當作是些什麼新的砲彈呢？」

「這是什麼——它們？」包普柯不懂。

「傳單。我是用傳單向它扔去的，手全都扔酸了，重重的一包一包的……」

於是飛機中全體——飛行員，無線電員和舵手——都笑起來了。飛機好像也在笑。在種種方面，它震動着翅翼，在空中搖幌，鬚鬚一個忍俊不禁哈哈大笑的人搖搖幌幌的顫抖着一雙手。

後來，當大家笑罷，飛機擺正姿勢，在那眼睛看起來很舒服的晴朗蔚藍的高空中完全獨個兒的慢慢兒向根據地飛去。

八 決 鬥

有一隊志願水兵在夜裏乘着降落傘降落到戰綫後方去，以便在第三團海軍進攻的時候，破壞敵人的通信聯絡，擾亂士氣以及會同自己的部隊突擊敵軍，其中有一個紅海軍戰鬥員叫彼得·柯洛列夫(Петр Королев)。他很不幸：掛在他身上的那一個囊，裏面有自動槍，鉗子，手榴彈和其他種種地上必需的東西，在躍下的時刻，這囊猛烈地擊在他的臉上，柯洛列夫失却了知覺。

他醒轉來，發現自己在黑暗的空中下墮着。他剛抽出降落傘的圈，神志又暈迷了，這樣一直到接觸地面為止。新的打擊使他甦醒轉來。他明白了，他是躺在地上，他的臉破了，血潺潺地從鼻子裏流出來，而且

一條腿痛得要命，在墮下的時候脫了臼。他像應該做的那樣毀了降落傘，鄭重地在衣袋裏塞了兩方塊綢，以便拭去臉上流個不停的血。他解開了自己的囊，聽聽周圍的射擊聲，循着應走的方向走去。

走起來迫得要全身站直——腿使他不能爬，每低一次頭總要引起猛烈的流血。然而他還是能夠一路上割斷了二三處通訊綫，抵達敵人的戰壕，但是到破曉的時候，完全衰頹無力了。他找到了一個適當的小溝，把步槍和預備作戰的手榴彈放在自己身邊，但是過度的流血又使他失去了知覺。

他在早晨明朗的陽光中醒來。溝上站着兩個法西斯蒂——一個是青年，一個年齡較長，他們在觀察他：顯然，他們斷定他們面前是一個屍首。柯洛列夫抓起自動槍，但是槍彈盤掉了下來。那年青的兵士看見他一動，就叫了聲「Matrosen●！」跑走了，那中年的挺挺自動槍，想殺死這忽然活轉來的水兵。柯洛列夫奪住槍柄，猛烈地把那法西斯蒂拖了一下。那人倒在溝裏，那水兵就把他壓在自己的身體底下。

那失血到衰弱無力的水兵和那強健的敵人之間的實力懸殊的惡鬥開始了。柯洛列夫摸到了腰帶上的刀，但是却沒有氣力抬起身來解開刀鞘。於是他抓起一個手榴彈（它的火藥綫已經插上），開始打擊那兵士的頭。但是，顯而易見的，這水兵的氣力不夠，——這些打擊怎麼也不能擊昏那法西斯蒂。正像有時做夢，動作在疲憊不堪的噩夢中萎靡而緩一樣。在打擊第四下的時候，這水兵的手指張了開來，手榴彈掉下來了。那法西斯蒂把它拾起來，用出一個強健的人的混身氣力打擊柯洛列夫的頭。

「我眼睛裏跳躍着許多小球，」柯洛列夫後來講道。「不過，你知道，結果倒是這樣，我非但沒有因此而倒下，而且相反的——甚至於清醒轉來了……這使我多麼生氣——用我的手榴彈打我的腦袋！……那兒來的氣力，——我威嚇他：喊叫了一聲，打他的手……他手裏的手榴彈掉下來，我又把它奪住了。他已經壓在我上面……我從下面打他的頭蓋，施展不能裕如，氣力也沒有……他大驚失色，一聲喊叫，竟使我汗毛凜凜起來，——像一頭兔子……我打他，但是那手榴彈變得不適用了：

● 德語水兵之意。

柄彎曲轉來，用拳能有多大用處？……他用什麼東西打了我一下，我又什麼也不知道了……」

柯洛列夫醒來的時候，看見那兵士抓起他那枝空的自動槍，扔下了自己的步槍，跳出溝渠而去。柯洛列夫把那步槍拾起來，才明白爲什麼那傢伙不射擊：原來它也沒有彈藥了。這時，他爬起身來，把那在搏鬥中滾在溝渠角裏的第二顆手榴彈向那兵士扔去。氣力又不够——那手榴彈爆炸得離開那兵士太遠，離開柯洛列夫太近了。

他忘記了腿，跑去追那兵士：那人把武器帶走了，沒有它回到自己部隊裏去是可恥的。他追到了他，就用他的步槍柄擊他的後腦。那兵士叫了一聲，回轉身來。柯洛列夫扔下步槍，把那自動槍向自己這邊拖——於是又開始了實力懸殊的鬥爭，一個是身強力大的兵士，他唯一的弱點是懼怕和沒有勝利的自信，另一個「虛弱無力的搖搖幌幌的水兵，他那種勇往直前的堅強和勝利的慾念使人望而生畏。

他們互相拉拉扯扯的爭奪那枝自動槍，面面相覷地各人用自己的語言對罵。後來柯洛列夫在那兵士的眼睛裏看到了一種又高興又兇惡的神情。他回頭瞥視了一下，看見那人望着一個向他馳來的騎士。那兵士把左手放下自動槍，用手打招呼似的向那騎士揮舞。柯洛列夫想起腰帶上還掛着最後的一顆手榴彈，於是也把一隻手放下自動槍。他把那手榴彈高舉在頭上，決定等那騎士來的時候，把手榴彈扔在自己的腳下，把自己和兩個敵人都炸死。

「我們這樣站着等待。我一直對那法西斯蒂看着，想他不要用那隻空着的手把我打昏……於是活捉而去，我不用多：一二下，眼睛就要完全發黑了。但是他的臉色忽然變了，——瞠目結舌地望着我的肩後。我回過去，——那騎士已在身邊……我——我的媽！——這是第一營的柯洛夫尼柯夫（Коровников）！他騎着馬以全速度向我們奔來，帶子飄颻着……那兵士扔下了我的自動槍就逃。柯洛夫尼柯夫把他一槍打倒——於是到我面前來……那時我氣力一點也沒有了：用完了……」

原來，到天明的時候，該團第一營已經到了這小高峯。在矮樹林中遇到一輛拋棄的載着馬匹的車子（顯然是兩個法西斯蒂在這裏拋下了車子，離開這裏到自己部隊裏去的時候，碰到了柯洛列夫）。營佔領了敵

陣地之後，準備再向前推進。這時營政治指導員在望遠鏡裏視察地勢的時候，看見那小高峯上有兩個人在搏鬥。

「媽的什麼事？」他狐疑地說。「哦，在狙擊瞄準器裏邊望望看，比較清楚些：那裏好像有一個水兵和一個法西斯蒂在做法國式的摔角？……」

向瞄準器裏一看，這的確是一個水兵。那狙擊兵把這鬥爭的一切危急變化的情形轉告給那些好奇的人，期候着柯洛列夫安然射死那兵士的時刻。但是政治指導員已經發了命令：柯洛夫尼柯夫躍上那匹奪來的馬，非常及時的趕到援助了柯洛列夫。

九 四 人 營

紅海軍戰鬥員米哈伊爾·聶格列巴(Михаил Негреба)的這一次戰事是在黑暗中跳傘的時候開始的。說得正確一些，——友愛地，但是猛烈地在背上推了一下，他笨拙地塞住在飛機艙裏，阻礙着別人，這一推倒幫助他飛出了飛機艙。

他飛過了一段相當大的黑暗的空間，還沒有拉開環的決心：這是他第一次的跳傘，他恐怕吊住在飛機的尾上。降落傘順從地張開了，假使聶格列巴能夠看到身邊的他的朋友柯洛列夫(Королев)，他就會對他閃閃眼睛說：「結果還是照我們的意！」

兩星期之前，西伐斯托波爾編組一隊降落傘志願兵。柯洛列夫和聶格列巴當然都不肯放過這樣的機會，對於從前跳過降落傘沒有這一個問題，兩人都高傲地回答道：「怎麼不……在飛行俱樂部跳過七次。」爲了忠實本可以說二十次，那末他們就要被委做教官，這無疑地就是說話不審慎了。這就已經足夠說明了，當他們第一次整理降落傘的時候，兩人對這些古怪的袋咕嚕了好久（好像根據自己的經驗批評旅行包似的），而且在兩人還沒有看出應該怎樣帶降落傘和整理帶子之前，他們用一隻眼睛掃視着別人。

然而這一切都完滿解決，現在聶格列巴在黑暗的天空中飄游，他對於空中的寧靜覺得很奇怪。砲聲隱隱約約的傳到這兒高空中來，雖然連

發的砲火的環在全奧地薩四周閃耀，兵艦也從海上轟擊着，掩護海軍陸戰團登陸（傘兵要從後方迎上去和陸戰團會師）。城裏，血花似的蔓延開了又高又大的火災。聶格列巴應該降陸的地方完全是黑暗的。

不過，不久他在那邊也見到星火。好像從戰艦頭上甲板的橋頂上望下去，只見那裏有許多人急急忙忙的抽完捲煙，爆發着不斷地抽吸的捲煙的星火。這也是戰綫，就是要降落在那裏，在羅馬尼亞人（Румынии）的後方。他照着教他那樣的拉緊了帶子，斜綫地向戰場上穿下去。

顯然，他降陸的地方離開戰場太遠，因為黑暗中太平無事，沒有碰到什麼人。突然有一樣東西扣住了他的頸額，他揮刀向黑暗中劈擊，但這却是通訊電綫。聶格列巴從囊裏拿出鉗子，沿着電綫爬去，把它切斷了數次地方。他腦中生了一個念頭，這電綫是可以引領到一個羅馬尼亞部隊去的，那裏可以用自動槍火惹起一場大大的騷動。

過了一個鐘頭，那電綫領到了一處雜草叢生的地方。聶格列巴向晨光微曦的黑暗中仔細一看，只見有三匹馬和在稍稍過去些的地方有一個哨兵。那些馬嗅到了人，嘶叫起來了，所以祇好等待許多時候，等到牠們嗅慣。這時候，聶格列巴一想，可以除去那哨兵，躍上馬，在村子裏一面馳騁，一面放射自動槍。他慢慢兒的爬到哨兵那裏，左手握着自動槍，右手握着刀。但是在爬的時候，這隻右手滑進了一個不明不白的陷坑，而且同時碰到了一樣柔軟的什麼東西。他覺得溫暖起來，於是他伏着不動。地下什麼地方傳來一陣響亮的人聲。

最後他明白：這柔軟而有彈性的障礙原來是蓋住地窟通風口的被頭。那裏傳來一陣別的人聲，響着馬刺，的的得得的響着打字機。聶格列巴當心地用刀穿了一個穹窿，向地窟裏望去。一看就明白，這是營部，也許是團部。幾個羅馬尼亞軍官擠在桌子旁邊看一張地圖，有一個長着黑鬚和好久沒有修臉的中年軍官憤怒地在地圖上指給他們看什麼東西。角落裏蹲膝盤踞着幾個電話員。他們叫其中一個軍官過去，於是那軍官就開始在聽筒中號叫起來。聶格列巴趁着這喧嘩聲，從袋中取出一個手溜彈。一個他覺得不夠。當地窟裏又開始高聲談話的時候，他拿出第二個，接着又是第三個，它把它們繫在一起。他正想把它們扔進通風口，然而却的的得得的傳來一陣馬蹄聲，又有兩個人馳到地窟前來。聶

格列巴讓他們進去之後，立即因此而自稱自讚起來：地窟裏所有的軍官都立正和恭順地站起來，——顯然，進去的兩個人中，有一個是高級軍官。

聶格列巴把手榴彈丟進通風口，莽撞地衝到亂草叢中。那哨兵叫了一聲，地窟裏轟然一聲爆炸，哨兵不知消失在什麼地方了。

當聶格列巴來到羅馬尼亞戰壕前綫的時候，已經天明了。他躺在乾草堆裏，開始等待。有一個獨行騎士馳過。他用全力趕着馬，一面回頭探望，一面把頭彎在馬頸上。聶格列巴舉起自動槍對準他，但是附近什麼地方發出一排槍聲，那騎士倒下了。聶格列巴高興起來：顯然旁邊還有一個我們的傘兵躺着。自動槍又響了，於是現在聶格列巴明白，那傘兵在不遠的矮樹林中打擊羅馬尼亞人，這些羅馬尼亞人從這裏看去是看不見的。

他決定沿着玉蜀黍叢爬到同志那裏去（兩個人總比較好一些），但是砲彈吼叫起來，一顆一顆在矮樹叢中爆炸，自動槍默然不響了。這時從小窪地裏出現十個到十二個羅馬尼亞人。兩個拖着一尊迫擊砲，其餘的不斷向躲着那聶格列巴所不知道的無名同志的矮樹叢中射擊。聶格列巴在他們的射擊聲中加上了自己的。有幾個羅馬尼亞人倒下了，其餘的扔下了迫擊砲，衝到玉蜀黍叢中去了。一切又沉寂下來，祇在遠遠裏傳來射擊聲。

他爬到矮樹叢那邊，找到了他們傘兵隊的水兵列翁季葉夫（Леонтьев），那人俯伏的躺着，給迫擊砲彈的碎片擊傷了。聶格列巴把他翻過來。列翁季葉夫睜開眼睛，但是又閉上了，他輕聲說：

「米沙（Миша）……給打中了……跑不出去了……」

聶格列巴向他那白得像蠟一樣的臉仔細一看，忽然明白了，在這矮樹叢中，他也將找到自己的末路了：獨個兒把列翁季葉夫帶過前綫是不成的。把他一個人留在這裏，或者履行他的請求——也不行。他混身冰冷和痛苦起來，他罵了自己一聲，——他是要從這兒跑出去的……要是他自己一個人走，又強壯，又完好，那是跑得出去的……但是雖然憐惜自己和自己的性命，不過爲了另外一個人，也祇好不顧了，他緊壓着自己的心，躺到列翁季葉夫的旁邊，強顏爲笑的說：

「朋友，這總是來得及的……先讓我來包紮……渡得過的：兩個人——不是獨個兒……」

他自己和列翁季葉夫兩個人的兩包繃帶都包紮光了。包紮好以後，列翁季葉夫覺得自己好些了。聶格列巴把他安頓得更舒服些，把自動槍塞在他手裏，說：

「你做我的刺刀隊。躺着，握住彈盤就成。我們打得退的。聽，我們的部隊近了。」

實際上，前面在羅馬尼亞戰壕後面，正在進行狂烈的射擊。看來，陸戰團在進攻羅馬尼亞人。但是並不因此而可以輕鬆些：不久那些被打出戰壕的羅馬尼亞人就將向後衝來，藏着兩個水兵的那個矮樹林剛好將是他們的退路。對於這一點應該有一個準備。聶格列巴把手榴彈拿出來放在自己面前，把後備的子彈盤裝上自動槍，回頭對列翁季葉夫說：

「手榴彈你有嗎？」

「有，」他回答着，一面試試他能不能稍微移動他面前的自動槍。「三顆。手榴彈拿去，我的子彈盤可別碰。我自己要射擊……他們走近的時候，米沙，把它們扔去嗎？」

「對呀，扔去，」聶格列巴說，於是他們沉默了。

戰事近了。射擊聲愈傳愈近。太陽已經照得很熱，溫暖的草的苦味從地上騰起來。等待最後一次的戰事，同時還有死亡——這是很難受的。身邊，大約三百米突之內，可以看到一個深邃的山谷，那裏可以好好兒的守住和從側翼打擊羅馬尼亞人。但是要把列翁季葉夫帶到那裏去，那他是做不到的。

他強制自己望着自己的面前，望在敵人必然將從那兒出現的小窪地。要希望它快一點：他覺得他的神經受不住了，要是這種等待再遷延，他要把列翁季葉夫留下，獨個兒爬到山谷那邊，離開那正在退走中的軍隊的地方去。

「我們的人在後面，」列翁季葉夫忽然說道。「聽見嗎？」

聶格列巴自己也聽到後面有清晰的不長久的排槍聲，但是這不敢相信。現在他抬起頭來。後面真的斷斷續續的劈劈拍拍響着自動槍。列翁季葉夫微微的動起來，他用微弱沙啞的聲音叫道：

「水兵們！……這裏來！……」

他試試想爬起來，但是他的氣力不夠。聶格列巴從矮樹叢中探出頭來，從黃色的玉蜀黍叢中看見不遠的地方有一頂黑色的無舌海軍制帽，左面一點——又是一頂。他全身直站起來，揮揮手：

「水兵們！……畢列丕里蔡（Перепелица），鬼東西，右邊，自己人！」

有兩個傘兵躍出玉蜀黍叢，跑到矮樹林這邊來。

這是畢列丕里蔡和柯吉珂夫（Котиков）。他們躺倒在矮樹叢裏，聶格列巴迅速地報告了情勢和自己的計劃：跑到山谷裏去，側擊退走的羅馬尼亞人。

「這裏不是我們的陣地，這裏我們會像鷄一樣的被窒息縊死的，」他說道，「拿起手榴彈，抬走列翁季葉夫，我來作掩護。」

柯吉珂夫和畢列丕里蔡把傷者抬起來。那傷者咬緊牙齒，閉住眼睛：跑的時候每動一動就引起劇痛。到山谷還剩大約八十米突的時候，那邊小窪地裏發出槍聲，跳出十多個羅馬尼亞人。聶格列巴以自動槍火作答，但是其餘兩人也祇好放下列翁季葉夫，加入戰團。一部份羅馬尼亞人被子彈打到，有一部份被聶格列巴衝到小窪地上去扔的手榴彈所栽倒。跑了一段路，但是又迫不得已躺下來再殲滅了九個兵士，這些兵看來寧願比別人早一些退到後方去。水手們最後擊退了他們之後，跑進山谷，在那邊又找到了一個傘兵——李托夫慶珂（Литовченко）。他躺着，鄭重地擺滿了手榴彈，從草叢中觸出了黑色的自動槍的槍口。他看見了紅海軍戰鬥員們，興奮地說：

「我已經以為——我糟了。孤獨無援的一個人躺着，可是他們闖來了——你祇要算算看……哦，現在我們強大了！守得住了。」

列翁季葉夫昏迷着。聶格列巴看了看繃帶，它們都浸在血裏。於是他脫下了自己的制服，把它撕碎，做成了新的繃帶。畢列丕里蔡同時拿出糕餅和巧格力。

「先進些早點吧，」他說道，其餘的人拿出了自己的口糧。但是乾燥的糕餅不能下嚥，巧格力哽住了嘴，也難吞下。嘴裏跑得乾燥非常，太陽已經熾熱着，他們每一個人要是能弄到一小口水，那是肯出重價的

。但是大家在夜裏就已經喝空了自己的水壺。祇有在李托夫慶珂那裏却偶然還剩一點點水，他伸手把壺遞給聶格列巴：

「給他吧。人乾得發燒了。」

聶格列巴當心地把水倒在列翁季葉夫的口中，那人嚥了一口，睜開眼睛。

「熬一熬，列翁季伊奇(Леонтьич)●，」聶格列巴說，「瞧，我們現在有多少人。真的，我們衝得出去的！」

列翁季葉夫並不作答，又闔上了眼睛。畢列丕里蔡忽然罵起來了。

「我們做錯了。我們不應該吃早點，應該奪取那迫擊砲。失掉了。旁邊還有砲彈……」

大家看看羅馬尼亞人棄下的那尊迫擊砲，李托夫慶珂爬起身來：

「誰來跟我一同去拖來！」

「躺下吧，」畢列丕里蔡生氣地說。「羅馬尼雪基●闖來了，瞧！」

真的，有第一羣撤退的羅馬尼亞人從小窪地那兒跑出來，向不久以前水兵們到過的矮樹林那邊筆直而來。跑在最前面和最快的是幾個德國自動槍手。他們跑到矮樹林附近躺下，開火射擊那些撤退的羅馬尼亞人。

「好戰術！」聶格列巴驚異了。「怎麼，水兵們，我們幫弗里茨的忙嗎？……不過要節省，別像他們那樣：瞄準了打，別一排一排的放。」

他捲起了橫條子水手衫的袖，首先打死了一個揮舞着手槍的軍官。水兵們的子彈從山谷裏飛出來打擊退兵的側翼。

不射擊也是可以的。羅馬尼亞人不會發現躲在山谷裏的這一小夥人的，那末他們就可以毫無損失的通過到自己的後方去了。但是水兵們射擊，他們開火掩護自己這兒的地段。他們射擊，他們知道每一槍再可以殲滅一個敵人，他們射擊，幫助陸戰團水兵們的進攻。

在這種槍火之下，軍官們既無法阻擋，也無法收集那從戰壕裏跳出來的幾團兵。於是那些德國自動槍手也向水兵們開火，軍官中有人集合了大約二十個兵士，領他們向山谷這邊來。這已經是真正的戰事了。水兵們擊退了兩次進攻。最後羅馬尼亞人的浪潮過去了，在玉蜀黍叢和山

● 列翁季伊奇是列翁季葉夫的愛稱。

● 羅馬尼雪基(Руманешти)是羅馬尼亞人的卑稱。

谷裏遺下了許多不動的身體。畢列丕里蔡環視了一下戰場。

「一個一個做了，」他滿足地說。「不過我們的彈藥怎麼樣了，弟兄們？」

彈藥的情形很壞。在打自動槍手和擊退兩次反攻的時候，水兵們差不多耗盡了全部存底。更糟的是現在毗鄰地域裏的羅馬尼亞人一定要走的，而且無論如何估計起來，他們不可避免地要衝向山谷。聶格列巴提議重複作機動戰，到旁邊一個山谷裏去，這地方看起來又是在退兵的側翼，但是他們看了看列翁季葉夫，自己放棄了這念頭。水兵們默然的思索着。後來聶格列巴說：

「有什麼辦法……看起來這裏是要守住的。彈藥留作突圍之用。我們祇用手溜彈反擊。打那些衝近來的人。」

他們默然了，等候敵人出現。後來畢列丕里蔡從袋裏拿出一支軍官用的手槍，看了看彈匣。

「六顆子彈，」他說道。我們有六個人。够了。懂嗎？」

「懂，」李托夫慶珂說道。

「明白，」柯吉珂夫斷定道。

「是呀，」聶格列巴加上一句。

他摘下四棵小草，量齊了頭咬下一棵，捏在拳裏交給李托夫慶珂。

「你這支別人的手槍從那兒來的？」這人伸手接小草的時候，向畢列丕里蔡詢問，輕鬆地結束道：「我不適用，很長。」

「夜裏在玉蜀黍叢中打死了一個軍官，」畢列丕里蔡答道。「東西並不重，將來會有用的。你拿去，柯吉珂夫。」

「也許還是把自己的彈藥留下的好，」這人當心地抽一根小草，鄭重地說。「用他們的子彈掃蕩……」

「如果給打傷了，不能放自動槍，但是用這東西却躺着也可以打到一切的人，」畢列丕里蔡鄭重地說，自己也抽了一枝小草。「也太長。結果，米沙，祇好給你了……不過你別着急。什麼時候全部完結，這是很明白的。」

「是呀，」聶格列巴說着，把手槍放在手下。

「那末，來吧，」柯吉珂夫低聲說。「哦，水兵們……要是沒有什

麼……，那是會見面的。」

於是海員們沉默了。祇是列翁季葉夫有時呻吟着。畢列丕里蔡把帆布水手衣，給聶格列巴：

「遮起來吧。你披着像一匹斑馬。一維爾斯特●之外也看得見。」

「總是要看見的，」聶格列巴答道。「還是這樣的好，讓他們認出這是水兵。」

於是他們又沉默了，看着那雪崩似的向山谷滾來的羅馬尼亞人。

羅馬尼亞人爬出戰壕，倒在地上回擊那些追逐他們的人，又跳起來跑大約五六米突。他們像鏈子似的緊密地行動，差不多互相平排着，每跑一步，就離開那一小羣水兵的地方愈走愈近了。他們有近百個人向山谷直奔而去，看樣子，他們覺得他們能避過追趕他們的陸戰團水兵的砲火了。他們又躺下回擊，後來好像按照着命令似的躍起來向山谷衝去。

已經能够看清楚他們那些沒有剃過，淌滿着汗和嚇得沒有人色的臉。他們近得好像難聞的汗臭也衝到鼻子裏來了。他們一聲不響的向山谷跑去，和睦，固執和推擁地，像一羣迷失了路的失魂落膽的牲畜。

於是這時聶格列巴當路站起來，全身直站起來，——又壯健，又勻稱的水兵，穿着橫條子水手衫，左手握着自動槍，右手高舉着手榴彈。

「喂，羅馬尼雪基，嘗嘗水手的禮物！」他狂熱地喊叫，扔了一顆手榴彈。跟着這顆手榴彈之後，山谷裏又飛出了三顆。四顆手榴彈在那汗流浹背的人羣中爆炸。有幾個羅馬尼亞人倒下。其餘的退走……，像兔子似的四散竄逃。水兵們又扔了四顆手榴彈。通路擴大了。畢列丕里蔡叫道：

「米雪加●，衝出去吧。把列翁季葉夫抬走！」

水兵們立刻懂得了他，各人用空着的手抬起傷者。他們向着那在羅馬尼亞人中間構成的通路衝去，列翁季葉夫痛得醒轉來了，他又咬緊了牙齒，忍住這一個狂烈的飛奔。當他們看見羅馬尼亞人跟着他們衝來的時候，他們已經越過了人羣。他張開牙齒，對畢列丕里蔡看了一眼：

「把我丟了吧……你們衝過去吧……」

-
- 維爾斯特（Верста）長度單位，一譯俄里，約合一公里許。
 - 米雪加（Мишка）是米沙的愛稱。

畢列丕里蔡一面跑，一面對他罵起來，於是他不響了。

羅馬尼亞人已經跑近了：水兵一共祇有五個，而他們却有幾百，他們，顯然明白了這一點，所以決定想把水兵們活捉。有一個身材高大的兵士向畢列丕里蔡撲去，想用刺刀打他。柯吉珂夫放下列翁季葉夫的腿，向那羅馬尼亞人的後腦上放了一槍，但是另外一個向他撲來。畢列丕里蔡奪下了一支羅馬尼亞兵的步槍，用刺刀猛烈地栽倒了一個兵士，在他之後——又是第二個和第三個。後來他扔下步槍，從腰帶上拔下一顆手榴彈，遠遠裏向那些跑近的兵士丟去。那些人退走了，但是那手榴彈在他們中間爆炸。保全性命的人都躺下來開火。子彈在水兵們的四週噓噓作聲。畢列丕里蔡倒下了喊道：

「你們兩個人拖走吧，我跟柯吉珂夫抵擋！」

他們兩人倒在草裏，開始用最後的彈藥回擊。聶格列巴和李托夫慶珂匍伏着把列翁季葉夫拖走，其餘兩人一面用稀少的，但是準確的槍火抵禦着羅馬尼亞人，一面跟着他們爬去。最後，羅馬尼亞人落後了，他們急急忙忙的趕回後方去，那些水兵却意外地自己衝進了撤空的羅馬尼亞的戰壕。

他們心神略定，檢點了一下。柯吉珂夫給子彈穿了面頰，畢列丕里蔡的大腿上中了兩顆子彈，李托夫慶珂也發現他受傷了。所有的制服都包紮創口包光了。

羅馬尼亞人已經遠在矮樹林之後，前面顯然祇有自己人了。水兵們把列翁季葉夫更舒服地安頓在戰壕裏，給他取來了些水，把他洗了洗，餵他喝了些水，在他身旁放下一支羅馬尼亞人的步槍和幾顆在戰壕裏找到的手榴彈。他看了所有這種種關心的行爲，羸弱地微笑着，他那眼淚盈眶的眼睛比用任何話更明白地說出了他心中的話。這種神色使聶洛列巴窘了，因為他站起身來，帶着過分鄭重的樣子說：

「在這兒綸一會兒吧，我們不再使你震動了。馬上派担架來。我們找自己人去。」

於是他們站直起來——四個穿着橫條子水手衫，戴着黑色的無舌海軍制帽的人，他們混身染着血跡，包紮着制服的破布條，但是很雄壯，而且又能準備作突擊數百敵人的大舉了。看來他們自己也感覺到了他們

的強大的活力，畢列丕里蔡說道：

「一個水兵是水兵，兩個水兵是排，三個水兵是連。我們有多少人？四個？……是營，聽我的命令：開步……走！」

十 伏洛皮堯夫砲隊

蘇聯英雄伏洛皮堯夫的高射砲隊，法西斯蒂根據十二月的攻擊就已經認識了。當時該隊那些祇習慣於在空中搜索敵人的又尖又長的砲管矗立在大地上。它們用穿甲砲彈打擊坦克，用燒夷彈打擊汽車，用榴霰彈打擊步兵。紅海軍戰鬥員們用放射準確的自動槍火和扔擲手榴彈來阻擋那突然在到西伐斯托波爾去的路上出現向砲隊狂攻的法西斯蒂。

現在六月中，該砲隊又挺身鎖閉了那抵達光榮之城的大路。

這一次，法西斯蒂傾擲了大量的兵力來攻它。飛機一架一架的來轟炸。濃烟直冒，火柱一般高冲雲霄的爆炸，遮蔽了砲隊的整個防地。但是烟霧散去，飛騰到空中的雨一樣的石子落在地上的時候，——火燄和灰塵中，沿着草又伸出了又尖又長的高射砲管，它們準確的砲彈又在痛擊法西斯蒂坦克了。

後來這些大砲終於陣亡了。

它們像果敢的戰士那樣的躺着，面對着敵人，伸出了它們那些挺秀的殘廢的砲筒。砲隊現在祇用紅海軍戰鬥員的手槍和手榴彈抵禦了。

水兵們在那裏打得怎麼樣，他們怎樣想法殲滅敵人，又守了幾個鐘頭，在這一塊還保留在蘇維埃人手裏的蘇維埃土地上發生些什麼事——這我們不要加以猜測和猜想。

讓我們每一個人默讀三個無錢電報，這是伏洛皮堯夫砲隊在它最後的一天發出的：

「12—03。我們受到許多手榴彈及無數坦克的攻擊，別了，同志們，我們不在而完成勝利吧。」

「13—07。我們在進行土木堡壘爭奪戰，不過沒有人可作戰，都受傷了。」

「16—10。沒有人和沒有東西可以作戰了，請開火轟擊司令站，這

兒有許多德國人。」

於是十二吋海岸大砲向那歷史的砲隊的司令站連續轟擊了四小時。

假使大砲能哭的話，血淚就要從它們那些把砲彈送到朋友，弟兄，水兵們頭上去的火熱的砲口裏掉在大地上了，——這些水兵的身上活着爲勝利而蔑視死亡的，崇高和熱情的海魂。

十一 古老的月牙堡。

這一個古堡是無論那個到過西伐斯托波爾的人都知道的。

在港灣入口處的北面，矗立着一個石造的砲台，險嶮地把它自己的高牆垂在港灣的碧波之中。差不多在一百年以前，它在這透明的水中看見一大堆黑黝黝的八十艘砲艦，這是第一次西伐斯托波爾保衛戰的英雄們逆襲侵入港灣的攻擊時擊沉的，從這些砲艦上卸下的那些海砲，當時並且曾經從它那些寬大的砲門裏打擊過敵人。

在第二次西伐斯托波爾保衛戰裏，那希莫夫水手的子孫們又在這古老的月牙堡上豎起了高傲的黑海的光榮旗幟。

這月牙堡對於敵人是很需要的。奪到了它，法西斯蒂就能澈底阻止汽艇和船艦入海的任何可能了。月牙堡據臨着海灣的出口，所以德國人竭力想迅速佔領它。

在西伐斯托波爾保衛戰的最後幾天悲壯的日子裏，在三級尉士葉夫西亦夫（Евсеев）和營政治委員古里尼奇（Кулинич）指揮之下的水防軍的八十四名紅海軍戰鬥員向這英勇的城提出了誓言：守住月牙堡和海灣入口，他們手持自動槍，登上那古老的石牆。在德國人第一次進攻的時候，水兵們打倒了五十多個自動槍手，餘下的都被迫鏖湧退走了。

於是法西斯蒂調了大量兵力來攻月牙堡。來攻這古堡的有坦克。數百砲彈開始掉在花崗石牆上。這些牆從前曾經能夠忍受第一次西伐斯托波爾被圍時的圓形炸彈的突擊，但是又尖銳又猛烈的現代式的炸彈，它們就受不住了。月牙堡的牆，開始崩塌，壓在水兵們的身上。

-
- 月牙堡（Равелин）是堡塞的一種形式，一譯半月堡，或彎月形砲台，以其形狀彎曲如新月，故名。

坦克和步兵的攻擊接一連二的從前方和兩翼向月牙堡一次一次的湧來。攻擊像浪潮似的湧來和衝碎了。在各次攻擊的中間，又有數百枚新的砲彈掉到這所古老的砲台上。它們在它的牆上擊成許多大洞，它們毀了牆，於是雲霧似的高竄的乾石灰像柱子一樣的飛騰到克里米亞的蔚藍的天空中去。但是每一次，當德國人鼓噪吶喊着勝利，向這雲霧似的灰塵進迫的時候，連續的自動槍和機關槍從瓦礫堆中飛出來打擊他們，於是攻擊又被遏住了。

砲台的保衛者人數寡少，所以他們每一個人必需像整整一連似的作戰。左翼上架着一挺機關槍，槍旁邊祇綳着一個水兵，他是共產主義青年團團員，叫康姆巴尼葉茨（Комбаниец）。他正在等待敵人爬到塌毀的牆上來。有六十個德國自動槍手向那在轟擊之後造成的穹窿裏湧出來。康姆巴尼葉茨用一長排槍打倒了三十個敵人，其餘的都退走了。

轟擊，進攻，坦克的突襲等繼續了三天。七十四個水兵把敵人的龐大的兵力和技術抵住了三晝夜。在水兵們寬闊的背後是海灣入口，那裏是要有船艦來的，所以月牙堡是應該要守住的。應該……所以水兵們把月牙堡守住了三晝夜，直等到一切船艦和汽艇馳出海灣，沒有一個法西斯蒂能夠通過月牙堡的廢墟，抵達那碧綠透明的水。

月牙堡的牆毀了，塌倒在水兵們的身上。紅海軍戰鬥員們從石頭底下爬出來，抖擻着，又鑽入瓦礫堆中的隙縫裏，爲自己每一顆子彈找取目標去了。甚至於受了傷，他們還是爬到石頭上，艱難地拖着自動槍，重又打擊敵人起來。

在月牙堡牆下水上停着幾葉小舟。可以坐上這些小舟，放棄月牙堡。可以離開這個地獄，在這裏據守似乎已經是不可能了。但是這意思就是說——把海灣入口讓給敵人。這意思就是說——切斷那些還能從西伐斯托波爾退走的人的路。

那些小舟停在月牙堡牆下海灣裏的風平浪靜的透明的水上，它們傾聽着砲彈的爆炸，石頭傾塌的吼聲，自動槍的咯咯聲，機關槍的悠長的話聲。它們停着等待，它們旁邊有許多英勇之城的艦艇向海裏馳去。它們勢必要等好久——三晝夜。到這時候，水兵們才帶着傷者和武器從雲霧似的石灰中出來：命令召集水兵們登上最後的一艘船。

那些小舟看見的還是這樣。到戰事的第二天末，小舟旁邊抬來了一個傷者。這是一個無線電員，共產主義青年團團員葛洛蕭夫，第二級隊長。他是從那給排砲轟倒的牆底下掘出來的，決定把他送到對岸去。在水旁邊，他蘇醒轉來，知道是在把他抬到小舟上去。他抬起頭來。

「回去，」他聲音沙啞地說。「我還沒有死，拖上那兒去呀？打可惡的德國小子的氣力還有着。抬回去……」

水兵們沉默地向小舟走去。

「抬回去，我說！」他在担架上抬起身來叫道。

傷者這一聲喊叫多麼憤慨，所以水兵們在小舟旁邊回轉身去，把他抬到月牙堡的塌毀的牆旁，從前建立這座古老的月牙堡的西伐斯托波爾水手的子孫們就是從這些牆上打擊敵人的。

十二 於是迫擊砲轟擊着……

在西伐斯托波爾城下偵察的時候，有三個紅海軍戰鬥員到了一個德國人的迫擊砲隊那裏。他們向戰壕裏扔了幾顆手榴彈，並且放槍打死了四散逃去的德國人。砲隊不作聲了。似乎，可以回去了——這樣的成功並不是每天有的。但是那些迫擊砲完整無損，旁邊放着幾箱迫擊砲彈。

「怎麼，弟兄們，」亞勃拉休克（Абрацук）逡巡地說「可以，稍微來打打德國人吧？」

他着手把砲對準，柯列斯尼克（Колесник）把砲彈箱搬來，第三個偵察員亞美尼亞人（Армянин）哈斯強（Хастян）做迫擊砲的裝彈手。

德國人的砲彈向德國人的戰壕裏飛去，在那裏引起了嚴重的損失，一切都進行得很好。最後，法西斯蒂猜到了，打他們的是他們自己的迫擊砲，三個水兵身上也撒來了許多砲彈。

似乎是炸毀那迫擊砲和放棄戰壕的時候了。但是水兵們發覺，他們的營利用了那意外的迫擊砲的掩護，起來進攻了。於是他們決心在德國人的砲彈還够用的時候，轟擊德國人的塹壕。

於是迫擊砲轟擊着法西斯蒂。德國人的砲彈在水兵們的身邊爆炸得

愈來愈近，愈來愈多了。爆炸開始把塵土撒在紅海軍戰鬥員們的身上，彈片在耳邊呼嘯。柯列斯尼克倒下了：他兩腿受了傷。他自己包紮好了，繼續爬去把砲彈箱拖給哈斯強。

於是迫擊砲轟擊着法西斯蒂。它狂暴地和不斷地轟擊着。戰壕裏又爆發了一顆德國人的砲彈。哈斯強的手關節折下了。水兵們用繃帶包住他的手，遏住了血。他站起來，搖搖幌幌的，伸出那壯健的手去接那爬近前來的柯列斯尼克從地上遞給他的那個砲彈，於是把它放入砲管。

於是迫擊砲轟炸着法西斯蒂。它一直轟擊到紅海軍戰鬥員們衝鋒進攻，跑到戰壕時為止。

甚至於看見了這種景象的戰士們一看見這三個混身血污的水兵的時候也驚駭地叫起來了，他們曾經井然有序和不屈不撓地一砲一砲打擊過德國人：一個沒有了腿，一個沒有了手。一個血肉模糊得看也看不清了。

受傷的立刻抬到後方去。而亞勃拉休克却說：

「喂，我們的隊伍被拆散了……哦，誰願意……就留在這迫擊砲旁邊……這裏還有一滿箱，轟左面的戰壕，我進攻去了……」

他拾起一枝德國自動槍，跟着進攻中的水兵們衝去了。

十三 最後的報告

從岸上看起來，好像河中央長着一帶古怪的，來往移動着的白柱子似的小樹林。它們很明亮，搖曳着，從水裏長出來和慢慢兒的彫落下去，——它們在那小汽艇的航路上繁殖過去，茂密地，閃爍着水裏的塵土，它們的頂上掉下許多金屬的菓子。

這是從兩岸轟擊這河的狹隘地帶的颶風也似的砲火。在這叢林似的劈劈拍拍的濺水聲中突進的汽艇忽左忽右的徘徊着。

它的指揮員已經受傷。他全身躺在甲板室的頂上，祇是向自己的面前望着，根據了濺水的地位，揣測下一個致命的小叢林將在什麼地方生長起來。他指揮着舵機，他每個命令都挽救汽艇避免被擊中。爲了穿過這狹隘地帶和挽救汽艇，一直要從一面突到一面，避去敵人的試探的射

擊。所以指揮員喊出命令，一直向前，不斷的變更航綫。

但是那明亮和搖曳不定的小叢林時常在汽艇邊邊上長起來，有時同時在兩面船舷上。這是襲擊。於是水像蓮蓬浴似的撥滿了汽艇，並且還有彈片轟隆隆噓溜溜的和水一同掉在甲板上。在有一次這樣的襲擊之後，舵手不應答命令了，指揮員以為他受了傷或者被打死了，所以想回轉去看他，雖然他行動很是困難。但是汽艇完成了巧妙的機動，指揮員才明白，一切都無礙，於是仍舊繼續指揮舵機，——汽艇順從地執行着他最小的希望，彎彎曲曲像閃電似的沿着河馳去。

最後水上的小叢林稀少起來。祇有單獨濺起來的水追逐着汽艇。後來這也落在船尾之後了，前面展開了寬闊平靜的河。汽艇從轟擊中躍出來了，河上沉寂起來，指揮員覺得這很怪。

在這沉寂之中，他聽見後面低聲的報告：

「指揮員同志……不能駕駛了……」

他回轉身去。那舵手全身懸在舵上。他的臉雪白，沒有血色，眼睛閉着。雙手還握着舵，當他慢慢兒的爬去，倒在甲板上的時候，這雙手把舵扳了轉去。汽艇猛然向岸衝去。

指揮員抓住了舵，叫人來幫助那舵手。

把他抬起來的時候，他已經死了。他左足的足蹠斷了，舵旁邊的整個甲板完全浸在血裏。

這是在 034 號汽艇上。它的舵手是黑海水兵第二級隊長史雪爾巴赫（Щербак）。

（葉 落譯）

塞拉菲木維赤
(А. Серафимович)

嬰 孩 (РЕБЕНОК)

我們馳過了伊洛芙里亞河(Река Иловля)上的鐵橋。我們有一大隊軍用列車：幾千個從各托兒所撤退的孩子和近三百名紅軍戰鬥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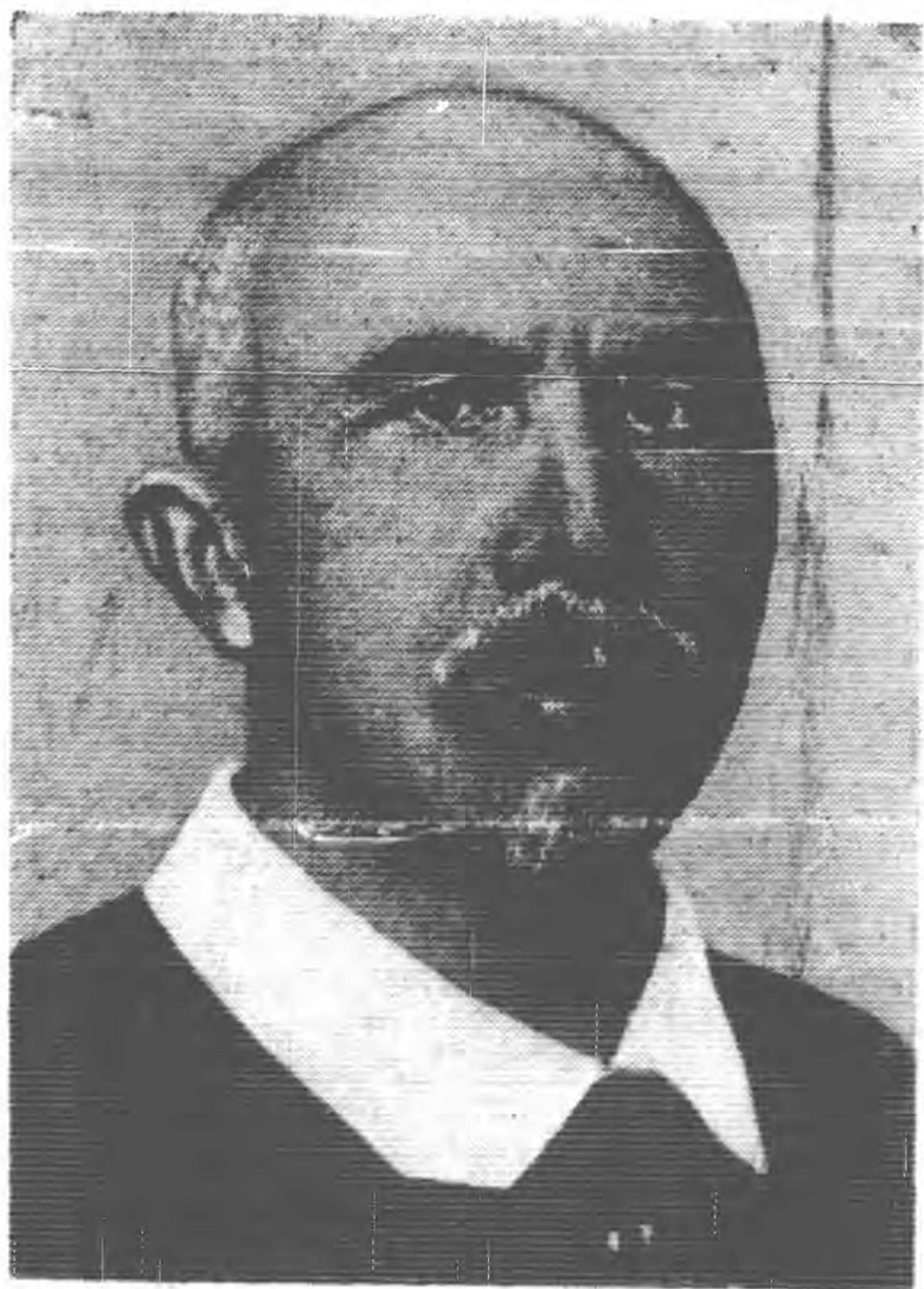
太陽低垂在赤裸裸的草原上。車廂裏準備進早餐了，傳來了兩響的爆炸聲。後來接連的又來了。列車停下。孩子們一面號叫，一面像豌豆似的從車廂裏撒下來。後來又跳出紅軍戰鬥員。大家都躺在草原裏。

白煙惡相地在鐵橋上瀰漫。有十五架敵機在破壞那橋。我們的高射砲開口了。精工製造的榴霰彈從三四千公尺的高空中掉下來。要是它擊中的話——就沒命了。

我盡力遠離車廂跑去，車廂頂上嘩啦啦的響着撒下來的榴霰彈。有一個小姑娘——五歲半，蹣跚縮腦地緊握着我的手，急急忙忙的閃動着赤裸的小腿。她身上祇穿一條短袴。我們躍出了所坐的車廂。

我們在地上。爆炸以不可言喻的力量震動着整個草原。眼睛剎時昏暗，但是胸口悶塞住了。如果站着的話，我們要被那種空氣的震動猛烈地擊倒在地上了。像浪潮似的洶湧的烈煙惡形惡狀地旋捲着擁過那小河。橋在濃煙中看也看不見了。有一個躺在不遠的地方的紅軍戰鬥員抬頭看看那白煙說：

「簡直像是一噸多重的炸彈，力量大得使人難以相信。好像舐光了一樣！」



塞拉菲木維赤

A. C. СЕРАФИМОВИЧ

К 80-летию со дня рождения

(19 января 1863 г.)

高射砲轟擊着。大多數飛機衝到一邊，然而向上飛走了。有五架向和平的工人村衝去，炸彈開始在那裏兩聲一下的爆炸。一捲一捲濃烈的黑煙旋捲起來，火舌穿出來向上竄去。這幾架也飛走了。祇有一架，冒着黑煙，錐鑽似地向下衝來。

「到車廂裏去！」

整個草原蠕動了，迅速地向軍用列車流去，我也攙着史維特朗娜（Светлана）的手跑着。他捲縮着小頭，施出全身的孩子氣力閃動着那雙赤裸的小腿。跑到鐵路的路基。列車已經以全速力開走了。在遠處噴着烟，消失了，四周圍是草原。我們獨個兒。離開軍用列車跑得太遠了。黑烟濃烈地在村子上蜷着，蔓延開來，火舌竄出來得更多，侵蝕着草蓋的茅屋。

沒有辦法。我們沿着路基步行走到位在十一公里之外的另外一個車站。伊洛芙里亞河裏火勢猛烈，我們沒有辦法。河呼吸着難受的熱氣。鐵路綫苦惱地閃耀着。忽然史維特朗娜坐在炙燃着的沙上，大得像雨點似的眼淚透明地掛在她那捲曲的睫毛上。她號陶大哭起來，熱淚浸潮了我的手。

「你怎麼了，你怎麼了？」

我撫着她的小頭，拭去眼淚鼻涕，但她還是哭着。

「你怎麼了？」

她在號哭中勉強說出口來：

「她頭沒有了……」

「誰，我的小朋友？」

「她，一個女孩子……」

「慢着，你怎麼了，什麼地方？」

「你知道轟炸密特維其蔡（Медведица）橋的事嗎？德國人飛走之後，孩子們跑去看，我也跑去。橋堅固地還在，可是工人住的地方全燒光了。孩子們是在巷子裏玩耍的。孩子們的手腳都飛走了，有一個女孩子的頭沒有了。她的媽媽跑來，倒下去，抱住她，但是頭沒有了。祇有一個頸。人家想把媽媽拉起來，但是她不肯，掙脫着，撲在她的身上，可是她祇有頸，頭沒有了。還有別人的媽媽找尋自己的孩子們的手，腳

和小塊的衣衫。」

她停止哭了。用手背拭去眼淚，說道：

「老爹，我要吃東西。」

「親愛的，我什麼也沒有。我們快點走，也許車站上有飯店。可以弄到些什麼東西。」

我們急急忙忙的走，她又搬動赤裸的小腿，緊縮着頭。熱氣噴在草原上。出現了一個小車站。走了十一公里路了。有幾個持槍的紅軍戰鬥員換班下來，坐在日影裏。面色畸形的史維特朗娜嚇得混身戰慄，抱住了一個紅軍戰鬥員，抱住了他和槍：

「它又來了，它飛來了！」

「你看見在那兒？天上是乾乾淨淨的。」

「我聽見咕——咕——咕……咕……」

是的，它飛得很高，好像是一架偵察機，看看橋怎麼樣了。她真實地傳達出了那種跟着敵人同來的死喪的波浪形的聲浪。爲了想法安慰她，我重複說道：

「沒有，什麼也沒有。天上沒有什麼。」

「嗤，你！你老爹耳聾。你老爹別叫我扯謊，你自己騙人。它在飛，想向這所小房子丟炸彈，我的頭也要沒有了。」

她譁狂地號哭。

「瞧火燒，孩子橫七豎八的倒下……」

有一個紅軍戰鬥員撫着她的小頭，她入睡了，還是抱住了那紅軍和步槍，稚氣地在睡夢中訴怨地抽噎。那紅軍戰鬥員坐得不舒服，但是他一點也不動，恐怕驚動那嬰孩。日影短了。那些紅軍戰鬥員蹲着，把步槍握在兩膝之間，一聲不響地坐着。比較老的那一個——他的鬚髮已經斑白——說道：

「這就是怕人的事：我們開始習慣了，對一切都習慣了，戰爭，孩子們橫七豎八的倒下，據說也是戰爭。」

「哦，對這可真不會習慣。」

「說不會習慣……你以爲祇有那些橫在血裏的孩子不幸嗎？不，弟兄，德國兵傷害了整整的現在的這一代，傷害了靈魂，他們心裏都受傷

了。你懂嗎，所有這些德國人都像蟲豸似的腐爛了。可是我們的孩子，整個這代人却將留下創傷。」

「哦，那末怎麼辦呢？」

「怎麼，怎麼辦！用牙齒咬破喉嚨，別讓他透氣。它們今天有十五架，可是祇打下了一架。這怎麼的？」

「高射砲是有的。」

「高射砲是有的。你鼻下鼻涕是有的。用步槍打，讓眼睛學學慣——我們用步槍把它們打下來的，那還少嗎。你有仇恨——就會打得下來的。這個小小的女孩子在教你，她跑來了，可是你却說高射砲。」

大家的眼睛嚴酷地眯着，嘴唇緊閉着，鬍鬚像用鐵緊鎖着似的。死一樣的沉寂。有一個紅軍戰鬥員站起來，揮着手。有一個巡邏的騎士在草原上飛馳，回過來到小站上來。他還沒有馳到，那紅軍戰鬥員喊道：

「橋炸得很厲害嗎？」

那巡邏員默然從馬上跨下，把韁繩套在一個小柱子上，坐到日影裏去，他在短袴裏掏了一會，他拿出一張壓皺的小紙頭，在膝上把它撫平，默然的傳給隔壁的人。旁邊那人準備好了似的給他倒些煙草。他高興地抽起煙來，說道：

「橋完整無損。剛才它在煙裏面看也看不見。一些小損傷在來的時候都收拾好了。晚上火車要開了。」

「喔唷，那好極了。」

眼睛愉快起來。

「我說他們連轟炸都不會。」

那巡邏員彈了彈煙灰。

「橋他們不會炸，可是工人村倒全給燒光了。許多人死了，有不少孩子……現在在灰堆中挖掘。在拖那些燒焦的屍首。還有雞，鴨，牛。」

「爲什麼不四散跑開呢？」

「他們怎麼幹的：所有的飛機都沿着村邊飛和燒，後來才燒中央部份。草屋頂，到處是草，乾草，籬垣——像火藥似的爆烈着，沒有地方可逃。邊上當中都是火。」

那女孩子醒轉來，拭拭小眼睛，說道：

「火呢？」

「火熄了。」

「孩子們呢？」

那巡邏員剛剛張開嘴，那幾個紅軍戰鬥員衆口同聲的咕嚕道：

「一個人也沒有碰動，都跑到河邊的柳林中去了。」

那女孩子拍拍手說：

「老爹，我要吃。」

那些紅軍戰鬥員忙起來了，他們打開自己的囊，有人傳給她乾的白麵包，有人傳給她一小塊糖。有一個人找到了一小塊糖菓。那女孩子坐在橛上，動蕩着小腿，像老鼠似的咕咕咯咯的吃乾的白麵包。有一個紅軍戰鬥員並不專對什麼人地說道：

「現在進攻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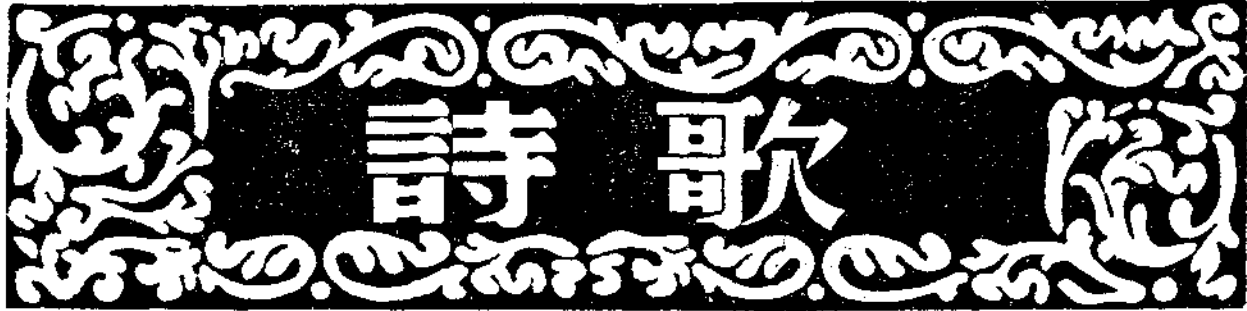
大家都默然。

調整員用小旗子向我們揮動。

「尼基丁（НИКИТИН），你坐到末了第二節車廂裏去，在乾草堆上睡覺。」

（白 寒譯）





蘇爾柯夫
(А. Сурков)

勇士讚歌

(ПЕСНЬ СМЕЛЫХ)

烏雲密密佈在天上，
閃電像穿梭來往。
在那飛塵的雲霧裏，
喇叭把警報吹響。
史大林號召勇士們，
去和法西斯打仗。
勇士——子彈見到他怕，
勇士——刺刀戳不到他。

飛機高高飛向空中，
坦克成隊向前衝。

射擊部隊也唱着歌，
爲了祖國去進攻。
歌唱像隻長翅飛鳥，
呼喊勇士快出動。
勇士——子彈見到他怕，
勇士——刺刀戳不到他。

凡爲正義戰死的人，
歷史上永留芳名。
勇敢的英雄才能得
戰勝敵人的喜訊。
勇士只知爭取勝利，
勇士的路是前進。
勇士——子彈見到他怕，
勇士——刺刀戳不到他。

勇士不惜自己生命，
打敵人只顧拼命。
好像高舉戰旗一樣，
勇士高呼夾大林。
領袖以勇士爲驕矜，
人民也對他尊敬。
勇士——子彈見到他怕，
勇士——刺刀戳不到他。
(嘉喜善譯)

亞先耶夫
(Н. Асеев)

莫斯科人民武裝起來

(МОСКВА ОПОЛЧАЕТСЯ)

莫斯科伸直了腰，

威風凜凜：

城市

手裏拿起了武器，

爲了偉大的公衆的事業

人民渾身武裝起來了。

烏克蘭襯衫的領子，

老布

制帽的前庇

混成一片，

列成隊形，

不相識的

變得親近，像兄弟一樣。

好似給你什麼幫助，

當

一個人和你並肩齊走，
跟你親切起來，
一同消磨時日！
幾百種
 最不同職業的人
放到肩上
 把戰爭的重荷；
解決
 軍事的問題
他們自告奮勇地願意。
簿記員——
 和學者並排，
和實驗室的科學家肩並肩的
 是機器師。
心合着心，
 像團結的狂流
建築場的
 櫃台上的
 賬房間的人們。
你看這些人的
 眼睛吧：
他們頑強的思想
 是嚴厲的：
我們要用全部的壓力，全部的重力

緊壓

和重効敵人。

這裏無論誰

都不會嚇得

躲到枕頭底下

把自己的臉；

戰鬥雖不是隨我們的意願開始——

却要由我們得光榮

把它結束！

命令在隊伍上飛翔：

「中隊，立正！……」

分隊開步走！」

這是巨山，……

從原地移動，

這是……

城市握起武器！

（克 魯譯）

史巴巧起夫
(С. Щипачев)

關於莫斯科 (О МОСКВЕ)

在警戒的城裏黑暗無光，
 巡邏兵瞥見行人呼叫嚴厲，
窗戶也不放出光亮，——
 它們像瞎眼長着雲翳。

啊，就讓莫斯科熄着燈吧，
 就讓我們不能快就點火吧，——
沒有關係，黑暗的宅
 仍是世界最光明的城。

(羚 譯)

史起巴巧夫
(С. Щипачев)

戰 場

(ПОЛЕ БОЯ)

在我面前是和平的白雪，
蔚藍的天和俄羅斯的村莊，
在村莊裏是敵人的陣地，
白茫茫一片盆地則是戰場。

砲台怒吼在丘陵的後面，
用火光閃耀着積雪的峯巔，
戰場的上空不住地雷響
在嚴寒的，幾乎如春的天上。

砲手自覺工作滿意，這天
他很輕快地眨着他的眼睛，
在實體鏡上搖幌的雪片
帶有只願逃命的德國步兵。

向我們迎面吹來了西風，
敵人被打得鑽入地洞藏身。
紅軍的步履愈戰愈沉重，
——步步走向勝利，愈走愈接近。

(靈 譯)

史起巴巧夫
(С. Щипачев)

無 題
(БЕЗ НАЗВАНИЯ)

不管詩做得怎樣好聽，
那句子已不會存留，
詩人爲留傳後世寫下
在靈感一瞬的時候。

唯有那種今天對詩人
是痛也是樂的詩句
今天人們如果沒有它
似乎就會活不下去。

(岑 譯)



普希金
А. С. Пушкин

吉伯林斯基繪
О. А. Кипренский



魏列薩耶夫

(В. В. Вересаев)

普希金的生平

(ЖИЗНЬ ПУШКИНА)

童年及少年時期

亞歷山大·謝爾格葉維赤·普希金 (Александр Сергеевич Пушкин) 在一七九九年舊曆五月二十六日，新曆六月六日生於莫斯科。他的父親謝爾格伊·爾伏維赤 (Сергей Львович)，是一個古老貴族家庭的地主，但他絕未從事耕種，也不專心經營，因此他在田地上的收入是微乎其微的。

娜傑士達·奧西波芙娜 (Надежда Осиповна)，普希金的母親，「是彼得大帝的黑奴」，阿伯拉罕·漢尼巴爾 (Абрахам Ганнибал) 的孫女。漢尼巴爾是阿比西尼亞 (Абиссиния) 一個親王的兒子。他



九歲時的普希金

會被人帶到伊斯坦堡 (Истамбул, 那時是君士坦丁堡 Константинополь) 作為抵押品, 後來再從該處到了俄國。彼得大帝給他題了名字, 給他受教育, 並且命他做了一名隨員。普希金在他外貌與性格上留存了他非洲後裔的許多特徵。

普希金的雙親對於他們的孩子不很關心, 他是由一位法國保姆撫養大的。普希金讀書不肯用功, 貪懶, 特別討厭數學。但在他極小的時候已經培養了愛好書本的熱誠; 他會偷偷地爬進父親的藏書室, 在那裏坐上幾個鐘頭讀他拿到的每一本書。

還祇八歲的時候, 他便開始習作法文的詩句。當時貴族家庭中, 在家裏所講的話通常是法語, 而普希金在童年時代講法國話甚至比俄國話更好。他是一個聰敏的孩子, 機智而又頑皮。他的父母從未喜歡他。也不愛撫他, 甚至對他不感到任何興趣。

一八一一年, 普希金被送往沙爾斯柯葉·歇洛 (Царское Село, 一譯皇村) 貴族學校去, 那是彼得堡一所新開的特權階級的學校, 這地方現在已經改名普希金城。



貴族學校的教師與督學們在 普希金的父親 С. Л. ПУШКИН

一年之中, 對普希金的性格作了如下的評語: 「他的天資聰穎, 勝過了他所受的教養, 他心地熱情而伶俐, 但不很深刻, 他在不必十分注意的學科方面是能幹的, 所以他的成就極少……非常機智, 但不幸只善空談……頭腦輕浮。」

這是普希金一生給不很瞭解他或者祇是很膚淺認識他的人們的印象。其實, 在貴族學校, 他倒工作了不少, 無論在讀書與思索方面。在他一首叫「小鎮」的詩裏, 他提出了他所最愛的作家。誰都不由不驚奇這

個年才十五的孩子讀的書竟會這麼多。下面這些人都是他的愛好的人：荷馬（Гомер），維奇兒（Виргилий），霍萊士（Гораций），陶梭（Тассо），莫利哀（Мольер），拉辛（Расин），伏爾泰（Вольтер），盧騷（Руссо），巴尼（Парни）；以及在俄國的台爾若文（Державин），封維靜（Фонвизин），卡拉姆靜（Карамзин），德米特里亦夫（Дмитриев），克柳洛夫（Крылов）等。



普希金的母親 Н. О. Пушкина

普希金的幾個同學因爲他說話尖利，所以並不喜歡他。可是他也有許多挺愛他的朋友：伊凡·普世慶（Иван Пущин，後來是十二月革命黨的黨員），台爾維格男爵（Барон Дельвиг，未來的詩人），狂妄的幻想家柯赫里倍克爾（В. К. Кюхельбекер）。普希金對貴族學校的首腦們的態度是非常獨立的。甚至在他進校的第一年他就是某一次風潮的煽動者，這風潮實際的效果是趕走了學校的一個最不受人歡迎的督學，叫作馬丁·比列次基（Мартин Пилецкий）。

在貴族學校裏，有一種抄本式的雜誌出版了，許多學生做了詩。其中最特出的兩位是伊里奇夫斯基（Ильчевский）和普希金。普希金的認識一年比一年來得廣博，同學們都懷着敬意看着他成長的天才。普希金在學校裏的寫作很多。讀者在最初嘗試地讀他的作品，就會感覺到他像正在成長中的一隻鷹，無疑地總會有一天施展他堅強的翅膀，直衝九霄。一八一五年一月八日，學校舉行一次公開的考試，那是預備學生由初級考入高級的。在這一年的考試中，老詩人台爾若文，俄國十八世紀時最富天才的詩人之一，也以貴客的身份出席。普希金被召到了前面，他在離台爾若文兩步之內

的地方站着，開始讀他的詩：「皇村回憶」，這是依照台爾若文的愛國短詩的格式寫的。這首詩引起了普遍的衝動。台爾若文的眼中含着淚，近乎奔跑地趕過去親吻這個男孩。普希金羞澀地逃避了，而台爾若文却高聲呼喊：「這就是將來要代替台爾若文的一個！」

在高級讀書的時候，普希金和駐在沙爾斯柯亦·歇洛的騎兵近衛師的軍官有了接觸，佳阿達葉夫（П. Я. Чадаев）也在其中。他們大半都是懷着反對政府的見解的。普希金通過了這些軍官，漸漸與當時非法的文學熟悉了起來。

在彼得堡

普希金在貴族學校畢業之後，被委任為彼得堡外交部的公務員，薪俸每年有七百盧布。當時一個年輕貴族的官職是完全有名無實的；他不做任何事，也難得出席，祇是爲了升級的目的而服務着。所以普希金有很多自由的時間。

他立即投入了彼得堡騷動的生活中，跳舞會裏跳舞，跟人鬧戀愛，弄得烏煙瘴氣，但他的黃昏時間是常與佳阿達葉夫一同消磨的，那時他也已經搬到了彼得堡，並且時常與普希金討論更嚴重的事件，否則就到卡拉姆靜那裏去，他的機智和學識使每個人都感到驚奇。

最奇怪的是他能找取時間寫作。並且他寫得很多。他一章又一章地寫成了「魯斯蘭與劉德米拉」（Руслан и Людмила），此外還寫了許多抒情詩。較老的作家們隨着他迅速成長的天才而興奮。樹柯夫斯基（Жуковский）寫信給費亞集姆斯基（Вяземский）王子說：「一個奇異的天才！是怎樣的詩啊！他的天賦磨折着我，像一個幽靈！」

一八二〇年三月，普希金完成了「魯斯蘭和劉德米拉」。這篇詩的刊印成書，是文壇上的一樁大事呀。詩的輕快優雅的風格，藝術化的造像，清晰的人物，簡單樸實的語言，不怕「最通俗」的表現，——這一切都是俄國詩中非常不平凡的東西。他由此而聲譽雀起了。

不過在普希金的頭上却同時密佈了不測的風雲。那時內務大臣是阿拉克契亦夫（Аракчеев），他夢想把俄羅斯轉變成爲一塊勞動的土地

。國家由於連年的戰爭貧乏了。爲了國外戰役而出國過的青年官員曾經有機會去觀察比較自由的西歐政治機構。——特別在法國，在那裏偉大的布爾喬亞革命恰巧轟動一時。這一切引起了人民對政府尖銳反抗的態度。自由的貴族中間產生了祕密的集團，他們的目的是想限制沙皇的專制權。普希金變成了一個敏銳的嚮應者，反映出這些集團的反抗情緒。他向亞歷山大一世（Александр I）和他的支持者投了許多諷刺詩；在他的「自由的短詩」裏他對自以爲是「蒙上帝的恩典的統治者」的沙皇宣稱：

君主，那皇位和皇冠——
不是自然而昇法律，授予你，
人民比你的塔頂更高，你獨個兒站在人羣之上，
萬古不易的法律將你抬得高於一切！

在他的「鄉村」這首詩裏，他以大膽的色彩描摹出農奴們可怖的境遇。他寫給佳阿達葉夫說：

「幸福彩霞醉人心靈，
請相信，它定會昇上，
俄羅斯人將從夢中震醒，
在專制淫威的廢墟上
將寫出我們的令名。」

他的詩在手抄的版本上傳誦全俄。鮮有一個小官員，多少識一些字，而不在心裏默記這些詩句的。

當他的愛好自由的詩篇終於給政府看到了的時候，彼得堡軍事總督米洛賴陀維赤（Милорадович）召喚普希金到他那裏去。米洛賴陀維赤當了詩人的面，發給警務督察搜查普希金房間的訓令。普希金明白這是什麼一回事，並且說：

「公爵——你現在所做的是毫無用處的。你在那裏搜尋不到你所

要的，還是把筆和紙張給我的好，我在這裏會寫下你需要的每一樣東西。」

普希金坐了下來，寫出了他的一切違法的詩篇。

事情變得嚴重了。亞歷山大皇帝決定把普希金送往西伯利亞（Сибирь）或者把他幽禁在索洛維次基（Соловецкий）的修道院裏。無數普希金的朋友都爲此驚駭。最後，由卡拉姆靜與樹柯夫斯基調停，才決定把普希金送到南方法，到葉卡吉里諾斯拉夫（Екатеринослав現在的德聶普羅彼得洛夫斯克），在南俄羅斯僑民總督尹叔夫（Инзов）將軍麾下服務。

一八二〇年五月六日，普希金離開了彼得堡。

在南方

在葉卡吉里諾斯拉夫，他患了瘧疾。他被他朋友的兒子，拉葉夫斯基（Раевский）將軍的家屬所發現。他把他帶到高加索（Кавказ），後來又往克利米亞（Крым）。最後又遷到基希聶夫（Кишинев），就在那裏他與革命運動者發生了接觸（如雅庫希金〔И. Д. Якушкин〕以及其他的人）。與他們的往來，在普希金的政治思想發展上起了很大的影響。他反抗政府的觀念由於歐洲所發生的事情而更被加強起來，更被鼓勵起來了。革命已經在西班牙（Испания），拿不勒斯（Неаполь）暴發了；希臘（Греция）向土耳其（Турция）反叛。普希金懷着熱誠跟隨着希臘叛變的發展，而夢想去參加鬥爭。

雖然在他的觀點和態度上普希金和十二月革命份子的祕密集團非常接近，但他却並不會加入他們的黨。沒有一個在革命運動史上的謀略家像十二月革命黨那樣煽動過普希金參加他們的祕密活動，可是他一方面怕在辯論或舌戰的熱烈情況下，會說出他所不應講的一些話，同時另一方面，他自認爲一個偉大的天才，祇消用他的筆尖已儘够爲他們的目的而工作了。

普希金在南方寫了巨著，像他自己在那時承認的，他「爲拜倫（Байрон）傾倒了」。他的「巴赫基撒拉的噴泉（Бахчисарайский

фонтан)]，「高加索的俘虜 (Кавказский пленник)]，和「強盜弟兄 (Братья-разбойники)]這些詩都是在拜倫的影響之下寫成的。

普希金的詩，以雅緻韻句寫就，充滿了清晰的藝術造像，是偉大的成功作品。羣衆把它們默記在心，他一年比一年更受人愛戴。在奧地薩 (Одесса)，他剛從基希聶夫被派遣過去的，就在那裏，他開始寫他最特出的作品之一——韻文小說：「葉夫格尼·奧聶根 (Евгений Онегин)]。

普希金和奧地薩總督將軍，伏隆錯夫 (Воронцов) 伯爵在當時平凡的俄國政客中，是以他的教養，能力與活動超羣的。不過他是一個陰謀家，而且也是一個自負者，冷淡而奸詐，愛聽阿諛諂媚之詞。普希金依照等級是伏隆錯夫麾下的小官員，可是他卻把自己當作一個獨立的人那樣行動，自己要求與上司處於同等階級的態度。他不像其他的官員，既不向伏隆錯夫獻媚，也不獎譽他。伏隆錯夫漸漸開始以傲慢來對待普希金了。

一九二四年五月，伏隆錯夫給普希金送來一條官家的命令，要他作為部裏的雇員，去考察某個縣城，並且搜集當地蝗蟲現象與災情等諸如此類的報告。普希金憤怒極了，這條命令表示伏隆錯夫想把他貶職，雖然還保留他屬員的職務。普希金決意拒絕，可是他的朋友勸他不要這樣做。普希金於是就出外考察那成為問題的縣城，當他返任的時候，據說給伏隆錯夫寫了如下的報告：

蝗蟲高翔在蒼空，
 降落在某些地方，
它們向四週張望，
 把所有東西吃光，
隨即又飛向天上。

普希金立刻提出辭職，並且決定靠他的文筆生活。

實際上他陷於一個亡命者的地位，為伏隆錯夫所壓迫，由於檢查官的刪檢，又不能自由創作，這一切漸漸逼使普希金決定逃亡出俄國。他

開始準備乘船逃到君士坦丁堡去。幾個朋友都幫助他。可是爲了某種原因他的逃亡永未實行。

同時伏隆錯夫仍很活動。他把關於普希金的報告一件一件地送到彼得堡，他努力想使政府相信奧地薩社會對於普希金是非常危險的，它或許會以「危險和錯誤的觀念」傳染給他。

普希金鎮靜地等待他的辭職照准。但是不測的風雲又降在他的頭上了。莫斯科截獲一封他給朋友的信，普希金在信內寫說，關於上帝存在和靈魂不滅的詭辨是難於信服的。伏隆錯夫從彼得堡接到了一紙命令說普希金行爲不檢，着即撤職，而且把他立即送到普斯科夫（Псков）鄉下他父母的家裏去，受該地當局的監視。當沙皇的命令向他宣讀的時候，普希金暈倒了。

在米海洛夫斯柯亦村

由於當局的命令，普希金沿途並不耽擱地趕着路，在一八二四年八月九日到達了他父母鄉間的家裏，米海洛夫斯柯亦村。

他在村中住了將近二年。絕對孤獨地生活着，除了他的老保姆阿林娜·羅其奧諾芙娜（Арина Родионовна）以外。早上他起了床，洗了一個冷浴，於是就坐下來寫作。很遲才吃飯，午飯以後去騎馬，晚上，由於絕對無聊，他自己一個人打彈子或者聽保姆講故事。「那些都是多麼奇異的故事呀！」他以熱誠寫給他的友人們，「每一個故事就是一首詩！看護是姐姬羊娜（Гатьяна）原來的看護，她是我的老朋友，唯一不會使我厭煩的人。」

每當良辰佳節，普希金有時穿了俄國式的紅色工服，束上一根皮袴帶到附近的斯維多戈爾斯克（Святогорск）修道院去，或者到市場上去，或者隨便坐在人堆裏，聽他們唱拉薩爾（Лазарь）的歌曲，「天人阿列克賽（Алексей）」，並且記錄下來。

普希金在沮喪中和厭煩中憔悴了，他老愛大都會的喧嘩和運動，一種濃重的學術氣氛。他的靈魂被政府不絕的迫害，把他移東搬西，不給他一點在平靜的空氣中工作的可能，使他憤怒得發燙。他屢次想逃亡國

外，然而，他並不能達到目的。

可是，寂寞的歲月在他的創作活動中是有良好的效果的。他著述了很多。「我感覺得」，他寫着，「我的精神方面的能力已經達到了全部成熟的時期了；我可以創造了。」

一八二四年十月，普希金在米海洛夫斯柯亦小村中完成了他的「吉伯賽人」(Цыгане即譯「茨岡」)的詩，那還是他在南方的時候開始寫的。他又在那裏寫了歷史性的悲劇「鮑里斯·戈都諾夫」(Борис Годунов)，他很有興趣地而且長久地爲它辛勤工作。一直到那時，俄國戲院是充滿了做作的「俄國拉辛派」，假古典造像的雕琢做做，一點沒有藝術的意義。普希金意欲使戲院轉變到彼莎士比亞(Шекспир)鋪砌的路上去。「我堅決信賴，」他寫，「我們戲院不合時的格式需要改革。我會把我的悲劇依據了我們大眾的祖先——莎士比亞——的系統構想的。我在人物的自由和廣泛的表現上，在典型的出奇對照上和簡明上摹仿了他……我確信莎士比亞戲劇的民衆化的規律比了拉辛悲劇的宮廷習慣更適合我們的戲院。時代的精神也要求着戲劇的舞台上來一次偉大的轉變。」

一八二五年秋，普希金完成了「鮑里斯·戈都諾夫」。

他拿着向自己高聲朗誦，拍拍他的雙手。而且在狂喜中大聲叫喊：「噯，你這普希金！噯，你這壯犬的子孫！」

一八二五年十一月九日，沙皇亞歷山大一世突然死了。他的弟弟孔斯當金(Константин)是第二個繼承者，不過他在好久以前早已放棄了皇位的權利。爲了某幾種原因這件事保守着祕密。所以依着血統，他的另外的一個弟弟尼古拉(Николай)應該繼承。軍隊是宣誓擁護孔斯當金的，就是尼古拉也一樣向他宣誓，但在後來這種宣誓却是向着尼古拉了。祕密黨員決定利用這件事所引起的誤會，並且想由於一個軍事的巧計，獲得對專制政體的限制。甚至或把它推翻。

他們告訴兵士們說孔斯當金是被迫而廢立的，在十二月十四日率領他們到上院的廣場上反抗尼古拉，但這次叛變是給他的槍砲鎮平了。

皇位的這種轉變在普希金的心中產生了新的希望。他決意呈遞一張赦免的請求。不過他可以揀選一個適於這種請求的更良好的時機。當然

普希金並非秘密集團中的一份子。可是他的革命性的詩句却在差不多每一個被捕的革命份子那裏搜到了。在一切事實的根據上，政府獲得了一張普希金在叛變的準備裏所盡的巨大鼓動力量的非常清楚的圖畫。

普希金請求的答復一直不來。十二月革命黨有五個黨員被絞死了，一百多個人被送往西伯利亞去作苦役。普希金和大部份受刑的人是認識的，並且在被放逐出去的人中間他認識的尤多。這種嚴厲的答覆給了他一個深刻的印象。「判決的人們都被絞死了，」他寫着，「一百二十多個朋友，弟兄，同志被送去做苦役——可怖！」隔了很久，普希金還在他的筆記簿裏速寫了一具絞刑架，上面懸着五具屍體，他悲傷地註着：「而我也許會，像這些人，我也許會……」

一八二六年九月三日，普希金在他朋友特里戈爾柯亦（Тригорское）的地方消磨了一個黃昏，這是個奇異的天氣。普希金非常愉快地和女孩子們調情；晚上十一點鐘，朋友們沿着到米海羅夫斯柯亦的途上護送他回去。拂曉的時候，普希金的保姆阿林娜波頭散髮地奔到特里戈爾斯柯亦家來，又驚又哭，她說就在那一夜有人騎馬馳到米海羅夫斯柯亦村中來——也許是一個軍官，也許是一個兵士，把普希金拘捕，押到不知什麼地方去了。

這時普希金却正轉輾在專差的馬車內駛到莫斯科去。他們不分晝夜地趕路。

九月八日他們到達了莫斯科。他們不給普希金一點休息的機會，不讓他在路上換衣服，也不許刮鬚鬚，冷得發抖，滿身濺着污泥，他逕自被送進了皇宮，帶到了尼古拉的書房裏。

沙皇非常寬大地迎接普希金。他們作了一次長談。沙皇問：「普希金，假使你在彼得堡，你會參加十二月十四日的事件嗎？」

普希金大胆地回答：「毫無疑問，陛下。所有我的朋友都在造反的陣營裏，而我也不會不去加入。祇因我不會出場，才救了我。」

尼古拉問他是不是已經改變了他思想的方式，如果他一日被釋放了，他會不會把他的文字轉換一個方向去思想和行動呢？……

然後沙皇又問：

「你現在在寫些什麼呢？」

「差不多不寫什麼。檢查員非常苛刻。」

「但是你爲什麼要寫檢查員所不許通過的東西呢？」

「即使是最無辜的東西，檢查員也不許通過的。」

「那麼好。從今以後我做你的檢查員，把你寫的每一樣東西送來給我。」

於是沙皇挽着正在激動中的普希金的手臂，引導他走出書房，走進皇家會客室裏，裏面擠滿了正在等待的貴族男女：

「先生們！這裏是一個新的普希金，請忘了舊的吧。」

可是這些祇是空口說白話而已。普希金的舉止行動所顯示給沙皇的是一點也不新。

普希金不會被人改變成台爾若文，卡拉姆靜，或者樹柯夫斯基，沙皇也永遠不能安全地信賴他，這都是清清楚楚的事實。

在沙皇和憲兵隊的監護下

普希金獲得了他的自由而且留在莫斯科。莫斯科興高采烈地接待他。每天早上普希金的會客室內坐滿了來訪的人，全城都知道他，每個人都對他發生興趣，最負名望的人們以爲跟這詩人認識是一種光榮。後來幾年中，普希金先住在莫斯科，後住在彼得堡。他狂歡地沉浸在都市的享樂生活中了。但他同時工作得非常辛勤，他一章接着一章地寫「葉夫格尼·奧聶根。」一八二八年泥濘滿地的秋天，普希金寫成了他的「寶爾塔華（Полтава）」。他是真正在一種「充滿了樂聲和騷動」的情緒中寫它的。他整天的寫。甚至在夢中也會有詩句向他湧來，所以在深夜，他會從床上跳起來，就在黑暗中把它們寫下。他在詩中安排不成的思想，便先用散文體裁寫下。可是他隨後又仔細地把它們做成詩，修改了再寫，寫了再修改，普希金對他的詩是非常認真工作的。他的筆記簿總是像蜂窩似的塗滿了縱橫交錯的綫條和字體，並且一而再，再而三的塗改。

不管普希金對當時的君主專制政體的確實態度究竟怎樣，他永遠不會使人憑藉什麼理由懷疑他或許從事於政治工作。但是尼古拉却繼續以

最大的懷疑態度注意他。而皇帝欽賜給普希金的「寵愛」，結果是連一個街頭平民所有的一切權利也被剝奪盡了。

普希金和沙皇之間的居間人是憲兵將領平根陀夫(Бенкендорф)，一個最接近沙皇的人，著名的「第三派」的領袖，這第三派是皇帝私人的親信。

普希金在莫斯科向他周圍的友人吟誦他的「鮑里斯·戈都諾夫」。平根陀夫立刻傳來了一道命令，說事前不經沙皇的審閱，普希金無論如何沒有權利可以「傳佈」他的作品。普希金在表面上雖然是處於一個特權階級的地位，然而甚至在未得准許之前不能向他的友人宣讀自己的作品。

普希金決意將「鮑里斯·戈都諾夫」付印出版，便把他的劇本送給皇帝看。不久，他從平根陀夫那裏接到了一張字條說，皇帝讀了他的劇本感到極大的愉快，並且已經俯允寫一篇備忘錄。

「我以為普希金的目的是可以實現的，如果他把他的喜劇，依了某種必要的修正，重寫成一本像華爾特·司各脫(Вальтер Скотт)的歷史小說或者故事的話。」

這位無教育的沙皇勸詩人依照他的指導根本改變一個天才的作品。只要我們想起普希金寫「鮑里斯·戈都諾夫」的目的是要根本改革俄國的劇院，這種愚蠢的勸告之可笑是顯而易見的。

普希金帶了深刻的譏嘲答覆平根陀夫：

「我同意我的劇詩不像一齣悲劇，反像一部歷史小說，正如皇上俯為指出的那樣。然而，我却因為不預備改變我已經寫成的東西，所以不得不表示遺憾。」

君主的勸告就是一道命令，因此劇本的付印只得作罷。

就在這種情形之下，一個憲兵軍官和他胸懷惡意的主人監視了一位天才詩人一生的生活及工作。他們不僅監視他的文學活動，而且他生活中的每一步驟。

有一次他的一首詩「安得列·賢尼葉(Андрей Шенье)」正付檢查，開頭一句「在十二月十四日那天」被兩個官員發覺了，這一樁案件就此拖延了兩年多。普希金終於得以證明這一段摘錄是和十二月事件

毫無連帶關係，而且這是遠在十二月十四日事件發生之前寫成的。結果是在不經檢查員的准許而他之前，絕對禁止他「公開刊印」他的作品，自己則被警察祕密監視着。

結 婚

一八二八年，在莫斯科的一個跳舞會裏，普希金認識了一個十六歲的少女，娜泰麗雅·尼柯拉亦芙娜·龔恰洛娃(Наталия Николаевна Гончарова)，頭腦空洞的年輕女人，她的全部教育祇是能講漂亮的法國話和優雅地跳舞。但她是異常的美麗。

普希金愛上了她，拜見了她的父母，而且常常去探望他們。據說那時娜泰麗雅不會讀過普希金的什麼作品，並且，一般說來，在她一生中對詩完全漠不關心。在普希金和她之間沒有一種靈性上的接觸存在。他，「在她的神聖的美麗之前，懷着虔誠的敬



普希金的妻娜泰麗雅

意」，默想她，旺熾着愛，但是感覺得這個少女對他很淡漠，他既不能使她發生興趣，也無法使她興奮。而他在她的面前真像一個初涉情場的青年一般，胆怯和羞澀。總而言之，他在龔恰洛娃的家裏感受到的只是冷淡和拘束。那位母親，娜泰麗雅·伊凡諾芙娜(Наталия Ивановна)也不能對普希金表示好感。但是，不顧一切，在一八二九年的歲末，普希金終於求婚了。他並沒有得到一個乾脆的拒絕，不過答覆是說娜泰麗雅還非常年輕，他必需再等等看。

當夜普希金就動身到高加索去。

一八三〇年四月六日，普希金再度求婚，這一次却被接受了。

同年五月六日，普希金與娜泰麗雅·龔恰洛娃舉行了正式的訂婚禮。在他的婚期裏，普希金的父親送給他尼士尼·諾夫戈羅德（Нижний Новгород）的二百個不會抵押的農奴。秋初，普希金啓程到尼士尼·諾夫戈羅德省去，調排他的產業並處理他的事務。他本不預備在那裏滯留過久，可是那時伏爾加（Волга）河流域的上流正發生虎烈拉的特疫。普希金在離莫斯科兩站遠的地方聽人說虎烈拉已經盛行在尼士尼·諾夫戈羅德了。當他抵達波爾其諾（Болдино 他父親的地產）的時候，他發見鄰近的村子給警備兵圍住了，各地都組織了驗疫所。百姓們都憤憤不平，到處發生叛變的事情。

普希金就這樣出乎意料地在波爾其諾消磨了那個秋天，成爲創作活動力非凡充盈的一個時期。三個月之內他寫成了「一幕小悲劇」——「柯洛姆那的小屋」（Домик в Коломне）「葉夫格尼·奧聶根」的最後二章以及三十首左右的抒情詩。

「一個懷孕的秋天」，普希金喚它。

直到十二月普希金才離開波爾其諾，十二月五日，他又在莫斯科了。

一八三一年二月十八日結婚典禮告成了。

婚 後

普希金準備和他的妻子留在莫斯科。他在阿爾巴特（Арбат）街上尋到了一座布置舒適的樓房。他給普列特聶夫（Плетнев）寫道：「我結了婚，並且很快樂。」「我僅有一個願望，——就是沒有什麼事來改變我的生活；我將永不會得到更好的東西。這種情境於我是何等新奇，我簡直像再生了。」不過他和岳母的口角逐漸多了。娜泰麗雅·伊凡諾芙娜開始叫她的女兒和普希金作對，想盡方法去誹謗他。這種爭論開始之後，普希金不克自持了，他放棄了莫斯科的寓所，與他的妻子一同動身到彼得堡去。

普希金愛他的妻子，可是她却真正祇在裝飾與社交的成就上發生興味。她是絕對沒有能力在她丈夫緊張的智慧的創作生活中參加任何部份的。

普希金滿懷了創作的熱誠，常會跑來把他的新詩讀給她聽，可是她却高聲喊叫：「天啊，你的詩把我的神經都攪亂了，普希金！」

普希金在沙爾斯柯亦公園裏無意中遇見了皇帝。尼古拉在態度上對普希金非常客氣，慰問他的事業，並且問他爲什麼他不在公家服務了。普希金的回答是，他是準備服務的，不過除了文學工作之外，他什麼也不知道。於是沙皇就建議請他擔任寫彼得大帝的歷史。

皇后非常寵愛普希金美麗的妻子；當她還只是一個女孩子的時候，皇帝也早已在莫斯科的節日裏遇見過她了，認爲她非常討人歡喜，異常有趣。皇后表示了一種願望，要娜泰麗雅成爲她的侍從貴婦之一。一八三一年秋，普希金移至彼得堡的沙爾柯亦·敬洛。他正式與外交部發生了關係，晉了級，每年可得五千魯布的薪金。但是爲應付普希金目前的需要，這個數目未免太小了。

娜泰麗雅的生活繼續沉浸在不絕的娛樂，節日和跳舞會裏。她的丈夫伴着她。普希金對跳舞發生興趣的時期是早已過去了，不過他總不能讓他的妻子一個人獨自前去。於是他的每個黃昏都是在跳舞會裏消磨的；靠牆站着，乏味地向跳舞的人看着，吃吃冰淇淋，打打呵欠。

他的友人們帶了日甚一日的痛楚，眼看着普希金目前的生活陷於對創作十分可怖的情況中。

普希金在記錄保存所內努力工作，搜集沙皇指派他寫的彼得大帝歷史的材料。但是在他寫彼得大帝歷史的準備工作中，他被其他的工作分了心。對於十八世紀哥薩克農民暴動的領袖普加喬夫（Пугачев），他開始發生興趣。在那時候就醞釀着寫作一本普加喬夫時代的小說的思想。爲了這個目的，普希金需要到普加喬夫領導羣衆運動的俄國東部去走一趟。普希金得到了四個月的假期，在一八三三年的七月十七日，離開了彼得堡。

普希金訪問了喀山（Казань），奧崙堡（Оренбург），烏拉爾斯克（Уральск），詢問當地的居民關於普加喬夫的一切，視察當時發

生衝突的地方。他從奧崙堡騎馬到了以前普加喬夫司令部所在地的別爾地(Бердь)村。

在別爾地，普希金尋到一個以前認得普加喬夫的，七十五歲年紀的哥薩克女人。他同她坐談了整整一個朝晨，問她問題，聽她唱歌。

一八三三年十月，普希金回到他波爾其諾故鄉的家中，坐下來開始寫作。在環境稍稍變得適宜的時候，他的創作能力又重新高漲起來了。他滿意地寫給他妻子說：「開始寫作了，並且已經寫了許多堆了。」在他居留在波爾其諾的一個半月，普希金寫了：「漁夫和魚的故事」(Сказка о рыбаке и рыбке)，「死公主和七個勇士的故事」(Сказка о мертвой царевне и семи богатырях)，「安琪兒」(Ангел)，並從波蘭(Польша)文翻譯了密斯維赤(Мицкевич)的二首歌謠，結束了普加喬夫的歷史，並且還寫出了他最出色作品中的兩種：詩歌——「銅騎士」(Медный всадник)，和短篇小說——「黑桃王后」(Пиковая дама)。

朝廷的俘虜

在可尼赤柯夫(Анничков)皇宮中，為沙皇準備了特別的晚宴，惟有在朝廷中頗有地位的人才被請去。尼古拉為了使娜泰麗雅可以參加這次晚宴起見，在除夕的晚上發出一條命令。

「對於服務於我國外交部之名譽參事官亞力山大·普希金，吾等以極誠懇之態度贈以宮中下級侍臣之頭銜。」

這樣，尼古拉一舉而達到了兩種目的，——以後可以和娜泰麗雅更時常會晤，並且深深地侮辱了他恨之切骨的普希金。平常，下級侍臣這種頭銜是贈給極年輕的人的，三十五歲年紀而鬚髮已經稍微灰白的普希金，必然會在這種場合中造成一種極可笑的印象。

普希金知道了這樁事情之後，憤怒得發瘋。他忘記了自己的地位，簡直想跑到皇宮中去，當面向沙皇對這種侮辱提出抗議。他完全瞭解給他這個頭銜的道理。

頹喪和不安控制了普希金的身心。他從不向他任何一個朋友訴說他

的困難生活，但是在他的面上，他們常可以看到憂愁和不安。他時常把雙手深深地插入袋中，在房間中踱來踱去，頹喪而勞叨地說：「憂愁！灰心！」

現在，任何人極難看到他愉快和輕鬆了。以前慣於幽默的個性，極少在心中復活了。

普希金就此寫作得極少。他所寫出的東西遭受到嚴厲的壓制，幾乎沒有一點能付印的。大部份都被檢查官禁止了。在他一生的最後六年中，普希金的讀者，祇看到了兩種比較重要的作品：「鏟形王后」和「隊長的女兒」（Капитанская дочка）。

他不受社會的歡迎，因為人家怕他尖刻的警語，並且還在「高等社會」中結下了許多無法和解的敵人。

為什麼政府對普希金的態度是這樣的仇視和疑懼呢？普希金在本質上對於貴族階級是根本不能接受的。因為要普希金「認識」他們又有什麼好處？他們所需要的不是真正的「認識」他們，而是沒有批評，沒有限制，不究既往地贊美他們和狂熱的愛戴他們。對於尼古拉，一個「僅不過」是天才，祇能創造天才作品的詩人，有什麼用處呢？普希金不適宜於尼古拉貴族制度的典型，不是因為他是敵人，而是因為他是一個偉大的文化巨人，超過了一切的羈束。同樣的，普希金本人也不適宜於朝廷的生活，倒並不是因為他是一個反對者，而是為了他是一個在多方面修養極深的人物，生來就不適宜在沙皇宮殿中做奴顏卑膝的下人的。

尼古拉却強迫普希金屈膝了。但就是跪着，普希金還是挺直着的，不願把他驕傲的高昂的頭低下。皇帝看到這一點，而且意識到普希金對於他是「陌生的」，什麼事情都會做得出來。

在他臨死之前的六個月，普希金寫下了「紀念碑」（Монумент）。這個作品，由於他用新的方法去處理詩學與對於普希金自己詩作的貢獻，是相當特殊的。

就因此，建築了普希金應得的光榮：

因此我將被人民所愈益愛親，
爲了我的詩喚醒人類的感情，

爲了我在殘暴的時代裏贊美了自由，
爲了我激起了對時代犧牲者的慈心。

他的取用「短時權力」這一個富於挑戰性題目的詩文，充滿了對社會深刻的不平。

普希金開始寫一篇思想雄壯的關於封建武士的劇本，描寫武士貴族制度在當時平民——農民和生長中的市民——反抗之下的崩潰。他祇寫成了那個劇本開頭的幾幕，但是全劇計劃的大綱却遺留了下來，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出，假如整個劇本寫成的話，裏面將充滿了何等革命性的內容。

普希金的經濟情形愈來愈困窮了。朝廷的生活及他妻子爲了社交上的成功而對他的要求，使得他在彼得堡的生活絕對無法維持。他的房間被債主所包圍，充滿了要求付款的賬單。一八三五年的夏季，普希金又想突出重圍脫離彼得堡。他寫信給平根陀夫說：

「我感到我被迫要停止這種生活，因爲這樣下去祇使我負債，並且在不久將來，會把我陷入百分之百的憂慮和窘境中，如果不是貧窮和失望的話。三四年鄉間的生活可以使我有重回彼得堡的可能，並且負起我對於皇上應負的責任。」

但是沙皇再度拒絕他的要求，祇不過答應借給普希金三萬魯布，然而要扣除他的薪俸。這筆借款用來還償了最迫切的債款。普希金不再得到薪俸了，唯一得到進益的方法，就是他的文藝工作。但是生活在永久的憂慮和不快之中，他竟不能工作。

他寫信給他的父親說：「我在彼得堡，什麼事都不做，祇覺得苦惱不堪。」

但是娜泰麗雅過不來鄉間的生活，在她的一生中，她從未和普希金到過米海洛夫斯柯亦或波爾其諾去。夏天，她在彼得堡最時髦的一個島上，租了一所華貴的別墅，在那裏，可以像在冬天一樣的過熱鬧而快樂的生活。娜泰麗雅社交的成就不斷地向高峯推進。現在，已經不再是普希金的光輝來襯托她，而是她的光輝來襯托普希金了——她是最受贊譽的美人，而他却是一個普通的掛名參事和「作家」。



普希金

А. С. Пушкин

謝羅夫繪

Портрет худ. В. А. Серова

一八三四年，彼得堡來了一個年輕的法國人喬治·唐丹斯男爵（Барон Жорж-д' Антес），他是「合法」的法國布本（Бурбоны）皇朝的擁護者。在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之後，布本皇朝被推翻了。他不再想在法國服務。在彼得堡，由他友朋的介紹，他立刻被接待，做了騎兵近衛隊中的一個軍官。在高等社會中立刻佔了一個出衆的地位。身材很高，漂亮，富有自信，愉快，有趣味，他成爲到處受人歡迎的賓客。

在唐丹斯到彼得堡不久之後，普希金就和他認識了。普希金喜歡他法國式的活潑，愉快和伶俐。唐丹斯變成了普希金家中的上賓。他在別的與普希金親近的那些人的家庭裏——如卡拉姆靜，維雅士姆斯基等——也備受歡迎。他們時常相聚。

唐丹斯對普希金的妻子發生了愛情。她也很喜歡他。唐丹斯執迷地追求着娜泰麗雅，凡是她在的地方他就去，在跳舞會中祇和她一個人跳舞。一八三七年的夏天，各方面都在講唐丹斯對於普希金妻子的關切。普希金當面以這個問題詢問妻子，同時拒絕唐丹斯再到他家裏來。但是這一對情侶却繼續在朋友家中和交際舞會中互相幽會。

對於普希金，「綠頭巾」這個可怕名稱的威脅，是愈來愈厲害了。

決鬥

這悲劇迅速地發展到了它的高潮。

普希金信任他的妻子，並不懷疑她的貞節。但是「社會」惡意地開始給他「綠頭巾」的諱號，却氣得他瘋了。並且他們不但講起唐丹斯，同時普希金的朋友那斯巧金（Нащокин）還告訴他說，尼古拉像其他無聊的官吏一樣，也在對他的妻子注意，每天早晨有意騎馬經過她的窗前幾次，而在晚間的跳舞會上，問她窗簾爲什麼老是拉攏着。

一八三六年十一月四日的早晨，普希金從郵差手裏收到了一封匿名的，假造手筆的諷刺詩。

根據某些理由，普希金懷疑這首詩的作者是荷蘭公使海克崙（Геккерн）。海克崙是一個放蕩者和惡意的造謠專家。他極端喜歡唐丹斯，祇在半年之前，收領唐丹斯做了他的義子。因此現在唐丹斯被稱爲海

克崙男爵。普希金認為向一個外國使節挑戰不大方便，所以就把決鬥的挑戰書送給唐丹斯。

老海克崙對於他自己和他的義子因決鬥而可能發生的後果感到非常驚懼。他們二人共同想出了一種辦法，娜泰麗雅的姊姊葉卡吉琳娜·丘可拉亦夫娜（Екатерина Николаевна）早已對唐丹斯發生愛情。現在為了避免因普希金挑戰而引起的困難情形起見，海克崙宣佈唐丹斯不是對娜泰麗雅而是對葉卡吉琳娜傾心，他準備與葉卡吉琳娜結婚。於是普希金收回了他的挑戰。一八三七年唐丹斯和葉卡吉琳娜舉行婚禮。這樣唐丹斯變成普希金的親戚了。他來對普希金作一次結婚禮式的拜訪，但是普希金拒絕接待他，並且向他聲言他不願意和他發生任何關係。

可是在跳舞會中和朋友家裏，他們却繼續會面。唐丹斯繼續追求娜泰麗雅，比以前更為執迷，簡直有些過份了。普希金的憤怒反使唐丹斯覺得有趣，而在他的面前，繼續特別熱烈地追求娜泰麗雅。

普希金簡直憤怒得快要發瘋了。

一八三七年一月二十六日，他寄給了老海克崙一封信，其中充滿了最可怕的侮辱。

這樣以後，決鬥變成無可避免的了。這原是普希金所希望的：他覺得捨此之外，沒有其他方法可以解決窘境。唐丹斯獲得海克崙的同意之後，用他自己的名字送出給普希金的挑戰書。普希金在接到挑戰書後，心裏反而覺得平靜了。

雙方同時抵達決鬥的場所。他們走進叢林，選擇了一塊空地。上面蓋滿着一堆堆的積雪。助手和唐丹斯開始在雪上踏出一條小徑，敵對的雙方須得沿這條小徑行走。

他們站好位置，取得手槍。唐柴斯（Данзас，助手之一）揮一揮帽子，作為發射的信號。

普希金迅速地跑到柵欄那面，立停，開始瞄準，但是同時，唐丹斯在離柵欄的一步之前就開槍了。普希金倒在毛外衣的上面，這件毛外衣是當柵欄用的。他躺着不動，面向着下。助手和唐丹斯跑到他這邊來，普希金蘇醒轉來，抬起頭來說：

「等一下。我雖然跌倒了，但我還有足夠的力量射擊。」

唐丹斯回到他的原位，側身而立，用右臂遮蓋了他的胸部。普希金爬起來跪着，半搖着身體開始瞄準。他瞄了一些時候，一顆槍彈飛出了。唐丹斯倒了。普希金拋掉了手槍，並且叫一聲：「好啊！」

他又倒入雪中不省人事了。可是唐丹斯僅被擊中了足部——子彈穿過他手上有肉的部分，射在他大衣胸前的鈕扣上——這個鈕扣救了他的性命。

助手扶着普希金，把他放在一架雪撬上。

娜泰麗雅剛和她的姊姊亞歷山德拉（Александра）散步回來，正在等候普希金午餐。突然間，唐柴斯事前並不通報地走進來了，竭力保持鎮靜，告訴她們說，普希金剛和唐丹斯決鬥，稍微受了點傷。娜泰麗雅衝到走廊去，普希金已經被搬在那裏，她暈倒了。他們把普希金放在書齋的吸烟室內。她妻子蘇醒之後要想進來，但是普希金高聲地喊道：

「不要進來！」

他不願意她看見他的傷處，而在包紮好之後，才叫她進來。

醫生接一連二地來，普希金的朋友們也都到了。

臨 終

普希金非常的痛苦，但是時常問起他的妻子。

「她，可憐的人啊，雖然無罪，但得受苦，而公衆的輿論會使她受苦得更厲害。」

他對她說：

「不要爲了我的死而責備你自己。這祇是我個人的事情。」

他要求宮內外科醫生阿崙德特（Арендт）把他的請求——告訴皇帝，不要爲了唐丹斯參加決鬥而治他的罪。唐柴斯從未離開普希金。他對普希金說，他想和唐丹斯決鬥替他報仇。普希金皺緊他的前額說：

「不，不，和平，和平！」

最近數月來不斷充滿他的苦惱和憤怒，現在都消失了，他變成平靜，溫和與安祥了。有幾個朋友有這樣一個印象，就是普希金找尋死亡，

並且歡迎它作為他陷於絕望處境的一個解決。

普希金的胃部受了傷，子彈擊碎了胃壁。腹部的碎骨顛倒了腸子上面，在這種情形之下，醫治的先決條件是給腸子全部休息，並且用鴉片去停止它的活動，然而，事實上，由於完全莫明其妙的原因，御醫阿崙德特竟會吩咐施行一次大規模的灌腸。結果自然非常惡劣。

普希金的眼睛漸漸張大了，似乎要突出眼眶。他的臉上淌滿了冷汗，他的手逐漸發冷。即使他有一切意志力量，他終於狂喊了出來，每個人都遭受着恐怖的襲擊。一個驚惶失措的僕役報告唐柴斯說普希金要他去拿寫字台的一隻抽屜，而在抽屜裏却有一枝手槍。唐柴斯就急忙趕去看普希金，把他的手槍奪下來，藏匿在一條棉被內。

普希金承認他要擊斃自己，因為他再也不能忍受這種痛苦。

到早晨，痛苦漸漸減退，普希金也恢復了控制自己的力量。直到他臨死的一刹那，他不曾發出一絲呻吟，一聲哭泣，抑止了他的痛苦。

一大群人聚集在普希金屋子的門廊前，他的相識的或不相識的人圍攏在門口，不斷地問着：

「普希金怎樣了？好一些嗎？還有希望嗎？」

羣衆越聚越多，擠滿了他屋前的一條街，致使人們不能走近門口。但是「上流社會」却不在這裏。

在一八三七年一月二十九日的中午，普希金要一面鏡子，對鏡子照了照，就搖搖他的手。他的脈膊開始很快的微弱，而終於停止了。他的手開始發冷。

呼吸漸漸緩慢，緩慢，終於，吐出了最後的一口呼吸。生命消逝了。那些親眼目睹的人在他們生命史上永遠不能忘掉，瀰漫在普希金彌留時臉上的那種壯麗的禎祥的靜穆。

葬 禮

在摩伊卡（Мойка）的堤岸上，在普希金逝世的屋子前，發生了一些在當時是不平常的事情。像洪水泛濫的浪潮，那人羣越聚越多，他們都願對這位詩人致最後的敬禮。據在場的人估計，至少有三萬到四萬

人走到他的靈前吊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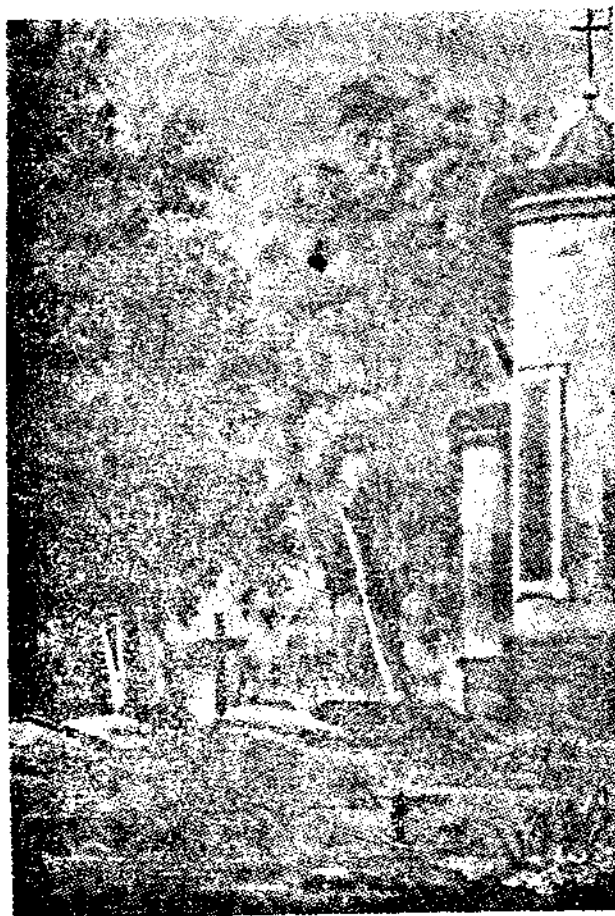
祇有貴族們不會出現在他的靈前，然而，學生，職工，下級官吏，商人，以及「小百姓」，他們都是當時初形成的下層階級，革命的小資產階級。他們之參加普希金的葬禮，是他們初次在社會鬥爭的場合中出現，同時使他們感覺到自已本身是一種社會的力量。

普希金的晚年，是生活在一個非常寂寞的圈子裏——無論在社會，道德，文化或文學各方面。

「孤單的生活！」他對他自己很苦楚地說。他不會想到，在他所衰老與死亡的圈子外面，還有着多少熱誠忠實的友人。在普希金活着的時候，那些不相識的友人有很多地方不能原諒普希金的，——但是他的死，使他們感到了普希金的偉大，無可替代的價值以及對他的需要。於是，他們以行動替代語言，很堅決地嘹亮地呼號出：「普希金是我們的！」

當時不很有名的詩人，萊蒙托夫（Лермонтов）寫了一首憤激的詩，——一首如火如荼的詩意的宣言。這首詩以無可比擬的速率一份一份地散佈開來，每個人都跟着萊蒙托夫念：

你們，貪婪的惡棍，充塞在炫耀的皇座週圍，
我們國土內的自由，天才，光榮都被殺害！
你們藏躲在法律的掩護之下，
在你們之前，法庭與公道不敢有所作為！



普希金的墓，在前斯維亞多戈爾斯克修道院。

但是，天上的法庭來到了，你們這班御用的敗類！

在那裏有一個更嚴正的法官，他在等待——
對於他，就以百萬黃金也不能納賄，

因為你們的一切思想與行動他事先都已審裁。

即使你去隨便說謊，也決不能掩飾你們的犯罪，

恁你們怎麼去做，也無法挽回。

即使用你們所有污穢的鮮血，也永不能沖掉

一個偉大詩人公平與忠正的血跡纍纍！

社會的憤怒，像暴風般爆發，使尼古拉感到驚奇與恐慌，他起初對於普希金的死採取相當不同的態度，宣告唐丹斯的行為完全無罪。但是下層的壓迫使他認識到他不是在對付一個不重要的「作家」，一個僅祇在他宮裏有名無實的下級侍臣，而是一個被國內非常廣大的羣衆所十分推崇的偉人。

尼古拉被迫地對這事件改變他的態度。而且，他假裝地認為普希金的死是國家的一個重大損失。唐丹斯被褫奪了官職，成爲一個私家的兵士，同時由於他是一個外籍人士，而逐出國境。海克崙被荷蘭政府撤回了他公使的官職。

另一方面，尼古拉迅速地壓制羣衆憤慨的暴烈的發展與各種表示。報紙受到嚴厲的命令：「在報告普希金逝世消息之時，應保持一種適當的節制與合禮的聲調。」有一家報紙因爲刊載了「我們詩壇的太陽已經落山了。」和「普希金是死了……在他偉大事業的最高峯」而受到了警告。在普希金房屋附近分佈着哨兵，在他的廊下與室內密派了偵探。由一月三十到三十一日，在他遺體運走的前夜，當羣衆散走之後，祇有幾個朋友留在室內，憲兵聞到了，由憲兵司令杜別耳特（Дубоельт）將軍率領着。他們把靈柩運往柯紐興那亞教堂（Конюшенная церковь），而不是搬到預定在翌日舉行喪禮的聖依薩克教堂（Исаакиевский собор）。在舉行喪禮的那天，教堂的四週由警察駐守，祇許持有特別請柬的人入內。喪禮完畢後，靈柩就放在那教堂的地層。

在二月二日的深夜，一輛柩車與兩架有遮蓋的雪橇駛到了教堂。一

一架雪橇裏是一個憲兵官曹，另一架裏是普希金的朋友屠格涅夫（А. И. Тургенев），他是被派來伴送遺體到普斯柯夫省內斯維雅多戈爾斯克修道院的墳地去的，該處離普希金的故鄉米海洛夫斯柯亦村不遠。靈柩放進了柩車之後，就用全速率駛離了那城。

於是，這個不凡的喪禮不分晝夜地跟隨冒着風雪地押柩人們的車轍行進，恰如一個囚犯在很慌張地逃亡，祕密地決定去實現他的醜惡行動一樣。

在一個驛站中，有一個教授的妻子駛過，她看見暴躁的憲兵在催促車夫趕快更換車上的馬，在車內的柴草上面，安放着一具粗席遮蓋的棺材。她問一個旁觀者這是什麼。

「天知道，有一個叫普希金的被殺死了，他們把他包在粗席柴草裏，放在驛車中，像對付一條狗似地把他裝走。願上帝饒恕他們的罪惡吧！」

這就是尼古拉的俄羅斯國葬了這位最偉大的俄羅斯詩人！

普希金逝世已有一百多年了，沙皇已被打倒，毒斃與暗殺了他的專制政權，整個腐敗的社會已被推翻，當時的人是一部分是在工作，在受苦，另一部分是毫不做事，祇是恣意享樂。

當這些得勝的「暴徒」擁到歷史舞台上來的時候。「真正」贊賞普希金的人悲傷的宣稱，一切真正的藝術的末日已經來到了。而他們這些持有「真正文化」的人，祇有退隱到祕密的避難所去，到那裏去栽培那班現世不久就會忘却的普希金的崇拜者。



普希金墓上的紀念碑，在前斯維亞多戈爾斯克修道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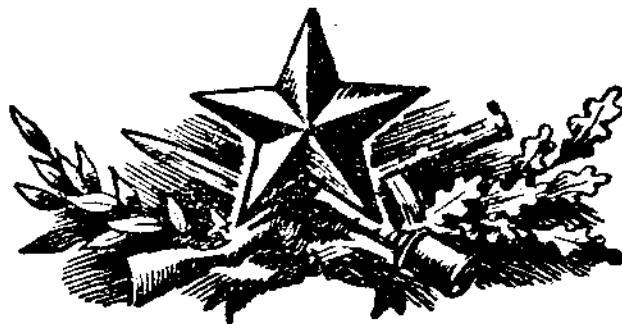
可是，蘇維埃聯邦被解放了的人民，却認為他是俄國最偉大的詩人，俄國文學上的語言的創造者，俄國新文學的鼻祖，他以永生不死的藝術作品充實了人類。即使在現代也能激起革命思想，號召人民去為人類更大的幸運而鬥爭。

普希金當時所夢想的人民應走之路，已經變成了一件寬闊的能堅實舉步的大道。普希金的書本已刊行了幾百萬本，而且很快地被廣大羣衆的讀者所接受，如同水被沙漠的沙粒所吸收一樣。每個人都知道普希金。目前蘇聯最落後的種族與人民也都把他的著作譯成了自己各種各樣的文字。

普希金的預言如今已成爲事實了：

我的言語將被流傳開去，流傳在整個俄羅斯，
所有斯拉夫，芬蘭，卡爾梅克驕傲的孩子，
愛護草原的鄉民與粗獷的通古斯，
他們都會用各種方言呼喚我的名字。

(樓 榮譯)



普 希 金
(А. С. Пушкин)

致佳阿達葉夫

(К ЧААДАЕВУ)

愛情，希望，驕矜的榮譽
 騙慰不了我們多久：
若晨霧，若轉眼的煙雲，
 消逝了青春的樂趣。
但希望還在心中沸騰：
 在暴政壓制迫害中，
不耐之情填滿膺胸，
 側耳聽聆祖國的呼聲。
我們心中焦急又苦惱，
 等神聖的自由來到，
恰像誰家年少多情，
 期候幽會的良辰美景。
趁還燒着自由之火，
 趁還活躍着正直的心，

我的朋友，向你祖國

獻出靈魂奔放的热情。

幸福彩霞醉人心靈，

請相信，它定會昇上，

俄羅斯將從夢中震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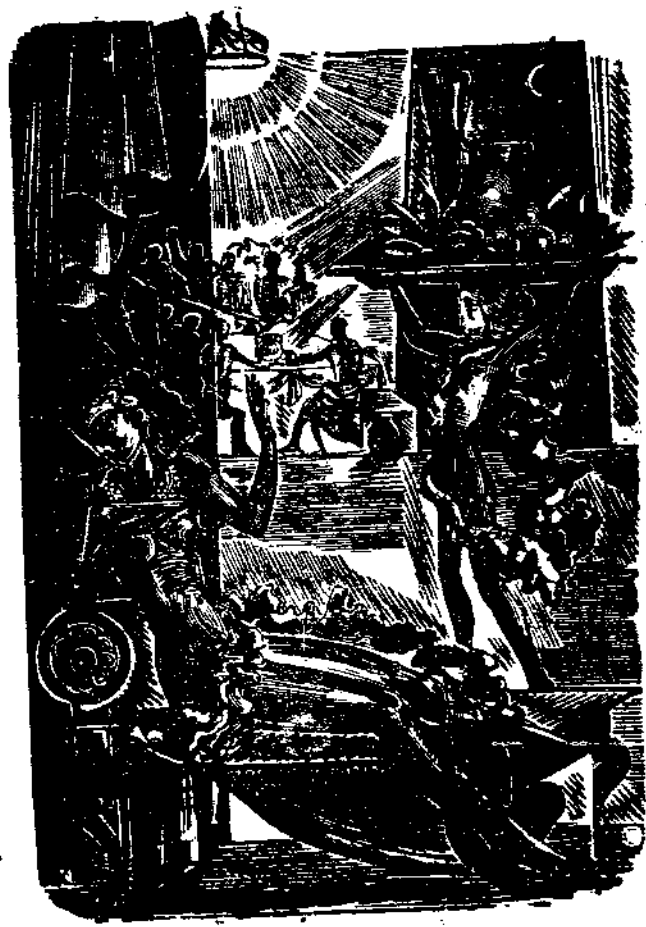
在專制淫威的廢墟上

將寫出我們的令名。

(一八一八年)

(企 雲譯)





普希金詩篇「埃及之夜」插圖二幅

克拉夫成果木刻

Гравюры
 А. Кравченко
 к
 „Египетским ночам“

普 希 金
(А. С. Пушкин)

茉 莎 ●

(М У З А)

在我幼年時候她深深的愛了我，
她並且交給我一支六管的牧笛；
她帶着甜美的微笑諦聽着我
從空空的蘆管中輕輕地吹出
——用柔弱的手指按着發聲的小孔
奏出天仙祕示、莊嚴隆重的讚歌，
奏出弗里家●牧人溫和的山歌。
在幽靜的橡樹蔭下從早到晚
我諄諄的細聽神祕少女的功課；
她爲了用意外的賜予使我歡欣，
把可愛前額的捲髮掠了一掠，
她親自從我手裏把牧笛拿去：
被神仙吹了氣，蘆管像有了生命，
心裏充滿光明聖潔的恍惚之情。(一八二一年)

(塞 克 譯)

-
- 希臘神話，司文藝美術的女神。
 - 本文係由前中蘇文化協會上海分會於一九三七年舉行普氏逝世百年祭時所出特刊中轉錄而來。
 - 小亞細亞的古國。

普 希 金
(А. С. Пушкин)

囚 人。
(УЗНИК)

我坐在霉濕牢獄的鐵窗裏。
一隻被豢養的不自由的壯鷹，
我悲哀的同伴，拍着翅膀，
在窗下啄着血淋淋的食物，
一面啄，一面拋，並且向窗裏瞧，
好似和我在作同一的思想；
牠用牠的目光和叫聲招呼我，
想要說出：「讓我們飛去罷！
我們是自由的飛鳥；該飛了，老兄，該飛了！
飛到那烏雲背後山頭髮白的地方，
飛到那海之國發藍的地方，
飛到那只有風和我遊玩的地方！……」(一八二二年
(張西曼譯)

● 本詩錄自「逸經」第二十三期，僅有數字改動。

強 布 爾
(Д. Джембул)

普 希 金 頌

(ПЕСНЯ О ПУШКИНЕ)

你熾燃如鑽石，盛開如絳玉，
俄羅斯樂府至尊的南面王。
你給世界創造了詩歌瓊寶，
你的天才在黑暗時代閃耀。
胆小如鼠的沙皇佞臣奸黨，
藐視天才，將你向深山逐放。
你並沒有跟人家明槍交戰，
在劊子手污手中做了犧牲。
死又何妨，祇要你詩歌流芳。
你的詩文閃耀着燦爛金光。
你殯葬至今，已屆百年時光，
你已成為地上的全民之王。
白俄羅斯，哥薩赫，土耳其明
都在陶醉地吟詠你的作品。

你的詩歌沒一首爲人忘懷。
你，普希金，人民的心所愛戴，
你的樂句深入我們的時代，
像花香鳥語，也像霞光燦爛。
我們生活日益美滿和樂逸，
嗚叫吧，生命似的永生夜鶯！
(懷 海譯)

● 原文爲哥薩赫文，此處係由俄文轉譯。



巴 格 里 次 基
(Э. Багрицкий)

普 希 金

(А. С. ПУШКИН)

一輪火熱的明月在東方漸漸熄滅
 在那孤伶伶的空曠山涯的上面……
在這裏他曾經站立，
 在這裏飄揚寬大的外套，
在這裏他唱歌似地朗誦拜輪。
 在這裏，披着暗藍色的鴿子似的羽毛
黑夜和大海
 鋪展在他的面前，
靈感偷偷地，偷偷地來到，
 透進心裏——
然後又像輕風似的走掉……
 偷偷地，偷偷地
靈感來到，
 透進心裏，

在眼睛裏閃耀……

海濤和黑夜在合拍的動作中
製作長短格——

這長短格則引聲歌唱……

從那時起，凡是在海岸上徘徊的人，

在那淺淺的小船和空曠的黃沙之間，
藉着心，目光和耳朵他會聽到

普希金詩句像金屑那樣散撒……

每一個山涯

都透出字句，

也濺出字句

在那水堤和波堰之間，

浪花跑來又跑走，

長短的詩句就在奔跑中湧現……

我，這過路的人，如今還歡喜：

寒冽之浪的長短行軍，

黑人似的大嘴唇，

還有那衝向前面的高顴骨。

就是在林蔭道中，

在鐵長椅的旁邊，

我也覺得：

你透過迷霧觀看，

像從那你所喜愛的意大利，

漂浮出長有翅膀的一隊大船……

在戰鼓動地聲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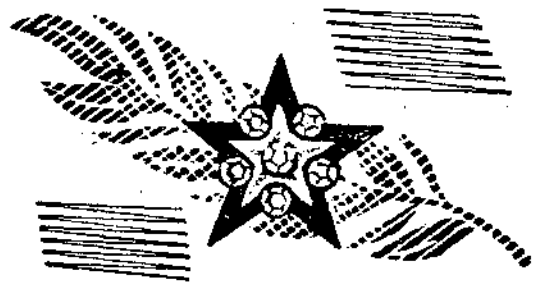
在警報和戰鬥中我高喊你的名字，
你的，你的馬麗烏拉給我唱歌

在熊火之前，在被棄的天幕裏……
德聶斯特爾河潺潺而流……

我背負不了悲劇的重載，
墨水乾涸了，

音韻沒有了，
給我吧，典雅的文藝女神，
把那支曾經落掉的手槍……

(伍 崙譯)





俄羅斯人民的英勇史蹟

帕夫陵果
(П. Павленко)

亞力山大·聶夫斯基

(АЛЕКСАНДР НЕВСКИЙ)

七百年以前魯西(Русь●)是許多互相不斷敵視的大公爵割地分治的。憂患從東方向這被分成一小塊一小塊公爵領地的俄羅斯土地侵逼而來，這憂患威脅着俄羅斯民族和魯西國家的生存。一二三六年蒙古人奴役伏爾加(Волга)河上布耳加爾王國(Булгарское царство)，次年擊潰里亞上公爵邦(Рязанское княжество)，過了一年又擊潰魯西的中心——符拉其米爾斯柯-蘇士達里公爵邦(Владимирско-

● 俄羅斯(Россия)的古稱。

Суздальское Княжество)。
過了三年他們到達南魯西的邊界，把赤爾尼戈夫斯起那(Черниговщина)，基輔斯起那(Киевщина)，伏冷斯起那(Волыньщина)變成瓦礫。當時歐洲最美麗的城市和斯拉夫文化在南方最大的中心基輔(Киев)城消失在大火的灰燼之下。巴斗(Батый[●])侵犯魯西之後，魯西剩下的人口不及十分之一，教堂圖書館和學校都毀滅了，全國變成了焦土。



只是在遙遠的俄羅斯西北，在偏僻的伊爾曼(Ильмень)湖畔的森林中保全着俄羅斯國家

亞力山大·聶夫斯基。

的最後中心——大諾夫戈羅德(Новгород Великий)。巴斗也會向這裏推進，但是春天的行路難把他阻止了，後來歐洲西南，斯拉夫捷克(Чехия)邊陲的事變使注意完全離開了北方。被俄羅斯人弄得精疲力盡的蒙古人後來完全被捷克民族所擋住，西歐得以免遭那種古往今來，在二十世紀以前，在希特勒以前，它所從來不知道的災難。

歐洲是得救了，但是斯拉夫土地却被人血橫流了。斯拉夫人的偉大藝術消失了，書籍被燬在大火裏了，最優秀的人們把腦袋拋在戰場上了。只是在遙遠的西北還保持着諾夫戈羅德，魯西最後一個沒有被破產的角落。向西歐開着的唯一窗戶，通達世界的唯一道路，現在變成中心了，那裏鍛冶着復興魯西的思想，把魯西從艱苦的恥辱的蒙古羅絆之中拯救出來。

那時諾夫戈羅德屬於歐洲最富最強的都市。整個北部，中部，伏爾加河流域魯西的商業都是經過它。遠自印度的商人都從裏海，經過伏爾

● 巴斗為成吉思汗之孫，一二二三年起為韃靼可汗。

加河和伏爾霍夫而到諾夫戈羅德，更前到瑞典去，從諾夫戈羅德則有商隊到伊朗和印度去。這是大文化，大歐洲交通綫的城市，是建立特種生活形式，議會權利，藝術，偉大民間文學的城市，產生勇士祭典，養育脫逃農奴黨羣，到伏爾加河下游去掠食的黨羣的城市。

於是，當魯西的力量被韃靼的侵略摧毀的時候，以瑞典德國騎士爲代表的西方竟決定侵犯這俄羅斯民族文化的最後逃避所，這最後自由的俄羅斯國家。

德國騎士是建立起來專門爲了征服和掠奪一切軟弱民族的，他們向魯西的進攻早已開始，遠在亞力山大的三世紀以前。一二四〇年之前的形勢對於侵略者非常有利——蒙古人的進攻把富饒飽暖的魯西變成了荒漠。在斯拉夫人對蒙古人鬥爭最激烈的時候，瑞典和利伏尼亞（Ливония）騎士聯合起來去征服魯西還餘剩的一些土地。瑞典人應該首先出動，率領他們的是當代最有名統帥之一，瑞典實際上的執政者——皮爾格爾（Пиргер）公爵。一二四〇年夏他的軍隊突然在伊淑拉（Ижора）河河口，聶瓦（Нева）河上登陸。諾夫戈羅德騷動起來。這城市並沒有準備戰爭，公爵年輕，對於軍事還沒有經驗。但是在災難之中祖國總會產生英雄和天才。亞力山大，諾夫戈羅德的公爵確實才只有二十歲，在這以前他一次仗都沒有打過，但是他又不能請有經驗的父親來，任何遲緩都等於死亡。除了靈感之外沒有別的字可以說明他在這致命危險時的行動。亞力山大領了他的全部民軍迅速去迎擊敵人，到達伊淑拉河，雖然比皮爾格爾要軟弱許多，但是却作起冒險得近乎發瘋的戰鬥，在一天之中竟贏得了這次戰事。這是在一二四〇年的七月十五日。諾夫戈羅德人沒有讓侵略者「把刀掛在自己的腰裏，」他們騎了馬衝到停在岸邊的大船的甲板上去，步兵則手握斧子游到船跟前，砍他們的船身。亞力山大親自和皮爾格爾交戰，並且打傷了他的臉。瑞典人被擊敗，皮爾格爾的全部遠征軍都瓦解，諾夫戈羅德的魯西仍保持了自己的獨立。

誰都沒有料到對於有力而有經驗的敵人會得到這樣迅速的勝利。籠罩在魯西上空的災難，像迅雷似的過去了。關於神奇的聶瓦河之戰的頌讚，傳遍整個俄羅斯土地，給人們燃燒起對於俄羅斯力量的驕矜，對於諾夫戈羅德青年統帥的信仰。他對於皮爾格爾的勝利確實可以看做

是奇蹟。從來沒有打過一次嚴重戰事的亞力山大的民軍，把那使芬蘭（Финляндия）和波羅的海沿岸（Прибалтика）各國畏懼的渾身武裝的瑞典軍打成一捧灰。瑞典軍無敵的神話烟消雲散了。在血跡模糊的魯西上空昇起了第一顆軍事光榮的明星，千萬悲痛地忍受着蒙古壓迫的愛國者，高興地振起了精神。民間談着亞力山大和他勇士的故事。他的名字廣泛地流傳開來。因為那時俄羅斯人還沒有姓，人們主要是用綽號來分別的，所以人民便把亞力山大稱為聶夫斯基[●]。

在擊敗皮爾格爾的不久之後，亞力山大對民政當局的關係弄壞了。因年代悠久，很難查出他們不和的原因。公爵生性嚴峻和梗直，自作主張，忍不住保護人的監視。諾夫戈羅德的貴族向他的父親大公爵雅洛斯拉夫（Ярослав）去控告他，於是亞力山大·聶夫斯基就被貶往故城畢列雅斯拉夫里·查列斯基（Переяславль-Залесский）去當一個很寂寞的角色——外省駐軍的長官。假使他不把這城市變成軍營，變成他民軍的學校（這民軍後來成爲俄軍第一近衛軍）的話，對於他好動的天性，畢列雅斯拉夫里實在是名符其實的放逐。

在亞力山大住在畢列雅斯拉夫里的時候，在魯西的頭上又籠罩了新的，更可怕的災難：除了那使人民吮吸得一無氣力的蒙古壓迫之外，又加上騎士從波羅的海沿岸方面二度侵入的危險。現在利伏尼亞·條頓（Ливонно-тевтонский）騎士聯合軍——當時歐洲最強大的軍事機構又集合它的力量來對付魯西了。

日耳曼搶掠騎士是靠戰爭來生活的：是戰爭養活他們的。他們是爲了財富而戰，他們對於被征服者是非常殘酷的。這是比瑞典人更可怕的敵人，西北魯西雖然沒有被蒙古人征服，但是現在力量還很小，不能作艱重的鬥爭，所以只能無助的看着敵人。而且騎士已經進入俄羅斯境界。在普斯柯夫（Псков）叛徒貴族特維爾其拉·伊望柯維赤（Твердила-Иванкович）的支援之下，德國人奪到了伊士鮑爾斯克（Изборск），後來又奪佔普斯柯夫城的近郊。

編年史家說：「整個市郊都被縱火燒了，並且做了許多惡行，連把教堂都燒了。普斯柯夫的許多村莊都弄得空無所有了；他們在城下駐了

● 聶夫斯基（Невский），意即聶瓦河（Нева）的人。

一星期，但並沒有佔領城市，但是許多身強力壯的男子都被捉去當俘虜，後來便退走了。」

一二四二年冬德國人在諾夫戈羅德境界之內奠基了柯波里亦城堡（Копорье），一二四二年年初佔領普斯柯夫，並向諾夫戈羅德本城推進。那時諾夫戈羅德平民想起了亞力山大，那在聶瓦河上以神蹟打勝仗的人，於是使者們便乘馬趕往畢列雅斯拉夫里去請他。現在諾夫戈羅德和整個俄羅斯土地現在所需要的不僅是一個公爵，而是統帥公爵，英雄公爵，為俄羅斯民族事業而戰的戰士公爵。聶瓦河上的大戰和現在可怕的試煉相比，不過是一個不大的戰役。現在得準備一個鬥爭，這鬥爭將給整個東方斯拉夫民族帶來生或死，給魯西國家帶來存或亡。亞力山大被人民請出來了。

他迅速採取決定，立刻發下命令，在蘇士達里（Суздаль），奧卡（Ока）河和伏爾加（Волга）河沿岸各州召集民軍，他自己則不等民軍的集中，便領了一支軍隊出動。

「起來，俄羅斯人！」——亞力山大的號召在各城各鎮傳開。

有許多俄國人那時一定以為一切都失掉了，已經沒有獲救的任何希望，——認為敵人是無敵的。但是亞力山大把伊淑拉人和卡萊利亞人（Карелия）充實他的軍隊之後，相當迅速的用突擊佔領了柯波里亦，吊死叛徒，並且用突然的打擊收復普斯柯夫，後來便開始準備把戰事移到德國狗騎士的統治區內。他等候着。他不忙於作戰，却建造着城堡，集合軍隊。過了一冬。德國人也準備着殘酷的迎擊。他們認為諾夫戈羅德土地是輕便的獲得物，不應該從他們的手裏滑走，其他更幸福的鐘點是不會有的。

對於亞力山大·聶夫斯基以及對於一切俄羅斯人現在並不是軍營的問題。他們必須捍衛自己的生存權利，自稱俄羅斯人，有自己的文化和信仰，有自己的語言和自己的未來的權利。

所有德國騎士和隸屬於他們的各州的居民都開來進攻俄軍了。甚至於從斯干的那維亞（Скандинавия）都有輕易發財的愛好者集攏來了。一二四二年春亞力山大·聶夫斯基進入利伏尼亞城內，決定在朱德斯柯亦（Чудское）湖並不很堅的春冰上和德國人決戰。一二四二年四月

五日發生了永世以「冰上大戰」的名稱所著稱的戰事。

德國人所喜歡的戰鬥程序類似楔形，俄羅斯人把它叫做「豬」。這是一個用尖頭針對敵人的三角。最厲害的騎兵放在這楔子的前面。馬和騎者是用水甲聯在一起的。這好像是中世紀時代的坦克車。在中央，三角形的邊上和它的基本地方分佈着步兵。德國人的楔形用尖頭刺進敵人的戰鬥陣形，把敵人切為分散的部隊。之後，戰事便分化為小羣的戰鬥。

俄軍在軍備和組織方面都不亞於德軍。不過它只是進行大戰的經驗少一些，擁有較少數的重騎兵，這是那時候最有力的軍隊。俄人最慣用的戰鬥程序是把軍隊分成中鋒，有伸縮性地作機動戰的左軍和右軍，再有是後備軍——「埋伏團」。

爲了側翼的軍隊，亞力山大·聶夫斯基把中鋒削弱了，他在側面集中了武裝比較優秀的部隊，把自己戰鬥程序的基礎藏在伏洛尼·卡明（Вороний Камень）山涯的後面，並且加強「埋伏團」，主要是用騎兵去加強。決戰的前夜聶夫斯基派出去的先鋒部隊失利。被這輕易成功欺騙了的騎士迅速的和聶夫斯基的主力接近，刺進他的中鋒，像用槊似的把它分成兩半。在俄方「五個」（分佈着諾夫戈羅德兵力的那個戰鬥陣形就叫這個名稱）的內部發生激烈的相砍。

俄軍的側翼迅速把德軍夾在箝子裏。武裝得很重的騎士在薄而滑的春冰上不便運轉，而他們深入諾夫戈羅德隊伍裏的先頭縱隊却撞在險阻的伏洛尼·卡明山涯上。德國騎兵不能逃到什麼地方去了。它在一塊地方踏著腳，既不會去作戰，反而殘踏着自己的步兵。德軍最偉大的勇武——奔放難羈的楔子，像大刀似的砍進敵人的身內竟從他們的手裏落下了。

鐵的雪崩停住了。在聶夫斯基之前，和條頓人周旋過的軍事長官，沒有一個曾經對於自認無敵的騎士獲得這樣驚人的成就。

報載着鐵胄鐵甲的德人，羣集在一個狹小的地帶，薄薄的春冰由於重壓而在許多地方震撼起來，形成冰穴的地方已經冒出水來。德軍的隊伍中開始發生恐慌。編年史家寫道：「那相砍是偉大的，殘酷的，像冰凍之大海那樣動盪，在冰塊上都蒙蓋了鮮血。」德國人逃跑着，把武器

棄，把沉重的冑甲從身上脫下來。這時亞力山大給「埋伏團」發出號令。後備騎兵把德人驅逐了七俄里，把他們污濁的屍體鋪滿了湖冰和湖岸。

意外的「奇蹟」又第二次的完成了！可怕的敵人被二度擊潰了，被全擊潰了！

應該瞭解那時魯西的情形，才想像得出受了許多苦難的，用偉大的勇敢保衛自己自由的俄羅斯人民是被何等的歡欣所擁抱。

馬克思在研究俄國歷史的時候，作筆記道：「亞力山大·聶夫斯基進而進攻德國騎士，把他們在朱德斯柯亦湖冰上擊潰，惡棍被完全逐出俄羅斯國境。」

這是斯拉夫民族戰勝條頓人的偉大勝利，是鞏固魯西的開始。一二四二年四月五日俄羅斯人擊潰了日耳曼人，爭取到偉大光榮未來的權利。

諾夫戈羅德人在敵人的「骨頭上」站了三天，慶祝勝利，後來又凱旋地回到普斯柯夫，帶了俘虜和運了許多戰利品去。德人在被征服居民中所徵募去的普通兵則經亞力山大放回家去。

「去，告訴大家——魯西生存着。讓他們不要害怕到我們這裏來作客。誰要是拿了刀到我們這裏來，也要死在刀下。俄羅斯土地過去在什麼將來仍在什麼地方！」

關於冰上大戰，寫了許多書。從這些書中可以看出，亞力山大·聶夫斯基獲得了奇怪的勝利，是配受最偉大的光榮的。這勝利，照它的意義說，是屬於世界的，並且使聶夫斯基列於中世紀最偉大統帥之林。

聶夫斯基阻住了德國侵略者向東的推進，正像捷克國王符拉其斯拉夫阻住由東向西奔湍的蒙古狂流一樣。兩個最野蠻和可怕的，給歐洲各國人民播送死亡，破產和奴役的勢力，都被斯拉夫民族蹴退了。但是那時候，以及在後來的時期，誰會去研究和尊敬俄羅斯的名字呢？沒有誰。德國人當然對於自己的被擊潰默不作聲了，法國人在遼遠的地方很難想像得出魯西情形，而俄羅斯人自己是不會向世界表彰自己的。十三世紀的最偉大事變之一，把俄羅斯國家的作用和道路向前推進了好幾世紀，但是在很久的時期中僅僅是俄羅斯一個民族的驕矜。

一二四六年聶夫斯基在他父親死後，承繼做基輔和諾夫戈羅德公爵了六年，做俄羅斯公爵中最長的符拉其米爾（Владимир）大公爵在一二六三年十一月十四日逝世。他是在從金部落（Золотая ла）回來的路上，死在戈羅傑次·伏冷斯基（Городец Волынь）的，他到金部落去是爲了爭俄羅斯的利益。

魯西還是破產的，紊亂的。亞力山大·聶夫斯基的死是民族的損

「俄羅斯之土的太陽落下了！」從諾夫戈羅德到基輔的各村各城都說。

各教堂裏都爲他禱告，村子裏編唱頌讚他的歌，在民軍裏用他的大旗演習。教會把聶夫斯基排在「聖徒」之列。

但是亞力山大·聶夫斯基是一個人，也像大家一樣。天性是堅決的剛毅的，他知道一個愛——愛祖國——並且把所有自己的氣力，全部的才能，全部意志都去服從這一困難的善良的愛。

聶夫斯基的形象在其後的七世紀之中一直感應着俄羅斯的統帥。德持里·童斯柯伊（Дмитрий Донской）實現把魯西從東方的危害解放出來，正像聶夫斯基退去西方的危險一樣。彼得大帝（Петр I）聶夫斯基的形象感應着，想取得波羅的海的出口，在聶瓦河上打開歐的第二個窗戶——彼得堡（Петербург）。無怪乎他隆重的把聶夫斯基的灰骨遷移到一個大修道院，把這修道院稱爲亞力山大·聶夫斯基等修道院，首都的主要街道也稱爲聶夫斯基大街。

過了幾百年有新的名字點綴俄羅史歷史，但是亞力山大·聶夫斯基的名字沒有被忘記，沒有熄滅。並不是因爲沒有比他所做的更高的偉蹟和勝利，而是因爲俄羅斯國家自後的全部發展都是從他的朱德斯柯亦湖勝利出發的。我們自由的發源地是在那裏。

成千成萬的青年每小時在做着偉蹟，在意識上眺望那世紀的遠方，那裏有個青年——感人的統帥和熱情的愛國者——聶夫斯基在發着光輝。

聶夫斯基是俄羅斯軍威的朝霞，

這是我們的開端，我們的發源。我們是從他的勝利中產生出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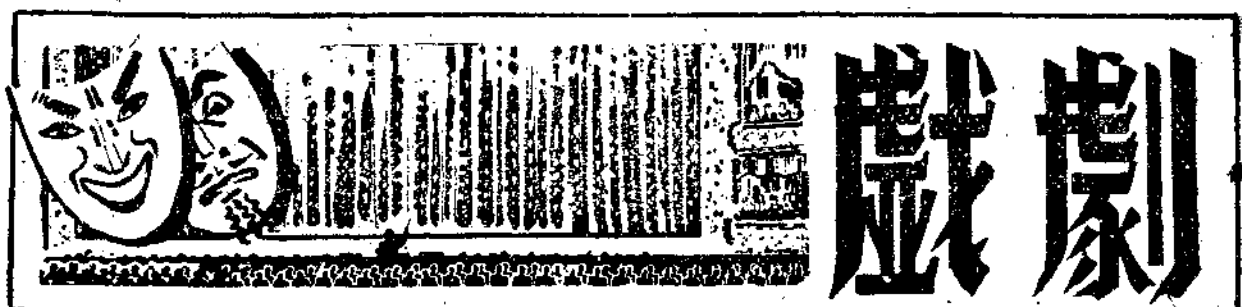
魯西和俄羅斯，以及蘇維埃聯邦是在他勇士的骨骸上建立起來的。

這便是爲什麼在神聖衛國戰爭的日子，蘇聯政府設立亞力山大夫斯基勳章的原因。這是團指揮員以上的蘇維埃指揮員的勳章，凡表現個人的無畏精神，以身作則引導軍隊去作偉蹟者，凡是在進攻敵，表現主動性在擊潰敵人時表現堅強性者，可以得到這勳章。這是把的英勇和作戰藝術配合起來，剛毅和精練配合起來，靈感和英明的這配合起來的人們的勳章。

讓我們不朽歷史中第一位偉大的少年統帥永久感應祖國和史大和那些在衛國戰爭戰場上作戰着的戰士的命運交託給他們的我軍蘇維埃指揮員吧。讓亞力山大·聶夫斯基的英勇偉蹟用他不朽的華蓋掩映着我指揮員英雄的事業吧！那些胸佩這種英勇和光榮勳章的人是榮耀的！

(文 記譯)





奧利杜爾
(Ольга Олидор)

蘇維埃劇壇二十五年

(25 ЛЕТ СОВЕТСКОГО ТЕАТРА)

今天蘇維聯邦擁有五百六十一座劇院，其中俄羅斯人的劇院計二百六十九座，蘇維埃聯邦其他民族的劇院有二百六十五座。

在這二十五年的過程中，蘇維埃劇院已經大大地改善了。蘇維埃劇院的創作生長在二十五年中消滅了中央的和「外省」的劇院舊的傳統區別。替代了這古老的「外省的」劇院，在蘇維埃聯邦包含的許多共和國的首都中，新的劇院現已建立，這些十分完美，精緻的劇院，和莫斯科（Москва）及列寧格勒（Ленинград）的那些相較，絕無遜色。這種顯著現象的明證是：在不同地區各首都劇院所作的交換上演，這種交換上演現已變成爲一種慣常的現象——例如所謂「在莫斯科的民族劇院的上演周。」哥薩赫（Казахская Р.），（亞美尼亞 Армянская Р.），喬治亞（Грузинская Р.），白俄羅斯（Белорусская Р.），大特齊克（Таджикская Р.），烏克蘭（Украинская Р.），基爾基斯（Киргизская Р.），亞塞爾拜然（Азербайджанская Р.），烏

士別克(Узбекская Р.)等共和國的劇院平常總參加這種「劇院周」的公演。

蘇維埃劇院的創作發展顯著地由它的上演目錄顯示出來。除了蘇維埃劇作家的劇本之外，在蘇維埃劇院上演目錄中佔顯著地位的是俄羅斯和世界古典作品的優秀典範。在蘇維埃舞台上，莎士比亞(В. Шекспир)的作品至少有一半已上演過了：「李爾王」(Король Лир)，「奧賽洛」(Отелло)，「哈姆雷特」(Гамлет)，「理查第三」(Ричард III-ий)，「馬克白」(Макбет)，「羅密歐與茱麗葉」(Ромео и Джульета)，「無事張皇」(Много шума из ничего)，「第十二夜」(12-ая ночь)，「仲夏夜之夢」(Сон в летнюю ночь)，「馴悍記」(Укрощение строптивой)，「維峰那來的二紳士」(Два джентльмена из Веронны)以及許多其他作品，在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蘇維埃聯邦的劇院中上演過。

除了莎士比亞以外，蘇維埃劇院經常演出席勒(Шиллер)，莫理哀(Мольер)，哥爾多尼(Гольдони)，哥齊(Гоцци)，得·龐馬賽(Бомарше)，谷齊珂夫(Гуцков)，柳潑·得·菲加(Люпе де Вэга)，雨果(В. Гюго)，巴爾扎克(Бальзак)，梅里美(Мериме)，蒂爾西思·得莫息諾(Тирцеан де Моссино)，易卜生(Ибсен)，本·強生(Бен Джонсон)，波蒙(Бомонт)和符勒析(Флетчер)以及許多其他世界作家的作品。

懷着特殊的愛意蘇維埃劇院都上演俄羅斯古典文學中的最受人歡迎的作家的作品：普希金(А. С. Пушкин)，萊蒙托夫(М. Ю. Лермонтов)，葛里波葉陀夫(А. С. Грибоедов)，屠格涅夫(И. С. Тургенев)，蘇霍伏-柯貝林諾(А. В. Сухово-Кобылино)，陀斯托益夫斯基(Ф. М. Достоевский)，柴霍夫(А. П. Чехов)，高爾基(М. Горький)和托爾斯泰(Л. И. Толстой)。這種俄羅斯和世界戲劇文學的傑作不僅在大城市的劇院中演出，並且也在最偏僻區域，並且同樣地在集體農場的俱樂部的舞台上演出。

在這過去的二十五年中，蘇維埃劇院上演了不少蘇維埃劇作家的成功作品，獲得極大的成功。

蘇維埃劇院的風格是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把實生活中的事件表現在舞台上的藝術，用最大限度的藝術真實性和樸實性，把生活多方面的一切都表現出來，並且把一切深度都表現出來。

不屈不撓地沿着這走向現實主義的道路前進，蘇維埃劇院現在是以爲數並不很小的重大成就表彰這個二十五周年佳節的。像馬柳劇院的「一八一二年」（1812 год），華赫當哥夫劇院的「奧列哥·東其赤」（Олеко Дундич），「俄羅斯人」（Русские люди），莫斯科藝術劇院（Московский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ый Академический театр имени М. Горького）的「克列姆里的鐘聲」（Кремлевские куранты），這類的演出，可以算作是蘇維戲劇藝術的最優秀的演出。

在革命前的俄羅斯大約有一萬多個演員。現在，在蘇維埃聯邦，演員人數不下五萬。替代了前時的統治，戲院差不多都是被俄羅斯演員專利壟斷的，現在在蘇維埃聯邦，有着二萬以上的民族劇院的演員。

蘇維埃劇院的全體演員和過去不同，由於特殊的資格，多方面的教育，文化和政治的修養水準是很高的。批評，自我批判是戲院中日常的現象，在古老的以演戲爲職業的倫理學中，演員和導演向來沒有權利互相批評，或是互相指導，現在這種倫理學就連痕跡都不剩了。

截至十月革命的二十五周年，蘇維埃劇壇在它的行列中擁有許多榮譽蘇維埃聯邦人民藝人，俄羅斯蘇維埃聯盟人民藝人，和其他各聯邦共和國人民藝人和藝術功勳者的光榮稱號和榮獲勳章的戲劇藝術大匠。

去年一年中蘇維埃劇壇又以大羣獲得國家最高褒獎——史大林獎金——的傑出藝人而顯得實力更強大了。

在戲劇工作者中間，我們看見許多在全國享着盛大聲譽的戲劇老前輩：人民藝人巴爾叔娃（В. В. Барсова），馬薩李基諾娃（О. Мас-салитинова），雷靜（М. О. Рейзен），薩莫蘇德（С. А. Самосуд），奧斯都席夫（А. Остужев），及達拉索娃（А. К. Тарасова）。除了這些蘇維埃劇壇的男女演員之外，我們還找到許多青年演員，他們是在十月革命之後受到自己的教育和訓練的，其中有功勳藝人奧麗加·列畢興斯卡亞（Ольга В. Лепешинская），瑪麗娜·謝米諾娃（Марина Семенова），列密賽夫（С. Я. Лемешев），蘇聯人民

藝人赫密列夫(Н. П. Хмелев)，俄羅斯共和國功勳藝人伊戈爾·伊林斯基(Игорь Ильинский)，巴朗諾娃(М. Н. Баранова)，人民藝人李望諾夫(Б. Н. Ливанов)，及加麗娜·郎朗諾娃(Галина Уланова)。最後，蘇聯各民族劇場能够以大羣有才能的演員，其中我們可以指出蘇聯人民藝人霍拉夫(Хорав)，伐薩傑(Васадзе)，哈李馬·那西洛娃(Халимма Насырова)，顧里亞什·巴伊西托娃(Куляш Байсеитова)，華格爾尚(Вагриян)，亞歷山德洛夫斯卡亞(Л. П. Александровская)，葛那特·俞拉(Гнат Юра)及塔瑪拉·哈儂(Тамара Ханум)。

在戰爭時期產生了新型的前綫劇團。各前綫劇團巡行蘇軍防地，甚至抵達最前綫，在當地演出蘇維埃劇作家的作品及古典劇目。

它們的特點是非常的活動性，能够把演出適應於任何地點和任何場合。其他一切各方面，蘇維埃劇院都符合最嚴格的藝術要求和演劇傳統。現在有十家劇院在前綫工作。在這些劇場裏老老小小有才能的演員駢肩工作着。全國沒有一家劇院，它的演員沒有參加過這種前綫劇團。前綫沒有一處地方，無論怎樣危險，沒有一個紅軍部隊，沒有一個動員站，或者醫院沒有蘇維埃演員和藝術家在以自己的藝術感應觀衆。迅速地以步槍來代替樂器並不是罕見的現象。演員時常和紅軍戰鬥員一同作戰。蘇維埃劇院這樣的在發展自己的事業，它把藝術爲紅軍服役，光榮地執行它對祖國所應盡的義務。

有許多劇院都被迫從暫時被敵人侵佔的地區裏遷移到新的地點去。然而它們的工作沒有中斷，它們以新的創造業績，就是以大量的紀念演出來和蘇聯其他許多劇場共同紀念偉大十月社會主義二十五周年。

所有這一切演出的各式各樣的主題，多方面的內容，最最不同的樣式和形式結合於一個爲蘇維埃人民偉大門爭的理想——消滅希特勒主義——而服務的不屈不撓的總的意志之中。

(鈕 麻譯)

莫 洛 淑 夫
(Проф. М. М. Морозов)

莎士比亞在蘇維埃劇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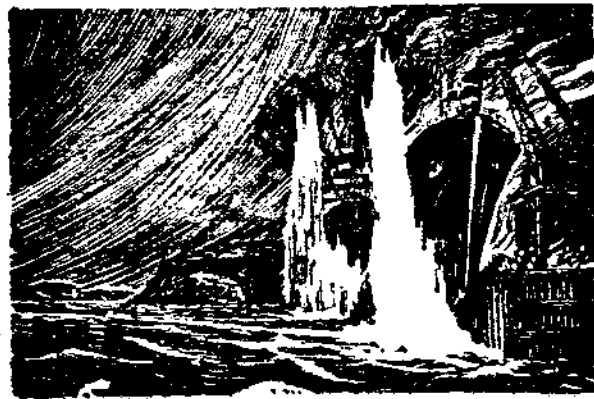
(ШЕКСПИР НА СОВЕТСКОЙ СЦЕНЕ)

在一九四〇——一九四一年的戲劇季中，正當德國尚未侵佔蘇聯之前，莎士比亞的劇本在各劇場紛紛公演二百多個之多。其中成績最爲卓越的是：在伏洛聶士（Воронеж）公演的『哈姆雷特』，連演五十餘場均告客滿；還有列寧格勒劇場公演的『李爾王』及莫斯科中央紅軍劇場公演的『仲夏夜之夢』。在蘇聯，莎士比亞的劇本不僅是用俄羅斯語來公演，近年來，若干劇本並且已經被譯成了二十四種各地的方言，『奧塞洛』用喬治亞方言在特皮利西（Тбилиси）的羅斯他弗里劇場（Театр Руставели）的演出，『李爾王』用亞地斯（Яддиш）方言在莫斯科猶太劇場的演出，是確實出色的成功。去年六月，戰爭暴發前二星期的時候，莫斯科有個機會看到從愛立望（Эреван）來的亞美尼亞·孫度江劇團（Армянский Сундукянский Театр）公演的『奧塞洛』。關於這齣悲劇在去年的其他各次演出，我該提出用烏士別克（Узбек）方言在塔什干（Ташкент）的演出和用大齊克（Таджик）方言在史大林那巴德（Сталинабад）的演出。戰爭開始之後又公演了許多莎士比亞的劇本。數月前，『哈姆雷特』在亞美尼亞的愛立望上演，非常成功。巴庫（Баку）的俄羅斯劇場公演『仲夏夜之夢』受到誠懇的歡迎。基爾基士共和國（Киргизск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的首都佛龍士（Фрунзе）公演『李爾王』。我很欣幸能看到這劇本的預演，我

對於年輕基爾基士演員們的驚人演技感到莫大欣喜。這個悲劇是以民間傳奇體來演出的，這似乎很自然，因為基爾基士有一個與『李爾王』主題相仿的民間傳說。不久好幾個劇院又將上演莎士比亞的劇本了。塞爾蓋·拉德洛夫（Сергей Радлов）指導的列寧格勒劇場已遷至畢基哥爾斯克（Пятигорск），正在排演『馬克白』和『安東尼與克利沃派特拉』。莫斯科藝術劇院將演『哈姆雷特』；莫斯科猶太劇院將演『理查第三』。為前綫兵士服務的流動劇隊有一大張莎士比亞劇目。除了個別的場面和獨腳戲外，有一個流動劇隊將演『馴悍記』和『奧塞洛』。他們演出的『奧塞洛』是經過刪減縮短的——只有五個演員和一個解釋劇情線索的人。即使在壕溝內，小規模的彩色佈景也能將這個悲劇優良地演出。

蘇聯的觀眾，除了對於莎士比亞之外，也極其欣賞英國其他的劇作家。在藝術劇院演出的秀立頓（Шеридан）的『造謠學校』在上一次莫斯科戲劇季中是一件出色的事件。莫斯科卡梅尼劇場（Московский Камерный Театр）在春天公演過『夫人』（Дуэнья）。以上二個劇本和『敵人』在其他各地的劇場也公演過。關於蘇聯更為流行的英國劇本，我們該提出：弗里采的『西班牙主教』，王爾德的『理想丈夫』，蕭伯納的『魔鬼的門徒』和『賣花女』以及潑里斯脫來的『困境』。

（楊懿譯）



勒伏夫

(М. Львов)

『他名喚蘇黑·巴托爾』

(“ЕГО ЗОВУТ СУХЭ-БАТОР”)

這張影片紀述蒙古人民的英雄，蒙古人民共和國的統帥和創立者蘇黑·巴托爾。

在銀幕上——一九一九年的蒙古。被火燒掉了的村落的廢墟，極目無垠的原野，古老的烏爾憂(Урга)●，波格陀·蓋根(Богдо-Геген)——『佛陀在人間的代表』——的宮殿。外國僱傭的徒黨，王公和喇嘛撕碎了這個貧困的國家。千秋萬代和這個國家的歷史，和它人民的生活不可分離的蘇黑·巴托爾偉大的，崇高的生活呈現在我們面前了。

主人公的容貌馬上就吸引了我們的注意。是的，他一定是這樣的，像藝人斯維爾特林(Л. Свердлов)所表現的那樣：是一個有巨大內在力的人，但同時也是一個能對難以抑制的激怒保持鎮靜的人；是一個樸實得像牧人和兵士的人，但也是一個英明得如從他自己古老民族的底層出來的領袖那樣的人。通過這一切的特徵你可以不絕地感到主人公有力和複雜性格的主要特性：由深愛祖國而產生出來的捨身的勇敢。

和蘇黑·巴托爾一起的是兩個鮮明的，栩栩欲生的形像：他忠誠的戰友曹伊波爾生(Чойболсан)——人民共和國未來的元帥和總理(這個角色蒙古藝人蓋立克·道爾特齊[Гелик-Дорджи]扮演得非常之好)，還有一個是純樸的牧人，貢波(Гомбо)(藝人格利勃柯夫[В. Грибков]飾)的『副將』，——這樣一個從遼遠的草原遊牧營

● 烏爾憂即今蒙古人民共和國首都庫倫。

裏來的盜者·潘沙（Санчо-Панса）。

蘇黑·巴托爾的每一步都埋伏着無數的危險。四周都是敵人。他們在這個樸實的兵士身上已經感覺到他是一個危險的敵人了——所有這些王公，喇嘛和佔領烏爾憂的中國軍閥徐世昌——「小徐」——都是同樣被蒙古人民和中國人民所憎恨的。

「七千蘭●！」報差在所有的村落裏這樣喊道，「誰要是能把蘇黑·巴托爾和他的同謀者拿來，不論活的，或是死的，剝成碎塊的都可以得到七千蘭！」

但是負傷的蘇黑·巴托爾，好容易衝出了敵人的掌握，這時却潛向俄羅斯的邊界。他到莫斯科去見列寧。

於是就是蘇黑同偉大十月革命領袖們的重要會見。（片中列寧的角色由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的功勳藝人斯脫勞赫〔М. Штраух〕扮演，史大林的角色則由藝人高爾特什塔勃〔С. Гольдштаб〕扮演）

「准許我問你三個問題，」列寧說。「第一個：在蒙古，僧侶——喇嘛——佔很大的勢力。你可曾試圖從他們那裏找到援助嗎？」

「不，」蘇黑·巴托爾通過翻譯回答道。

「在蒙古有許多豪富的，有勢力的人，」列寧繼續着說。「他們也要驅逐外國的劫掠者。你對於他們是怎樣的看法？」

「他說「他不大相信他們」，」翻譯回答道。

「那麼最後一個問題了：你最相信那種人呢？」

「他相信牧人，」響亮着短短的回答聲。

「好極了，好極了！」列寧叫了起來。「你是走在可靠的，準確的道路上，蘇黑·巴托爾同志。不要相信更不要信賴你們的王公，而要相信你們的牧人。要相信人民。人民——這就是軍隊，人民——這就是政權，人民——這就是國家。」

於是這被列寧和史大林所保證的援助而鼓舞着的蘇黑·巴托爾回到了祖國。他喚起自己的人民去作鬥爭。紅軍開來幫助他——結果，自由的太陽在蒙古的上空昇了起來。

蘇黑·巴托爾的死這一場面是富有濃厚的戲劇性的。他中了被敵人

● 「蘭」是當時蒙古通用的貨幣單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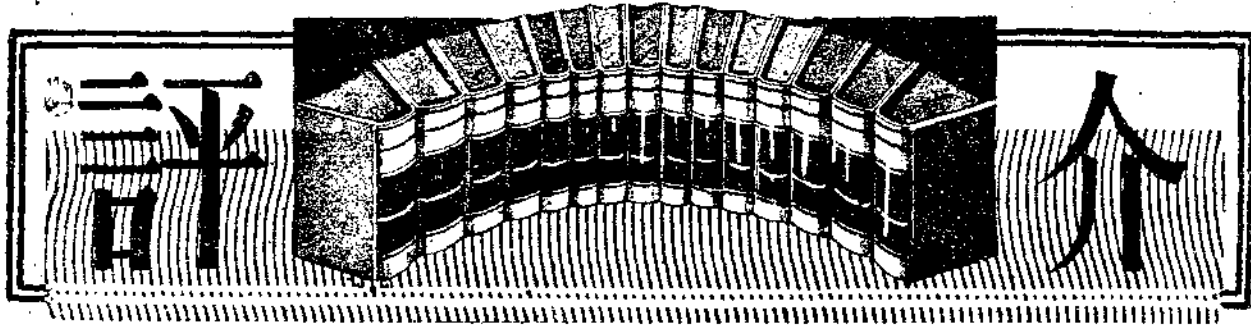
祕密給他按放的毒藥的暗害，已是奄奄待斃了。但是，在垂死的時候，他還是鼓起最後的力量，憤怒地鬥爭着去駁斥敵人的誹謗，彷彿蘇黑·巴托爾已經死了，在死神的面前，他與人民長辭了。但就在這最後一次的鬥爭中，勝利是屬於他的。

影片「他名喚蘇黑·巴托爾」是蒙古製片廠，塔什干（Ташкент）攝影場和列寧製片廠合力創作的成功的結晶。首先要指出的是腳本的功蹟。它是根據拉平（Б. Лапин）和哈茨列文（З. Хацревин）的巨大寫作才能與他們對蒙古的淵博知識的材料而作成的，他們兩人在和平時期會到蒙古遊歷過並且在哈爾興哥爾（Халхингол）大戰時會當過軍事通訊員。蘇黑·巴托爾影片腳本，戲劇的緊張性，劇情和劇中人物的明朗的描畫，尖銳深刻的對白都是非常出色的。

全體演員都非常優越。片中飾翁格爾男爵（Барон Унгерн）的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人民藝人赤爾卡索夫（Н. Черкасов）演得很動人。他用淡淡的但是恰到好處的綫條描畫出一個狂暴酷戾的人的形像，一個腐朽貪利的盜黨頭目的形像，這人沒有名譽，也沒有祖國。蒙古藝人的演技也都在高度藝術的水準上，如察崗·茨格密脫（Цаган-Цигмит，飾埃爾傑尼〔Эрдени〕公爵），埃林青·諾爾波（Эринчин—Норбо，飾蘇黑·巴托爾的妻子揚樞齊瑪〔Янчжима〕），尼亞銘·茨格密脫（Нямин—Цигмит），飾波格陀·蓋根）及其他藝人。

這張影片的導演（柴爾希〔А. Зархи〕，海菲茨〔И. Хейфиц〕）它全體創作同人創造了一個強有力的，激動人的作品。在這作品裏可以感覺到為爭取自由與獨立的人民鬥爭的真正激發；在這作品裏也有在蒙古歷史的分界綫上的關於它的生活和風尚的許多介紹材料。

（葉 原譯）



亞歷克賽·托爾斯泰
(Алексей Толстой)

尼古拉·鐵霍諾夫

(НИКОЛАЙ ТИХОНОВ)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結束了蘇維埃文學的整個時期。這個時期是在二十年代以剛剛勝利結束的對干涉軍和白軍的戰爭的一般的浪漫主義的題材開始的；作家們都很年青，沒有經驗，滿懷着熱烈的希望；這是狂飈之春；後來開始了新經濟政策的歧途和文學的分歧；浪漫主義的題材枯竭了，大家着手作種種的鑽研：形式，內容，文學的主人公；產生了左勤克（Зоценко 一譯淑雪兼珂）的優美的諷刺；嘲笑的針刺銳利起來，但是新經濟政策已經首先結束了。

國家面臨了世界大戰的不可避免性，國家的全部力量，文學也包括在內，都導入緊張和急促地準備作爭取蘇維埃聯邦的生命和獨立的鬥爭的河床。勞動，成長，征服，建造工場，機器，電力站，城市的千百萬羣衆成爲這三個五年計劃時代的文學的主人公，有時候主人公就是建設的目標。文學是有目的性的，它的目的是具體的，實質的。

於是世界大戰來了。有幾個作家投下了手裏的筆，因為整整十五年的題材立刻完結了；這些作家在戰爭最初幾個月中的沉默，並不是因為怕什麼，而是必需作內部的藝術的改造。

開始找取新的題材，找取主人公。現在這個題材是祖國和勝利。還有英雄：這是俄羅斯蘇維埃人——有名有姓的具體的人，人民之子，衛國戰爭的英雄。

尼古拉·鐵霍諾夫在列寧格勒住過八個月。像所有的列寧格勒人一樣，像才華煥發的叔斯達柯維赤（Шостакович）一樣，他深刻地體驗了被圍的苦難，為偉大的城所受的痛苦，為繾綣愛祖國所受的痛苦。他也有這種改造。戰前的最後幾年中他已經不寫散文，他差不多完全從事翻譯，特別是從喬治亞文翻譯，但是在十一月中，正當在蘇維埃軍隊進攻之前，他從列寧格勒發出了詩篇『基洛夫和我們同在』（Киров с нами）。

一大堆黑黝黝的樓房，
彷彿是兇險的夢鄉，
在列寧格勒鐵的黑夜
被圍之城恁樣安祥。
但是安祥被戰鬥裂破，
警笛招呼人去站崗，
炸彈在聶瓦河上唸哨，
捲起烈火焚燒橋樑。

.....

海岸上站着看守的兵，
他守衛列寧格勒城，
這張朝氣的年輕面孔，
勾起他許多舊事情。

.....

昏暗中的探照燈挖出，
他那頂在火中的帽子，

勝利的稱呼「基洛夫」
像電閃在上面顯示。

.....

「就使我們肉湯是清水，
讓食糧貴得像黃金，
將來我們有空休息，
現在却要豎立像鋼人。

.....

在列寧格勒鐵的黑夜
基洛夫在滿城巡哨。
他驕矜的心十分欣喜，
人民這樣不折不撓，

.....

他看見：有火箭在飛昇，
大火透出夜之霞光，
那裏藏着敵人的哨兵，
德國侵略軍的營房。

.....

在列寧格勒鐵的黑夜，
當大砲瘋狂的轟響，
列寧城人整隊的出征，
去給德國軍隊送葬。

.....

這一首優美的詩篇的靈感是謹嚴和崇高的，正像偉大的列寧城那樣謹嚴和崇高無上。詩的節奏是不屈不撓的進軍，像是大軍出征的步調，鬚鬚是「鋼騎士」馬蹄重擊懸崖的回聲。詩差不多像文選似地曠暢，猶如給孩子讀的故事；在這一點上，尼古拉·鐵霍諾夫和他的偉大的導師萊蒙托夫有着近似之處。這是咬緊的牙齒中透露出來的歌。敵人聽了基洛夫在列寧格勒的花崗石上闊步的鐵一樣的脚步聲是要退避三舍的，——他的腳步聲是列寧格勒的心的跳躍。

尼古拉·鐵霍諾夫後來發表了他第一批短篇小說十篇：「蘇維埃人羣像」（Черты советского человека）。他在我們蘇維埃作家中第一個找到藝術的文字來描述我們時代的英雄，描述許多無聲無嗅的人，——古怪的攝影師，年老的軍事工程師，母親，少女，孩子，醒悟的畫家：這是些俄羅斯人，他們在苦難的日子，純樸，隱藏和虛心地在自己身上找到了精神的高潔，他們的靈魂是像鑽石似的一滴一滴眼淚那樣的燦爛晶瑩。

假使我們的國家是這樣，——像烏鴉啼叫似的聲嘶的可惡的敵人是不能摧折和征服它的。

我們的祖國是英雄的搖籃，熱烈如火的號子，這兒泳游着純真的靈魂，它們漸漸變成像金剛石般堅硬了。

鐵霍諾夫的短篇小說對於我們時代是很重要的，正像是首先指出走向蘇維埃文學新時代的路標。這將是新的文藝復興的偉大和燦爛的時代，崇高的人文主義的時代，藝術家將在這兒勞作，為未來的幸福的世代用大理石雕刻出勝利者的英雄，解放者的英雄的形象以作紀念。

（重 生譯）



柯伐里契克
(Е. Ковальчик)

評「人民不死」 (НАРОД БЕССМЕРТЕН)

正像一切真正的藝術作品那樣，為深刻和動人的感覺所溫暖着的葛洛斯的曼的中篇小說「人民不死」引起讀者極大的興趣，可以絲毫不誇大地說，這篇小說在衛國戰爭文學的發展中，是一個新的階段。

在它的嚴峻性中，嚴峻和偉大的生活真實——這便是這篇小說感動讀者的地方。葛洛斯的曼找到了這樣的語言——深思熟慮和極高信仰的語句，這種語句深深的衝動我們，現時代的人和戰爭的參加者。他創造了一個作品，在這作品裏親切地和樸素地表現出現時代人心靈最深處的感覺——他們被戰爭和苦難所尖銳化的對於祖國，對於祖國的土地的愛護，他們高度發展的，為幾十年自由生活所愛撫的自覺，他們對於國家，人民，人類運命的最偉大的責任感，他們對於無恥和自大敵人的熾烈不滅的憎恨。葛洛斯的曼絲毫不用賺人眼淚的悲壯之詞，而用樸素的，剛毅的，因此特別使人獲得印像的言語講述解放戰爭之崇高的理想。

他的小說的某些特點是接近那種現在在我們這裏佔着優勢地位的報告文學。像許多戰地紀事一樣，葛洛斯的曼的中篇小說也是作家實際參加戰爭事變的結果。其中曲折着活的經驗，活的和仔細的觀察。小說裏有交戰的，心理的，一般市民的場面和插曲，這似乎在循着火熱未熄的痕跡，有時是直接戰場上所寫的速寫和短篇小說裏許多次重複過的。城市的被轟炸，鄉村的被破產，無辜居民的被暴虐和殺戮的畫面，和生身之地告別的悲劇情形——這些讀者在許多速寫和短篇小說中所熟悉的畫

面，在這篇中篇小說裏又重複了。在葛洛斯曼小說的風格中敘事有時突然被抒情的，衝動的致語，直捷的政論，向讀者，向後裔的申訴所中斷，這種衝動的演詞是現代政論（這一字的良好意義）式散文的特點，它在戈爾巴托夫（Б. Горбатов）的創作中找到比較完成的風格表現。

但是葛洛斯曼的中篇小說却具有頗可羨慕的完整性和調和性，描畫生活的三一律，具有那些正就是報告文學時常缺乏的東西。「人民不死」——這並不是把看見過的，體驗過的，甚至即使是典型的事物作一個平凡的敘述。這裏是談到最主要，最基本的，所以使人民成爲不死的事物，是談到怎樣鑄造勝利，勝利的泉源是什麼，這裏提供了勝利的代數學，表明勝利就是蘇維埃人全體人民工作的限額。「沒有比戰鬥中的勝利更大的幸福，」這小說的主要人物，波加列夫說。「我們需要勝利，」他激勵團指揮員密爾察洛夫說。下面幾個字的偉大力量，對於密爾察洛夫是漸漸闡明的：

「只有一個限額——這限額就是勝利。」

葛洛斯曼嚴格的指出所描寫事物的日期。事實的時間是「晚夏」一九四一年的八九月。這是紅軍退却的時候，這是由於成千成萬的人退往東方的行動而「在蘇維埃土地上空結起一團團塵灰」的時候，是大火的火焰使蘇維埃被破毀的總的景像顯得更加浮雕的時候，是紅軍還沒有擁有展開廣泛勝利攻勢之經驗的時候。在一次成功的戰事之後，波加列夫看見營指揮員巴巴章陽的眼睛裏有眼淚。它是被德國人狼狽而逃所激起的。這是一個人，一個在好幾次退却之後，在自己的身上感覺到能夠迎頭痛擊敵人，使敵人逃跑的能力的軍人的眼淚。

葛洛斯曼是講述衛國戰爭艱苦的第一時期，是講到希特勒軍隊像雪崩似地沿着烏克蘭，白俄羅斯的大道向前猛衝的時期。但是這小說的總的聲響是樂觀的。並不是因爲它的作者自己打算撫平困難或是尋找什麼安慰人的錯覺，詩化那些溫和，柔順，不抵抗的感覺。不是的。災難的程度，人民的悲苦，對於人民生存的威脅，他並沒有縮小。但展開在小說中的嚴峻的和艱苦的時期是作爲人民成年的時候，是人民憎恨敵人的，恨得刻骨的，恨得熾熱的憎恨之感的成熟，是作爲鍛鍊和鞏固軍事英勇和技能的時期。

被德國飛機師所縱火的，所轟炸的偏僻的村鎮焚燒着，老人，女人在苦痛中死去，他們發瘋。波加列夫看見了這幅情景，在激動中對普通戰士伊格那季亦夫說：「你要記住，你所看見的一切。這一夜，這些城市，這些老人和兒童，你應當牢牢的記住。」波加列夫又自己對自己宣誓道：「在我還活着的時候，在我還喘息着的時候，在我的手指還有力顫動的時候，在我還有力說出一個字的時候，——即使我不能做像戰士那樣的事業，就讓我把所有精神和智慧的力量都拿出來去喚起憎恨和復仇吧。」

對敵人憎恨的感覺是神聖的。在這種感覺中會滲出愛國精神的力量。於是普通戰鬥員伊格那季亦夫——基本的都拉人，真正的俄羅斯靈魂，能幹的，稍為有些放蕩的靈魂——便成為英雄了，因為他對於敵人熾烈的，不倦不怠的憎恨心在戰火中鍛冶過，並且堅強了。

伊格那季亦夫在戰爭中的道路，起初是天真的，還處在安居樂業印象的俘虜中的，後來是一個成熟的戰士，勇敢而堅強的軍人，深惡痛恨法西斯蒂的軍人，——這條道路對於許多人是典型的。

夜裏伊格那季亦夫在森林裏和波加列夫談話，自信地承認：「在戰爭中好似變成了另外一個人：現在才剛剛看到俄羅斯。」嚴峻時候的試煉鍛鍊了伊格那季亦夫，世界以新的綫條向他展開了，自己對於千百萬人的生命，對於祖國的命運的責任感產生了。

小說中最好的場面之一是伊格那季亦夫出去偵察的一場。其中沒有現代許多作品中所常有的純粹外形的，作戰描寫的趣味。進行偵察的伊格那季亦夫絲毫沒有做什麼超力的，聰明的，大膽的行爲。他不過是坐在埋伏處，看着。但是他的這種消極的狀態，事實上決不是消極的。伊格那季亦夫觀察着，他對於許多事情重新瞭解了，在他的心裏發生了變革，這變革是痛苦的，變革把憎恨法西斯主義的情感削尖到最後的限度，「可怕的痛楚，悲哀，恨惡抓緊伊格那季亦夫的心。無論是在那天德國人放火燒城市的夜裏，無論是注視破毀村莊的時候，無論是在決死激戰的熱焰中，伊格那季亦夫從來沒有像在這萬里無雲的，光明的一天所感受到的這種感覺。這些在俄羅斯鄉村安然休息的德國人要比那些作戰中的德國人可怕許多倍。」「在這一天，在這時候，伊格那季亦夫藉他心

的全部深度瞭解了國內進行着什麼事情，進行着爭取勞動人民生命和呼吸的戰爭。」有一剎那他想像，戰爭已經結束了，德國人依照征服者的權利自滿地，無恥地爲所欲爲的時候，——在作這思想的時候，他的心都被血灌滿了。「在這一剎那，曾經在自己的肩胛上担當過這些戰役之可怕重壓的伊格那季亦夫，曾經不止一次的坐在泥坑裏，德國坦克車在他頭上開過去的伊格那季亦夫，在前綫道路上的熱塵中走過幾千公里的，每天看到死亡，每天去迎接死亡的伊格那季亦夫用他整個的心，全部血液瞭解了今天的戰爭必須繼續下去，直到德國人退出俄羅斯土地的時候，焚燒房屋的火，地雷崩裂的響聲，空戰，這一切和這些德國法西斯蒂在他們所佔村中的休息比較起來還可算是良善。」

「他，一個普通兵，他整個的血都主張戰爭了。」

從這轉捩時間起，伊格那季亦夫在戰爭中覺得是另外一個人了。他是環境的真正主人，——這一字最深刻的意義。他，也像紅軍千百萬其他戰士一樣，在戰鬥中用自己的意志作主，法西斯蒂一定會怕他，是他的意志越過路上的一切障礙，他用無畏和堅強戰勝死亡。

伊格那季亦夫的形象在獨戰德國人的一場中具有像徵的特性。當坦克的進攻已經和蘇維埃人所守的堅強防綫接近的時候，當坦克燃燒起來，先頭一輛裏走出一個胖胖的德國人時，伊格那季亦夫聽了內心的呼聲，跑到他身前去。「都拉人伊格那季亦夫舉起手來：俄羅斯兵士的打擊是可怕而簡單的——他不是打敵人的胸膛，他是心怎樣吩咐他，他就怎樣行動的。他是打敵人的臉。在戰場上，一個軍人對劊子手所施的這一打擊的力量是可怕的。」

小說中戰爭的場面寫得技術高明。它們是有內容的，有表現性的，其中沒有故意的堆砌和浮面的效果。在戰爭場面分明和嚴格的繪畫中，葛洛斯曼會表明戰鬥的複雜辯證法，由許多部隊所織成的作戰勝利的藝術。

戰爭場面中印像最深刻的一場是巴巴章陽的一營兵和那以精確的準確性和尺度性推進的敵人摩托縱隊的戰鬥場面。戰鬥的畫面具有物理的重量。戰士們齊胸地站在地裏，他們的面前是塵埃飛揚的道路，敵人每一分鐘都可能出現。戰士們在惱人的等候中站立着，他們預備好作戰，

在自然還以它積極的生命生活着的時候，地和天似乎是不受戰神的侵凌而顯得自由的。惱人的等候，生與死的想念被取笑鄰人和關心同鄉所打斷，這種取笑和關心都被粗暴的聲調所掩蓋。作戰的時分終於來到了。一切都變了一個樣子。一致的意志結合了人們，它祛除個別懦夫的逃遁，團結一切勇敢的人去做偉蹟。被這一意志所聯合起來的人們像一個人似的，像一個巨人似的行動，這個巨人有很多隻手，他把這爭取勝利的集中的意志去對着敵人。戰事激進發展的場面用一種對戰死人民之子的特殊追荐會來結束。

在葛洛斯曼複製砲戰場面的藝術中也顯出他過去的創作經驗，他曾經是大幅繪畫的創造者，也顯出作家在戰綫上所直接認識的現代戰爭的經驗。

現代戰爭複雜的機械主義，軍事技術——獲勝的泉源——完善化的題材都在這篇小說中多方面地展開。也許，在這方面，在關於我們衛國戰爭的文學中葛洛斯曼的小說還沒有類似的作品。作家時常給我們描寫直觀地行動的，置成敗於「僥倖」的指揮員，時常稱頌毫無理智的勇敢，而忽略作戰原則的冷靜估計。

葛洛斯曼提供了一大羣紅軍指揮員——從戰綫司令和參謀長直到連指揮員。其中每一個人都展開人性的和事務的特性，被批判得嚴格而公正。作者對於那些只學會了軍事理論的死的教條，忘記生活之活的認識，忘記自己祖國土地的特點，忘記俄羅斯民族性格的特點，在退却的環境中完全失去腳下站穩的地方。但是同時作者又表明，那把自己的命運和人民的運命聯在一起的人的意義是多麼偉大，知道他的需要，鍛鍊他對於法西主義的憎恨，能夠爭取勝利。

大命運的人波加列夫指揮員，是會勝利的。他勝利着，並且把勝利的藝術教周圍的人，高度的精神堅強性，智慧的靈活性，個人的魅惑把他處在事變的中心。雖然照活動的範疇說——黨的歷史家，研究家——波加列夫對於軍事工作沒有受過訓練，但他却處在極高的地位，因為「革命鑄造了俄羅斯的力量，這力量是能夠和希特勒主義對立的。」波加列夫並且是不死人民智慧與意志的化身。在小說中展開他偉大精神的活動力量，所以這一形像是真正有人性的，可瞭解的，有吸引力的。

這是波加列夫教會團指揮密爾察洛夫戰勝敵人的偉大藝術，不是精通戰爭的數學，而是幾何學。這是波加列夫推行鐵的紀律，服從命令，沒有這些是不能達到勝利的。這是他大罵那些像梅桑斯基似的在退却時期染上了「恐德病」，誇大敵人的力量，在敵人的面前逃避。這是波加列夫教人們堅強到底，因為「我們是在這裏作拚死的戰爭，是專為戰爭而在這裏的。」這是他發展指揮員們對所取決定的責任心；這是波加列夫感動人在秋季退却的艱苦時日相信勝利，提供勝利作戰的實物課程。

對於波加列夫，也像對於全體人民一樣是沒有選擇的。在作戰之前的一夜波加列夫想道：「若是希特勒在這次戰爭中勝利了，那末世界就沒有太陽，沒有星星，也沒有像今天這樣的美麗之夜了。」注視過休息着的德國人的伊格那季亦夫難道有別的結論嗎……所以千百萬的伊格那季亦夫必須學習並且一定會學會怎樣打勝仗的科學。

在這中篇小說中有前綫軍事委員會委員的母親馬麗雅，紀木弗亦夫娜·乞列德尼成果之死的悲劇場面。「全部生活都塌倒了，」德國人來了，老婦準備有價值的死。她被注定在死亡之前受到一切侮辱中最悲苦的侮辱。對於富裕的財物發生興趣的德國人，對於她本人是視若無睹的。「她站在他們面前，是一個不需要的老婦，也不知是為什麼存在這對於德國人有生命必要的空間。」於他們就這樣若無其事的，懷着看慣鮮血的劊子手的漠視把她殺死。

那些自稱為人的人對於人們無限的漠視，蔑視，——這便是葛洛斯基曼在描繪敵人時所細膩地勾畫出來的綫條。他們非人地進行他們醜惡的事情，懷着無限的無恥，在征服「生命空間」的路上所遇見有生命的，有人性的一切，都嗤之以鼻。

所以我們人民生命的一切力量都要求報復。所以俄羅斯人所經心保護的真正人性的東西，在鬥爭和勞動的苦難中所爭取到的事物，現在必須從那些空無所有的，斷絕無嗣的，自稱為萬有之主的精靈中爭奪出來而加以保衛。

葛洛斯基曼的中篇小說表明人性的向獸性的取得勝利的條件。它將成為正在向希特勒主義作着無情鬥爭的偉大人民的武裝。

(遇 通譯)

尼古拉·鐵霍諾夫
(Николай Тихонов)

列寧格勒的靈魂

(ДУША ЛЕНИНГРАДА)

我們活在充滿了最崇高情操的最深刻的表現的時代。英雄的偉蹟層出不窮。災難的景象震撼了人民的靈魂，緊張了用來殲滅我們人民的可怕敵人的巨大的精神力量。

像列寧格勒這種城市裏，這可以特別敏銳地感覺到。它那些給大砲和飛機轟毀炸壞的屋宇，它給予敵人的回擊，它那種充滿了最寶貴和最偉大的歷史的回憶的質樸，它那些能如此多和如此堅定地忍受一切的居民，——這一切不能不在人的心中引起特別渴望那傳達自己在確實和英勇的形象中看到和經歷到的感覺的藝術。

現代的詩人是事變的目擊者和參加者，他鬚鬢被命運註定，被囑託在自己的詩裏反映最最主要，最最深入的事物。「列寧格勒的靈魂」——這是薇拉·英倍爾（Вера Инбер）●在列寧格勒描寫列寧格勒的新詩集。

這不是一本議論的書，也不是抽象的奮感的書。這是些描寫親身所嘗到的事物的熱烈的詩句，這是號召復仇的憤怒的詩，這是抒描列寧格勒婦女，抒描那艱苦難忘的列寧格勒之冬的詩，這是抒描即將近來的勝利的詩。

這些詩句是很樸素的，正像列寧格勒婦女自己的英雄的形象那樣樸

● 薇拉·英倍爾：「列寧格勒的靈魂」，蘇聯列寧格勒國家藝術文學出版局一九四二年版。

素：既沒有加桂冠，也沒有戴花冠。

列寧格勒的婦女。你的形象在我面前，
我看見你頭戴絲織帕巾，
天寒凜冽，你祇是偷偷的
用手套拭擦你的眼睛，
怕它在朔風中凝結。

我們明白，詩中描寫的那隻辛勞的手不單是搖搖搖籃整理整理家中的一角而已，而且也在撲滅燒夷彈，「挖掘塹壕，構築防禦工事，」咕咕咯咯的扳動步槍，為城市受到的凌辱向敵人復仇。這詩的隱藏着的力量正應該產生於列寧格勒，產生於百折不回的意志的城，產生於經驗的火中。

事變這樣的偉大。日子所懷着鬥爭的精力這樣的豐富，空中佈滿震耳欲聳的戰爭的烽火這樣的多，簡直不需要響亮和鄭重的字句，特別的誇飾，美麗的辭藻。一切都更樸素，一切都更悲慘。所以詩又重複充滿了髣髴在白熱化的時代鎔爐中千洗百煉得更年青的重新出聲的最平常的字的意味。蘇維埃國家竭盡一切幫助城市。所以詩人寫道：

謝謝你們，同志們和兄弟們！
謝謝你們給它帶來的一切，
我們的城把你們擁在懷裏，
把你們緊貼在自己的心口！

兄弟們和擁抱！這些詩句在最近無論受到了批評家怎樣的指摘，但是我們現在不能沒有這些優美的字句，它們整個隱秘的意義如此新穎和真實地顯露於被圍的列寧格勒。

事實本身或許就蘊蓄着巨大的意義，但是並沒有遺留在詩之外，然而詩人寫道：

不久前聶瓦河畔，落日時光，
有一羣水手裝束的人，
人數大約一共有二十多個，
由一個手風琴手前導着行進。

★

忽然——警笛吼叫。開始發出警報，
於是炸彈鬚鬚追蹤他們，
轟然一聲，相差剛剛一點點……
怎麼，手風琴手不響了？一點也不。
怎麼，歌曲抖了一下？一點也不。
好像自己沒有抖動，
好像是金屬鎔成一般。
波羅的海水兵一個一個出征。

歌曲抖了一下。歌曲成了生活，歌曲不怕悲劇。它在瓦礫堆中間，在砲彈和警笛吼叫之下。它歌唱昏黑的無星之夜裏塌毀的屋宇之間的生活，它知道飢餓的口糧。因此它的字句變得更廣大，詩行變得更吝嗇。詩產生了另外一種靈魂。於是它知道了在每一件看起來最最不重要的平凡的事實後面站着的是什麼。於是它不怕任何的文學的階級性。它自己又到了寬曠的空間，因為詩人自己開始生活了，從自己的領域裏出來，又把世界稱做自己的領域。因此他是這樣的具有新的格言的意味。

莫斯科……它不會不是俄羅斯的，
正像人不會不呼吸。

在一切鬥爭的困難之中，藝術是不會瞎和不會聾的。它比任何時候還要銳敏地看到正確的道路，它的本能不會欺騙它所信任的詩人。我們滿懷着對我們的死敵的仇恨，我們知道我們在一切時代中最偉大的衝突裏的準確的地位。我們是人文主義者，所以我們看見那為全人類的劊子手所侵略的一切國家和民族的苦難。

從俄羅斯的村鎮到捷克的車站，
從克里米亞的山嶺到里比亞的沙漠，
別讓蜘蛛的爪牙
爬上人類神聖的大理石——
拯救世界、行星於疫病，——
這是人文主義。而我們是人文主義者。

這是詩篇第一章「布爾柯伏子午綫」(Пулковский Меридиан)

●的一節。我們不知道全部詩篇，但是我們知道布爾柯伏子午綫。它分切着地球。而且它還走過詩人的心。布爾柯伏子午綫今天這是又痛苦又悽慘的地理的範疇。他在血和煙裏，但是我們在詩篇的活的詩句後面看見前面不僅是結束的文學作品的尾聲，我們呼吸着希望的空氣，將來的靈魂酸素，在戰爭的煙霧中喘息。

列寧格勒的靈魂——這是偉蹟和堅韌的靈魂。這是列寧格勒戰士的靈魂和列寧格勒婦女的靈魂。這激動地和扼要地抒描在那註着高傲的日期：一九四二年，列寧格勒，形狀像小簿子似的白色的小冊子中。

這個前綫的城市和這本小冊子是用詩寫的戰士的日記。

(鄭 意譯)

- 布爾柯伏 (Пулково) 是列寧格勒附近的車站，當地有一所天文台，所以稱布爾柯伏子午綫。

塞 拉 菲 木 維 赤 榮 獲 紅 旗 勳 章

〔塔斯社莫斯科一月二十日電〕一月二十日為作家塞拉菲木維赤八十歲壽辰；因彼在文學領域有成功之功勳，蘇聯最高蘇維埃特獎予勞動紅旗勳章。

伏伊金斯卡雅
(О. Войтинская)

列寧的新文件

(НОВЫЕ ЛЕНИНСКИЕ ДОКУМЕНТЫ)

『列寧文集』第三十四卷，聯共(布)中央委員會附設
馬一恩—列研究院編，國家政治出版局出版，1942年。
(Ленинский сборник XXXIV, Институт Маркса—
Энгельса—Ленина при ЦК ВКП(б), Госполитиздат
1942 г.)

在二十年代流傳着關於一個老農夫的著名故事，這個老農夫在鄉間是被當作符拉其米·伊里奇·列寧(Владимир Ильич Ленин)的朋友看待的。他在村中極受人家的尊敬，因為，據他說，他常常同列寧商談。可是誰都不會追究他是在什麼地方，在怎樣的情況之下碰到伊里奇的。有一次他說道：

『當我遇到困難的時候，我總是向列寧求教的。』

『這你怎麼做得到呢？』有一個在場的人驚訝了起來。

『非常簡單。我要是在生活中碰到巨大的困難時，我就取出列寧的書，讀完他的文章，於是一切都清楚了。』

這一傳說是很典型的。在我們國家裏，列寧的書籍早就成爲千百萬人民在他們日常勞動和憂慮中的顧問了。因此，列寧的新材料的出版對於廣大的人民大眾是一樁大事。

正在目前，在一九四二年，在偉大的衛國戰爭時期中，列寧文集第三十四卷顯出着特殊的意義。它包括有關一九一七到一九二二年間的信件，電報，手記和決議案等。這些文件的重要部分首先發表。

一九一七到一九二二年！這建設蘇維埃國家，從外國干涉軍手中偉大地捍衛我們祖國的含有教訓意義的五年。那時進行着戰爭，一個劇烈的，決定俄羅斯未來命運，社會主義命運的戰爭。在那值得注意的幾年中，蘇維埃共和國渡過了早期的青年時代，根據增長中的人民力量，根據他們克服困難的能力，根據他們爲了勝利而去作犧牲的準備程度來說，這是一個英勇和驚人的青年時代。

正就是在那幾年中，形成了蘇維埃人的性格，鍛煉出千百萬人積極保衛社會主義祖國的自我犧牲的強力活動的戰鬥傳統。在現代這一個世代建立的業績中我們認識了一切崇高的，進步的東西，這就是在那時已經把我們的社會推向前進，並且向它保證了在最艱苦的，看上去似乎是不能克服的條件下的勝利的東西。

列寧文集第三十四卷的材料是紀述蘇維埃共和國的國防組織的。文件的大部分是由列寧和史大林的指示，他們的作戰命令和指令所組成的，這同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〇年間反外國武裝干涉者的紅軍的作戰行動是有關係的。

那幾年中列寧和史大林的演詞，他們黨內的活動和國家的活動都是從屬於一個最重要的目標——保衛蘇維埃國家，把它改組到戰時的體制上。當俄羅斯共產黨（布）都拉省委員會主席團的幾個委員寫信給列寧，請他對下列問題給予指示的時候：『在目前蘇維埃俄羅斯所處的時期中，下面兩種論題那一種準確，——把和平建設放在第一步呢，還是把必需緊張一切力量去解決我們的軍事任務推到第一步，』——列寧立即回答道：『照事情的本質，我簡單概括地說：在符蘭蓋爾（Врангель）還沒有澈底被打倒以前，在克里米亞還沒有全部佔領以前，到目前爲止，軍事的任務要放在第一步。這是絕對毋庸爭辯的』（本書第三百七十三頁）

這些重新發表的文件顯出它有着卓絕的地方。它們勾劃出把國家改組到戰時體制上的景象，指出我們人民的經驗。這本文集是由電報，書信和手記，也就是說由文件所組成的，似乎不是由統一的核心聯成的。它們中間每一文件都是按照當時某一特定的事故而寫的，——然而這集子却呈現出它是一本完整的書，精密地勾劃出我們黨的路綫，它鬥爭的

戰略和戰術。

一九一八年秋，第九軍和第八軍許多次活動失利之後，黨中央委員會通告全體黨員——政治委員，指揮員和紅軍戰鬥員：

『……威脅蘇維埃共和國生存的危險從沒有像今天這樣的嚴重和迫近了。在最近幾星期中，我們的軍隊一定要在各條戰綫上，首先要在南方展開最強大的進攻力量。』（第四十五頁）

中央委員會在它的通告中向黨員發出指令：『應當用鐵的手腕使高級和低級的指揮人員用任何手段的代價去執行戰鬥的命令。無論如何不應在任何爲了達到那些最高任務而遭到的犧牲面前停頓下來，這些任務現在特別放在南方戰綫的紅軍的肩上。』列寧和史大林負責領導這個嚴酷的鬥爭，『不單是反對那些直接的賣國賊和怠工者，而且也反對一切的懦夫，自私自利者，放任者和隱匿者。沒有一種違反紀律和軍人的革命精神的罪行是能逍遙法外的。』（第四十五頁）

中央委員在那時提出了一個口號：『勝利或是死亡。』轉捩點是達到了，最高的任務是解決了。那用堅強的手腕，在最最艱難的情況下也不顫抖的手腕所樹立起來的秩序顯出它是有救世的功效的。在這文集中發表的中央委員會的通告對於後代，尤其是對於我們，偉大的衛國戰爭中的現代人是極有教訓的意義的。

蘇維埃社會是具有奇異的特質的。在地平綫上的陰雲愈多，威脅愈逼近，我們人民的活動也就愈有力，人民創造力的勃發也就愈高。

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廿四日，在列寧簽署下的一個『勞動與國防蘇維埃』的決議案中指出，『南方戰綫的功勳在整個工農國家面前是特別重大的。』那時勞動與國防蘇維埃決定向南綫的戰鬥員們致謝『他們在爭取實現工農革命理想的鬥爭中所表現的捨身的勇敢，非常的精力和政治的自覺性。』（第三百九十六頁）也就是爲了這一點，我們的黨，我們的政府才能如此堅決地要求實施『嚴峻的方法』來肅正紀綱，實行非常的努力，無情地對胆怯的人作鬥爭，——使人民的子女在戰場上表現出最偉大的精力和勇敢。

列寧和史大林對於蘇維埃國家的防衛問題的通信，他們在那幾年的共同指示乃是鮮明的證據，證明國家的紀律和軍事的組織性保證了蘇維

埃共和國在外國武裝干涉的艱苦時期的勝利。

在新的列寧文集中包括了很多列寧關於鞏固後方，動員全國國民經濟到國防需要上去的指示。那時在搏鬥中，在敵人的砲火下，蘇維埃政府就已經不倦地致力於提高勞動生產率的問題了。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五日在列寧簽署之下出現了國防蘇維埃委員會的關於彈藥的決議案，在這些決議案中國防蘇維埃決定：『確認爲了增加生產率，必需在都拉彈藥廠內實施獎金制度……』（第五十五頁）同樣的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方法也在波多爾工廠中確立起來。

列寧當時的筆記簿也顯出很大的用處。那裏紀錄着關於增加勞動生產率的方法，關於實行每週的計算和統計，關於國民經濟總的統一的計劃，關於集中人民的注意和力量的文章。在第八次全俄蘇維埃大會的報告計劃書上列寧爲自己指出道，報告應當不是摘要，不是描述，而是經驗的教訓。這筆記簿中列寧也親手寫了下面的極堪注意的句子：

『勞動戰綫更困難。所以：經過說服到強制。要更多用說服的方法。』（第三百九十二頁）

該計劃書第二十四條寫道：

『經濟的熱誠（一）政治的；（二）軍事的；（三）經濟的。』（第三百九十二頁）

所有這一切紀錄不僅可以作爲那幾年中列寧的神奇的論文的補充，而且對於我們是像列寧思想的實驗室一樣的寶貴的。現在，經過了二十多年，我們見到被千百萬人們的創造力所實現的天才的列寧的思想創建了我們國家成功地反抗德國佔領者的條件。

這些重新發表的列寧的材料乃是列寧工作作風的優秀的教本。在那幾年中列寧和史大林孜孜不倦地致力於創造新型的國家人材，創造能够把革命的範圍和精力，辦事能力配合起來的人材。正確地工作，順利地克服困難，不倦地前進——這就是列寧和史大林在每一封指示的信中，在每一決議案中，在小小的雜記中所首先要求做到的。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在列寧簽署之下組成了一個給各中央蘇維埃機關領導者的書信的方案。

在這文件中提供了一個各蘇維埃機關勞動生產率的真正方策的模範公式。列寧寫道：『當我們爲了每一機關的勞動生產率的真正方策而首

先採取真正和迫切地履行那一切通過這機關的事務的步驟時，我要求此後對於派給你們的事情和質問能有最迅速和最周密的答覆。局限於空洞的報告和送給其他機關的資料也就是說縱容拖延和糟塌紙張。』（第四百二十九頁）列寧嚴厲地要求同官僚主義，犯罪的懶惰和缺乏精力的因素作鬥爭。『蘇維埃行政的機構，』在同信中寫道，『應當準確地，公正地，迅速地工作。因為它的鬆弛不僅使個人的利益蒙受損害，而且一切管理上的事情也要成爲幻想和空洞。』（第四百二十九頁）

列寧在後方用鐵的手腕樹植紀律，這裏他也要求採用嚴峻的手段去反對一些懶鬼和閒散者，不管他們的地位如何。在一九一九年一月六日給西姆比爾斯克省生產委員的電報中，列寧簡短地說道，『你如果證實你在四小時後得不到麵包以致使農民等至早晨，那麼你就將受到槍決。』（第八十一頁）

諸如此類的非常特徵和有教育性的文件，指出了列寧的嚴格，指出了列寧的辦事力，指出了列寧教育人的方法，它們在重新出版的文集中是非常多的。

列寧論史大林的文字也有着很大的意思，列寧沒有不同史大林商議過便採取一個重要的政治上的決定的。『沒有問過史大林，不准決定這件事（但是史大林却在莫斯科啊!!）。』『把這事同史大林詳細談一下，就在今天。』

『我們等史大林來了之後決定這事情，他將在八月七日來。』

一九二〇年六月五日要舉行中央委員會的全體大會。符拉其米·伊里奇拍電到哈科夫去給史大林同志，請他送來關於戰事前途的總結：『最重要的政治的決定都要視你的總結而定。』（第三百三十三頁）

在新的列寧文集中發表了很多列寧和史大林共同起草的文件，這些文件再現了他們在國防和社會主義建設上的不倦的活動。

每一本新的列寧材料的文集都豐富了蘇維埃人民戰鬥活動的經驗，開拓了在創造的學術思想的新的界限。在這一點上，第三十四卷列寧文集顯出了特別的意義。它裏面所蒐集的列寧的資料是獻給一個主要的，有決定性的任務——積極保衛我們的祖國，擊毀它的敵人。克敵制勝的列寧的學術爲新的，光芒萬丈的書頁所豐富起來了。

（葉 原譯）

作者介紹

梭波列夫 (Леонид Соболев) 著名蘇維埃作家。他把他的創作主要是獻給紅海軍戰士的生活。他最大的作品而享廣大聲譽的是長篇小說「基本的修理」，(Капитальный ремонт)。

從衛國戰爭的最初幾天起，梭波列夫就以巨大的藝術力量描繪紅海軍戰鬥員的英勇鬥爭，蘇維埃人的，把自己的生命獻給祖國的普通海軍戰鬥員的剛毅和精神素質。他所寫許多關於在海上對希特勒作戰的短篇小說，在蘇聯和國外都很有名。他的第一個短篇小說集題名「一個願望」(Одно желание)。

本刊第二期會登載他的短篇小說「理髮匠列奧那德」(Парикмахер Леонард) 的譯文，「時代」上曾發表過他的短篇小說「未婚妻」(Невеста)。

本刊本期又載他的描寫反希特勒海戰的短篇小說「海魂」(Морская душа)。

塞拉菲木維赤 (Серафимович) 是最老的蘇維埃作家，不久之前，蘇維埃文學界雖在戰火之中仍行慶祝他的八十歲壽辰。蘇維埃政府對於他建設蘇維埃文學的功績估計很高。在八十歲那天，塞拉菲木維赤二度獲得勞動紅旗勳章。

塞拉菲木維赤 (А. Серафимович) 原名亞力山大·塞拉菲木維赤·包賓夫 (Александр Серафимович Попов)，塞拉菲木維赤是他的筆名。

塞拉菲木維赤以一八六三年一月二十日生於頓河岸哥薩克村落尼茲尼·古爾莫雅爾斯卡亞 (Нижне-Курмоярская)。父親是

一個哥薩克小軍官。童年是在頓河哥薩克中間度過的。一八八三年，進彼得堡大學數理學院讀書。在大學裏遇見列寧的弟兄亞力山大·伊里奇·鄔里亞諾夫（Александр Ильич Ульянов）。亞力山大·鄔里亞諾夫後來在一八八七年和他四個同志因謀刺沙皇亞力山大第三（Александр III）而被處死刑。就在這一年，塞拉非木維赤因編著秘密檄文，說明了謀刺沙皇的意思，所以被捕了。一八八七年七月起，流徙於西比利亞的密靜城，後來又到頓河岸的烏斯基·密特其茨卡亞村。

在流刑期間，塞拉非木維赤遇見有名的革命工人織工蒙西營柯，並且和他交了很好的朋友，蒙西營柯是初期工人罷工運動中以莫洛淑夫罷工出名的那一次的領袖。

在流徙地，塞拉非木維赤開始從事寫作。第一篇小說是取材於北極海岸狩獵海獸的獵人和農氏的生活。這篇小說名叫『冰塊上』（На льдине），於一八八八年發表於『俄羅斯新聞』（Русские Бедомости）。

回到頓河以後，寫了幾篇描寫艱苦的礦工生活的很有力的小說『地下』（Под землей），『小礦工』（Маленький шахтер）等，同時還有幾篇描寫工場工人生活的小說：『工廠裏』（На заводе），『殘廢者』（Инвалид），『復仇』（Месть）等等。所有這些小說都是描寫當時俄羅斯工人的艱苦難受的生活的。

一九〇二年，警察的監視停止以後，塞拉非木維赤到莫斯科去。工作於『快訊』報（Курьер）。高爾基創辦的『知識』出版社（Знание）出了一本塞拉非木維赤小說集。這時他開始接近馬克思主義。

一九〇五年革命後，於一九一〇年塞拉非木維赤寫了長篇小說『荒漠中的城』（Город в степи）及幾篇描寫革命鬥爭的短篇小說。『荒漠中的城』是一部傑作。其中繪出了一幅資本主義在俄羅斯的生長和工人革命運動的成熟的圖畫。此書有金人的中譯本。他的小說都受到殘酷的檢查。一九一五年世界大戰中，塞拉非木維赤在前綫當記者。塞氏有許多描寫前綫兵士的艱苦生活的小說都給

檢查禁止了。

二月革命後，塞拉菲木維赤工作於『莫斯科蘇維埃消息報』（Известия Московского Совета）。一九一八年，塞氏加入布爾雪維克黨。

內戰時，塞氏在頓河紅軍裏當救護員。寫了那描寫內戰的巨作『鐵流』（Железный поток）。該小說中以高超的藝術形式繪出了有名的紅軍的塔曼進軍（Таманский поход）。該書第一次出版於一九二四年。以後重版了好多次，並被譯成全世界各國的文字。中文有曹靖華的譯本。

這是一件很有趣的逸事，塞拉菲木維赤是第一個蘇維埃作家，他曾經指出過當時還剛開始寫作的青年作家蕭洛霍夫（М. Шолохов）的優秀技術。

一九二七與一九三〇年，塞拉菲木維赤全集出版，一為十一卷，一為二十卷。

最近紅軍在史大林格勒西北發動反攻中順利克復的塞拉菲木維赤城就是塞氏的生地，是紀念他而以他的姓為名的。

蘇爾柯夫（Алексей Сурков）著名現代詩人。他的廣大聲譽是從反抗法西斯蒂衛國戰爭的最初幾天開始的。之前，他主要是以幾隻流行歌曲著稱的：「沿着軍用道路」，「史大林歌」等。芬蘭戰爭之後，他曾出版一本詩集（「這是在北方」〔Это было на севере〕），這集子裏有不少好詩。今後的經驗，特別是衛國戰爭艱苦時日的經驗以高度的寫詩技巧武裝了這位詩人軍人。他在描繪戰地風光方面特別有力。

蘇爾柯夫是一個身經戰場的人。他是實地瞭解戰爭的，他本人也作戰，從戰爭的最初幾天起，就已披上軍裝了。所以他的詩不是幻想，不是空想，而是在戰鬥的烟火中，轟炸的怒吼中，壕溝的污泥和血泊中關於戰爭的真正感覺。

蘇爾柯夫是全武裝去迎接戰爭的。他的詩，喘發着熱愛偉大蘇維埃祖國的氣息，充滿着真誠的傳達到讀者心裏去的對於法西斯敵人的憎恨。

在戰爭的日子，他出版了一本詩集，題名「十二月在莫斯科城下」(Декабрь под Москвой)，反映德軍進攻莫斯科的偉大轉變，激戰的日子和最初勝利的日子。

他的許多詩已經由蘇維埃現代作曲家譜成歌曲。

詩人的聲譽日益擴大，他本人也隨着日益發展而擠於現代俄羅斯詩人的最前列。

亞先耶夫(Николай Асеев) 詩人尼古拉·亞先耶夫是蘇維埃文學界中最成功的偉人之一。他主要是抒情詩人，寫詩技巧很高，創造了詩韻藝術的真正傑作。

他的第一本詩集「夜之笛」，於一九一四年出版，其中還顯出象徵主義的早期影響，但是十月之風新鮮了他的創作，並且把亞先耶夫和馬雅柯夫斯基(Маяковский)接近起來。他們的友誼因共同的創作觀點和共同的工作而鞏固起來。

亞先耶夫的詩總是有時代感的，因為他是緊跟着時代走的。革命和內戰的時期被他印刻在幾篇優秀的作品裏，例如「謝妙·普洛斯卡柯夫」(Семен Проскаков)，「二十六個」(Двадцать шесть)，「黑色的王子」(Черный принц)和「藍色的輕騎兵」(Синие гусары)，意大利和高加索詩等。

前年完成的紀念詩「馬雅柯夫斯基在開始中」(Маяковский начинается)可以算是他最大的作品之一。在這篇詩裏，除了偉大馬雅可夫斯基的強大的形象之外，亞先耶夫還會畫出非常動人的社會歷史的背影。在詩裏，亞先耶夫講到時代，講到自己，講到週圍的人，講到朋友和敵人，講到文學的鬥爭，講到組成詩人生活內容的一切。詩中有很多畫像，事實，生活的描繪。在這首詩裏他顯出是巨大的文字匠人。

從衛國戰爭的最初幾天起，亞先耶夫在好幾首極優秀的詩作裏反映出嚴峻英勇日子的精神。其中有幾首詩已經譜成歌曲，在全國歌唱。

魏列薩耶夫(В. Вересаев) 著名蘇維埃作家，翻譯家，普希金研究家，俄羅斯和世界文學研究家。

魏列薩耶夫文藝作品較享盛名的是描寫革命前俄羅斯貧民生活的中篇小說「無路」(Без дороги)，短篇小說「烏烟瘴氣」(Поветрие)，「轉彎」(На повороте)及其他等，還有長篇小說「僵局」(В тупике)。他的名著「醫師隨筆」(Записки врача)當時曾轟傳一時，它描寫醫生的倫理學和疾病的社會條件等。

魏列薩耶夫是研究普希金創作與生平的名家之一。他的四大卷的「普希金生平」(Пушкин в жизни)文學歷史研究是根據普希金的朋友和同時代人對於普希金所作的敘述而編的，是普希金傳記最充分和最有價值的來源。此外，魏列薩耶夫還寫了好多篇其他關於普希金的著作，其中「普希金的同路人」，包括很多普希金同時代的作家們的文學像片，「普希金生平」(Жизнь Пушкина)是偉大俄羅斯詩人的最完全和最普及的傳記。

關於魏列薩耶夫的生平可參看時代第四十八期的「蘇聯人物誌」。

巴格里次基 (Багрицкий) 愛德華·喬其葉維赤·巴格里次基(Эдуард Георгиевич Багрицкий)，一八九七——一九三四年。著名蘇維埃詩人，他曾把內戰時期明朗地反映在自己的作品裏。

巴格里次基生在奧地薩的一個淳樸的猶太人家庭裏。他的童年是在小市民生活的環境中過的，關於這，回憶起來，他總懷着憎惡。

內戰時他加入紅軍的行列，和外國武裝干涉者與白衛軍作戰。

他的作品在革命前就已開始印出，但是他的優秀詩篇「念奧帕那斯」(Дума про Опанаса, 1926)才給他在讀者中帶來廣泛的聲譽。他在這詩篇中明朗地表現出被內戰時代所薰陶的英勇的羅曼諦克。一九二八年他出版詩集「西南」，其中還是有着軍事羅曼諦克的精神。

晚年他幾乎在同時(一九三二年)出版了兩個詩集「勝利者」(Победители)和「最後一夜」(Последняя ночь)

高度的藝術修養推舉巴格里次基擠於蘇維埃大詩人之列。

信 * 箱

本刊於第一期發表舒班諾夫小說三篇：「神妙的提琴」，「瞎子」，「戴眼鏡的人」，它被寄到莫斯科之後，原作者特地寄來一封信，我們現在把它發表在下面（又舒班諾夫的小說集「熱情」〔“Горячее сердце”〕，除上面的三篇外，還有幾篇，現正趕譯中，不日即可出單行本。）：

敬愛的羅果夫（Рогов）同志：

我很高興地看到承蒙明古林娜（А. Я. Мингулина）關切地見示給我看的載有我三篇小說的「蘇聯文藝」。從這樣遼遠地方傳來的反響是特別動人的。

假使將來我對於你們巨大的事業能有所効勞，我將很樂意來做。我將從正在印刷中的仍舊是描寫那位普洛霍爾飛行士的新集子裏檢幾篇出來寄給你們。但是我特別感覺興趣的是怎樣可能把我現在正從事着的，還剛剛開始在這裏印刷着的作品達到你們讀者的手裏。這是一篇很長的冒險小說——蘇維埃的軍事偵探。它打算用不大的冊子出版，現在已經預備好六版了。我將一直繼續工作。假使這樣的東西可以使你們發生興趣，請經過明古林娜告訴我。

請接受我的敬禮。

舒班諾夫（Ник. Шпанов）上。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莫斯科比奧聶爾街八號七十五號住宅。

目 錄

~~~~ 小 說 ~~~~

- 葛 洛 斯 曼 人民不死 (林 陵譯)..... 3
梭 波 列 夫 海魂 (葉 落譯).....65
塞拉菲木維赤 嬰孩 (白 寒譯).....98

~~~~ 詩 歌 ~~~~

- 蘇 爾 柯 夫 勇士讚歌 (嘉喜善譯)..... 103
亞 先 耶 夫 莫斯科人民武裝起來 (克 魯譯)..... 106
史起巴巧夫 關於莫斯科 (矜 譯)..... 108
戰 場 (靈 譯)..... 109
無 題 (苓 譯)..... 110

~~~~ 文 錄 ~~~~

- 魏列薩耶夫 普希金的生平 (樓 榮譯)..... 111
普 希 金 致佳阿達葉夫 (企 雲譯)..... 137
茉 莎 (塞 克譯)..... 139
囚 人 (張西曼譯)..... 140
強 布 爾 普希金頌 (懷 海譯)..... 141
巴格里次基 普希金 (伍 崙譯)..... 143

★ 俄羅斯人民的英勇史蹟 ★

- 帕 夫 陵 果 亞力山大·聶夫斯基 (文 記譯)..... 145

~~~~ 戲 劇 ~~~~

- 奧 列 杜 爾 蘇維埃劇壇二十五年 (鈕 麻譯)..... 155

莫洛淑夫	莎士比亞在蘇維埃劇壇	(楊 懿譯).....	159
勒伏夫	「他名喚蘇黑·巴托爾」	(葉 原譯).....	161

~~~~~ 評 介 ~~~~~

|        |          |             |     |
|--------|----------|-------------|-----|
| 托爾斯泰   | 尼古拉·鐵霍諾夫 | (重 生譯)..... | 164 |
| 柯伐里契克  | 評「人民不死」  | (遇 通譯)..... | 168 |
| 鐵霍諾夫   | 列寧格勒的靈魂  | (鄭 意譯)..... | 174 |
| 伏伊金斯卡雅 | 列寧的新文件   | (葉 原譯)..... | 178 |

作者介紹.....(編 者)..... 183

信 箱.....(編 者)..... 188

|    |                              |       |         |
|----|------------------------------|-------|---------|
| 插圖 | 向村莊猛衝(巴拉索夫木刻)                | ..... | 16—17   |
|    | 塞拉菲木維赤像                      | ..... | 98—99   |
|    | 普希金像(吉伯林斯基繪)                 | ..... | 110—111 |
|    | 普希金像(謝羅夫繪)                   | ..... | 128—129 |
|    | 普希金詩篇「埃及之夜」插圖二幅<br>(克拉夫成果木刻) | ..... | 138—139 |

★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ИСКУССТВО СССР № 3

蘇 聯 文 藝

第 三 期

★ 一 九 四 三 年 二 月 出 版 ★

編 輯 者            羅            果            夫

發 行 者            蘇 商 時 代 書 報 出 版 社

上 海 斜 橋 弄 六 十 號

公 共 租 界 警 務 處 登 記 證 C 字 一 一 一 〇 號

每 冊 定 價 八 元

\$8.00

#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ИСКУССТВО СССР

Под редакцией В. Н. Рогова

№ 3.

Шанхай

Февраль 1943 г.

---

## ПРОЗА

|                   |                    |    |
|-------------------|--------------------|----|
| В. Гроссман       | — Народ бессмертен | 3  |
| Л. Соболев        | — Морская душа     | 65 |
| А. С. Серафимович | — Ребенок          | 98 |

## СТИХИ

|                  |                     |     |
|------------------|---------------------|-----|
| Александр Сурков | — Песня смелых      | 103 |
| Николай Асеев    | — Москва ополчается | 106 |
| Степан Щипачев   | — О Москве          | 108 |
|                  | — Поле боя          | 109 |
|                  | — Без названия      | 110 |

##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ПРОШЛОЕ

|              |                   |     |
|--------------|-------------------|-----|
| В. Вересаев  | — Жизнь Пушкина   | 111 |
| А. С. Пушкин | — Чаадаеву        | 137 |
|              | — Муза            | 139 |
|              | — Узник           | 140 |
| Джамбул      | — Стихи о Пушкине | 141 |
| Э. Багрицкий | — А. С. Пушкин    | 143 |

## ГЕРОИЧЕСКОЕ ПРОШЛОЕ РУССКОГО НАРОДА

|             |                     |     |
|-------------|---------------------|-----|
| П. Павленко | — Александр Невский | 145 |
|-------------|---------------------|-----|

## ТЕАТР

|                  |                                 |     |
|------------------|---------------------------------|-----|
| В. Олидор        | — 25 лет советского театра      | 155 |
| Проф. М. Морозов | — Шекспир на советской<br>сцене | 159 |
| М. Львов         | — Его зовут Сухэ-Батор          | 161 |

## БИБЛИОГРАФИЯ

|               |                                  |     |
|---------------|----------------------------------|-----|
| А. Толстой    | — Николай Тихонов                | 164 |
| Е. Ковальчик  | — «Народ бессмертен»             | 168 |
| Н. Тихонов    | — Душа Ленинграда                | 174 |
| О. Войтинская | — Новые ленинские доку-<br>менты | 178 |

КРАТКО ОБ АВТОРАХ 183

ПОЧТОВЫЙ ЯЩИК 188

НА ОТДЕЛЬНЫХ ЛИСТАХ: Гравюра худ. Г. Балашова стр. 16-17, А. Серафимович стр. 98-99, портрет А. С. Пушкина (работы О. А. Кипренского) стр. 110-111, портрет Пушкина (раб. худ. В. А. Серова) стр. 128-129, две гравюры худ. А. Кравченко к «Египетским ночам» Пушкина стр. 138-139.



